

繇野仙踪

全像通俗小說



新式標點 綠野仙踪

第二十二回 斷離異不換遭刑杖 沒運河沈襄得義財

詞曰：『不是鴛鴦伴，強作鳳鸞儔；官叫離異兩分頭，人財變去，從此罷綢繆。可憐遠行子，朝暮斷乾鱗；

思量一死寄東流，幸他拯救，頂感永無休！』

右調南歌子

話說金不換娶了許寡婦兒媳，被人千恩萬愛，比結髮夫妻還親。三朝後，諸事完妥，不換便和許寡婦一心一意，過度起來。他身邊雖去了二百兩，除諸項費用外，還存有二百七十兩，贖着許寡婦，寄頓在城中一大賣舖內，預備着將來買田地用，又將驛子賣了二十八兩，帶在身邊，換錢零用。那方氏逐日搥抹的粉人一般，打扮十分清緻，不拿的強拿，不做的強做，都要現至不換眼中，賣弄他是個勤力堂客，會過日子，把一個不換愛的沒人腳處。豈期好事多磨，只快活了十七八日，便鑽出一件事來。一日早間，不換和方氏同睡未起，只聽得叩門聲甚急，許寡婦接應出房去了，少刻又聽的許寡婦大驚小怪，不知說的甚麼，旋即和一人說話入來。方氏扒起，從窗眼中一看，只嚇得面目更色，速推不換道：『快起快起，我前夫回來了！』不換道：『好胡說，他已落江身死，着有回來之理。』正說着，只聽的許寡婦兒長兒短，在東房內說兩句，哭兩聲，絮叨不已。不換連忙起來，剛和方氏將衣服穿起，正要下地，只聽的許寡婦放聲大哭。又聽的那人喊叫道：『氣殺我了！』一聲未完，早見房門大開，閃入個漢子來。方氏將頭低下，那人指着不換面孔，冷笑道：『就是你這王八畜的，敢恣霸良人妻女，反了反了！』向不換腿上踢了一腳，一翻身跑出院來。許寡婦緊叫着就跑去，不換連忙出

房，許寡婦迎着說道：『不意二月間沉江的，與我兒子同名同姓，是大同府鄉下人，也做是緞局生意的，就誤傳到懷仁縣來，着我和你便做下這樣一件事，真是那裏說起。』不換道：『他今跑往那去？』許寡婦道：『想是去告官。』不換道：『這却怎麼？』許寡婦道：『不妨，你兩個前生後續，都是我的兒子，難道有了親生的，就忘了後續的麼？現放着，你與我二百兩銀子，他若要方氏，我與你娶一個，他若不要方氏，方氏還是你的，有什麼大不了的。』正言間，只見尹鵝頭和張二神頭鬼臉的走來，後跟着幾個鄰居，都來計議此事。許寡婦滿口應承道：『不妨，是老身做的，那官府也問不了，誰流東流西。』尹鵝頭道：『你老人家怕什麼？我們做媒人的，經當不起。』許寡婦道：『這是我作主，設或官府任性亂鬧起來，你兩個只用一家挨一夾棍，我包管完賬，包注割不了媒人的頭。』張二道：『好吉祥話兒，一句齊整頭一句。』猛聽的門外大聲道：『裏面是許寡婦家麼？』許寡婦也高聲答道：『有狗屁，只管入來放，不必在門外寡長寡短的嚼念。』語未畢，進來兩個差人，從腰內取出一張票來，向金不換面上一照，那一個差人，便從袖內流出一條鐵繩來，故意兒失落於地，向不換道：『你做的明白，這件事可大可小，非同兒戲，夾也夾的，打也打的，二年半也徒的，三千里也流的，烟瘴地方也發的，若問到光棍裏頭，輕則力絞，重則與尊駕夾腦袋，就大有不便。』不換笑道：『我這腦袋，最不堅固，也不用刀割劍砍，只用幾句話，就吊下來了。』差人冷笑道：『原來是根硬菜兒，及掉轉頭向擊票差人道：『這件事還用老爺審麼？只用你打個槩帖，入去說，姦竊良人之妻是實，又且不服拘拿。』說着，將鐵繩拾起，向不換道：『你受縛不受縛，只要一句話，那個擊票差人，攔住埋怨道：『你這人性急，有話緩商，爲是你怕他跑了麼？』尹鵝頭道：『金大哥少年，不諳衙門中事故，我們須大家計議。』那擊鐵繩差人問道：『媒人隣居可都在麼？』許寡婦一一說知。差人道：『這件事，媒人固有重罪，就是隣里也脫不得乾淨，姓金的原來是來

歷不明之人他要做此事，你們也該稟報。方纔這位姓尹的，說了半句在理話，却不知怎麼垂愛我們，須知我們也是費了本錢來的。」說罷，便將金不換並衆隣里邀到了院外，在兩下來回講話，方說停妥。不換出三千大錢，鵝頭和張二出八百大錢，硬派着隣里出五百大錢。說明連舖室俱在內，各人當時付與。兩個差人得了錢，向衆人舉手作謝道：「金大哥這件事是有賣的，何況又是異鄉人，休說姦竊，連私通也問不上，只要這位許奶奶擔承起來，半點無妨，就是二位媒人，也是幾月前，受許奶奶之托，又不上圖謀謝禮，連許奶奶還夢想不到他令郎回來，隣里越發是無干的了！只是還有一節，這方嫂亦稟上有名之人，金大哥若不叫出官，還須另講。」不換道：「這個老婆，十分中與我九分無干了！出官不出官，任憑二位。」許寡婦道：「眼見的一個婦人，有了兩個漢子，還怕見官麼？」差人道：「叫他出來。」許寡婦將方氏叫出一齊到縣中來。早哄動了一縣的人，相隨着觀看。知縣隨卽陞堂，原被人等，俱點名分跪在兩下。知縣先問許連陸道：「許氏可是你主母麼？」連陸道：「是。」知縣道：「你去江南做何事，是幾年上出門？」連陸道：「小人在本城雲錦緞局做生意，今年正月，掌櫃的，着去蘇州催貨物，因同事夥計患病，就延到如今方回，不意有直隸遊棍金不換，訪聞的小人妻子，有幾分姿色，用銀一百兩，賄囑本縣土棍尹鵝頭張二，假捏小的二月間墜江身死，將小人母親誑信，招贅金不換，做養老女婿，把小人妻子，平白被他宿姦，二十餘夜，此是王法天理，兩不相容，只求老爺將金不換尹鵝頭等，嚴行夾訊。」話未完，許寡婦在下面高聲說道：「我的兒，年青青兒的，休說昧心話，你今早見我時，還說是大同府有個鄉下人，也做緞局生意，過江身死，此人與你名姓相同，就誤傳到懷仁縣來，你路上聽了這個風聲，連夜趕來看我，怕我有死活，況你墜江的信兒，四月裏就傳來，怎麼纔說金不換用一百銀子，買轉尹鵝頭張二，欺騙我做事，阿彌陀佛，這如何冤枉人？」又向知縣道：「老婦人聽得死了兒子，便覺終身無靠，

從五日間，就托親戚隣里，替我尋訪個養老兒子做女婿。這幾月總沒一個相當的人，偏偏二十天前，就來個金不換，煩張尹二人做媒，與了二百身價，各立合同。這原是老婦人作主，與金不換等何干？只是可惜，這金不換，他若遲來二十天，我兒婦方氏還是個全人。」知縣點頭笑道：「就是了。」又將金不換尹鵝頭張二並隣里人等，各問了前後實情。再問許寡婦道：「這二百銀子，你可收過麼？」許寡婦道：「銀子現存在老婦人處，一分兒沒捨得用，是預備養老的。」知縣道：「金不換這銀子，倒只怕假多真少，隨吩咐值日頭同許氏取來當堂驗看。若是假銀，還要加倍治不換之罪。值日頭同許氏去了。知縣又問許連陞道：「你妻方氏已成失節之婦，你還要他不要他？」連陞道：「方氏係遵小人命嫁人，與苟合大不相同，小人如何不要。」知縣大笑，隨發落金不換道：「你這奴才有着二百銀子，還怕在直隸娶不着個老婆，定要到山西地方成親，明是見色起意，想你在本地，也決不是個安分的人，本縣只不在棍徒中間你，就是大恩。」吩咐用頭號板子，重責四十四。這四十板子，打的方氏心裏落了無數的淚。知縣又發落尹鵝頭張二道：「你二人好着生意不做，保這樣媒，便叫誘人犯法，你實說，每人各得了金不換多少？」尹鵝頭還要欺隱，張二將每人三兩說出。知縣吩咐，各打二十板，將六兩謝銀追出，交濟貧院公用。隣里免責，俱釋放回家。人笑向方氏道：「你還隨前夫去罷。」發落甫畢，許寡婦將銀子取到。知縣驗看後，吩咐庫吏入官。連陞着急忙稟道：「小人妻子被金不換白宿了二十夜，這二百銀子，就斷與小人妻子做遮羞錢也該，怎麼入起官來？」知縣道：「這宗銀子，和賍罰銀兩一樣，例上應該入官。至於遮羞錢的話，朝廷家沒有與你留下這條例。」許寡婦看的眼中出火，大嚷道：「老爺我們這件事，吃虧的了不得，與當龜養漢一般。老爺要銀子，該要那乾淨的。」知縣大喝道：「這老奴才滿口胡說，什當這銀子，是本縣要麼？」許寡婦道：「不是老爺要，難道算朝廷要不成？」知縣大怒，吩咐將許連陞打嘴。

左右打了五個嘴巴。許寡婦便自打臉捶頭，在大堂上拚命叫喊，口中嗚嗚殺人不已。知縣吩咐將許寡婦拉
住，不許他捶頭，一面吩咐將許連陞輪班加力的打嘴，打的連陞眉勝臉腫，口中鮮血直流，哀告着他母親禁
聲。知縣還叫着加力打許寡婦，見打的他兒子利害，方纔叩頭求饒，銀子也不要了。知縣着將原被人等一齊
趕下退堂。衆隣里扶了張尹二人，背負了金不換，同到東關店中。店人將行李從許寡婦家要回來，治養棒
這四十板子，比廣平府那四十板利害數倍，割去皮肉，好幾塊疼的晝夜呻吟不止。又兼舉目無親，每想起自
己原是箇窮人，做生意無成，又學種地，前妻死去也罷，你偏又遇着冷于冰，留銀二百兩，從田禾中發四五
百兩資財，理合候連表兄有了歸着，再行婚娶爲是不意一時失算，娶了個郭氏，弄出若大饑荒，徼倖撙出一
條命來，既決意去范村，爲何又在此處招親，與人家做養兒子，瞎頭也不知磕了多少，如今弄的財色兩空，可
憐父母遺體，打到這步田地，身邊雖還有二百多兩銀子，濟的甚事，若再營求，只怕又有別事飛來，我原是和
尙道士命，妻財子祿四個字，歷歷考驗，總與我無緣，再要不知進退，把這條窮命弄丟了，早死一年，便少活一
歲。又想起冷于冰他是數萬兩家私，又有嬌妻幼子，他怎麼割捨出家學的雲來霧去，神鬼不測，我這頭大家
業和渾身骨頭，與他比較起來，他真是鷓鴣，我真是蚊虻，我父母兄弟俱無，還有什麼交絕不下。想到此處，便
動了出家念頭，只待棒瘡養好，再定去向。從此請醫調治，費一月功夫，盤用了許多錢，方漸次平復。他常聽的
連城壁說，冷于冰在西湖遇着火龍真人，得了仙傳，他也想着要到那地方尋個際遇，便將貨舖中寄放的銀
子取回，又恐背負行李，發了棒瘡，買了個驢兒，半騎半馱走路。辭別了張尹二人，也不去范村，拏定主意，奔赴
杭州。走了許多日子，方到山東德州地界，那日天將半午，將驢兒拴在一株樹上暫歇。瞧見一人從西走來，不
換着那人三十二年紀，面皮黃瘦，衣履像個乞兒舉動，又帶些斯文氣魄，只見他低了頭，走幾步又仰頭看

看天看罷，兩隻手抱得自己兩臂，又站住，一對眼睛却默默只向地下瞧。瞧罷，又往河沿前走，走到河邊又站住，背操起手來，看那河水奔逝，不住的點頭，到像秀才擬文字，得了好句一般。不換看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人心裏，不知怎麼難過，包藏着無限苦屈，只怕要死在這河內，我眼裏不見他罷了，今既看見，理該問明底細，戒勸他一番。」便悄悄的從後面走來。忽聽的那人大聲說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急將衣襟拉起，向面上一蓋，湧身向河中跳下，忽一聲，即隨波逐流。乍沉乍浮了，不換跌倒道：『壞了！壞了！壞了！』疾疾的將上蓋衣服脫下，緊跑了幾步，也往河一跳，便了個沙底撈魚勢，二十多步外，方纔趕上，左手提住那人頭髮，右手分波浪，揪上岸來。緣不換做娃子時，就常在水中頑耍，到二十歲內外，更成了水中名公，今日救得此人，亦是天緣。不換將他倒抱起來，控一會水，見他氣息漸壯，纔慢慢的放在地下一面，又跑至樹下看行李，喜得此處無人來往，竟未被人拿去。急忙將驢兒牽上，拾起上蓋衣服，復到救那人的去處，見那人已抓起坐在地下，和吃醉了的一般。不換將自己濕衣，也替他脫剝下來，用手將水擰淨，舖在地上，然後坐在那人面前問道：『你是何處人氏？叫什麼名字？有何冤苦行此拙見？』那人將不換一看，說道：『適纔可是尊駕救我？』本換道：『正是。』那人用手在地下連拍幾下道：『你何苦救我？』不換道：『怎麼我救你，到救出不是來了！』那人道：『尊台救我，自是好意，只是活着受罪，到不如死了熨貼，況我父母俱亡，兄弟暴逝，子形孤影，乞食四方，今生今世料無出頭之日，但求速死，完我事業。尊台此刻救我，豈不害我麼？』不換道：『這是你自己立意如此，今既被我救活，理該向我詳說冤苦，我好與你做個主意。』那人復將不換一看，說道：『我還說什麼？我姓沈名襄，紹興府秀才，父名沈練，做錦衣衛經歷，因嚴嵩父子竊弄威福，屢屢殺害忠良，吏部尚書夏邦謨表裏為奸，諂事嚴嵩，我父上疏請將三人罷職，聖上大怒，將我父杖八十，刺配保安州安置。我父到保安，被個姓賈的秀才，請到家中教讀子姪，保安

州知州念我父是個義烈人，不行拘管。那些紳士人們，聞我父名頭，都來交往，又取了幾十個門生。誰想我父不善潛晦，着門生等紮個三個草人，一個唐朝奸相李林甫，一寫宋朝奸相秦檜，一寫嚴嵩，師徒們到文會完時，便各挾弓矢，射這三個草人，賭酒取樂。逢月初一日，定去思庸關外，痛哭罵嚴嵩父子，力盡方回。只兩三個月，風聲傳至京師，嚴嵩大怒，託了直隸巡撫楊順，巡按御史路楷，將我父誣做宣化府蘭浩等妖黨，同我母一時斬首，又將我兄弟沈復立斃。杖下我當時在家鄉，被地方官拿獲，同小妾一並解京。途次江南，小妾出謀叫我去董主事家來借盤費，解役留小妾做當頭，始肯放我去。董公贈我數兩金銀，從他家後門逃走，流落江南，盤費衣服俱盡，以乞丐爲生。今到山東，此地米粟又貴，本地人不肯憐貧，我已兩日兩夜一點水米未曾入口。說罷大哭，不換道：『你難道就沒個親戚投奔麼？』沈襄道：『親戚雖有，但人心蠟燭難測，誠恐求福得禍，我只有一个胞姐嫁在江西葉家，刻下現做萬年縣教官，因此一路乞丐至此，要投奔他，還不知我姐夫收與不收。』不換道：『骨肉至親，焉有不收之理？你休說，只用走數里路，便是德州，到那邊我自道理。』沈襄道：『敢問爺台是那裏人？』不換道：『我是北直隸鷄澤縣人，叫金不換，要往浙江去，你快起來，穿了濕衣，隨我到德州走一遭。』沈襄想了想，隨即立起，牽驢同走到德州客店安下，不換立即着小夥計買了些吃食，與沈襄充飢，又要來一盆火，烘焙衣服。然後到街上，買了大小內外布衣幾件，並鞋袜帽子等類，着沈襄更換了。在店內敘談，一夜次早，不換取出五封銀子，又十來兩一小包，說道：『我的家私盡在於此，咱兩個平分罷。』沈襄驚道：『豈有此理？』不換道：『此理當有，只是你沒有過着。』說着，即分與沈襄一半。沈襄道：『已叨活命之恩，卽或賜助，只三五兩罷了，如何要這許多？』不換道：『你去江西，定是否極泰來，設或你姐夫不收，必需自尋生路。難道又去江西討吃不成？』兩人推讓了十數次，沈襄方纔叩頭收下，感激的銘心切。

骨不換道：「那驢兒你也騎了去罷！」沈襄道：「恩公意欲何爲？」不換道：「我如今的心和行雲歷水一般，雖說浙江去，到處皆可羈留，並不像你計程按日行走，有他在我身邊喂草喂料，添許多不方便。此地是個水陸碼頭，各省往來人俱有，非你久留之所，你此刻就起身去罷！我隨後慢慢的行走。」沈襄又要推却，不換道：「銀子我還送你百餘兩，何在一驢，快騎了去。」沈襄復行拜謝，痛哭不忍分離。不換催促再三，方裝安行李，兩人一同出門，相隨了六七里，不換看得沈襄騎上驢兒，那沈襄的眼淚，何止千行，一步步哭的去了。正是：「好事人人願，做費錢使害心疼，不換素非俠士，此舉大是光明！」

第二十三回 救難裔月夜殺解役 請仙姬談笑打權奸

詞曰：「郊原皎月星辰香，見不法肝腸姬繳，殺却二公人，難裔從此保。閒游未已權奸到，請仙姬到了，

試問這筵席打的好不好？」

右調海棠春

再說：連城壁目那夜從趙家澗打壞了鷄澤縣軍役，疾走了四十餘里，看天上星光漸次將明，也不知走到甚麼地界，便坐在一塊石上暫歇，心中算計道：「我今往何處去好？」想了半響，到處都去不得。惟京中乃帝王發祥之所，紫面長鬚的大汗子，斷不止一個，且到那裏再做理會。主意拿定，一路於人少地方買些吃食糊口，也不住店，隨他安歇。一日走到清風鎮地界，天交二更時分，趁着那一輪明月，向前趕路，猛見對面有幾個人走來，連忙閃在一大柳樹後偷看，見兩個解役一個帶着刀，背着行李，一個拉了一條棍，押着個犯人，帶着手銬，却是一步一顛的走來。走了沒十數步，那犯人站住說道：「二位大爺，此時已夜深時候，不拘那個村店安歇罷！此去陝西金州，還有無數程途，若是這樣連夜奔走，不但我受刑之人，應當不起，就是二位大爺也

未免過勞。」那拏棍解役道：「你說甚麼？」犯人照前說了一遍。那解役冷笑道：「你的意思，說不是仕宦人家子弟，身子最是嬌嫩，值錢，殊不知王公犯法和庶民一般，你如今求如個自在豬狗，也是不能。」又見那拏刀的解役道：「耐煩與他說話，我只是用刀背教訓他。」說罷，左手向肩頭託住行李，右手將刀鞘在犯人身上連觸了幾下；又在犯人腰間，狠命踢了四五脚。那犯人倒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只見那拏棍的解役，四下觀望，將那拏刀的解役一拉，兩個走離五六步，唧唧啾啾，不知說些甚麼。少刻那拏刀的走來，口中叫道：「小董，你起來，我有話對你說。」那犯人尚在地下，只不答應。那解役叫了四五聲，反笑說道：「董相公，我的董老爺，你還要可憐我們些，我們也是官差不自由；你既然身子困倦，西南上有一座靈侯廟，不過一里遠近，我們同到那邊，讓你睡個長覺，何如？就是我兩個，也好做個休歇。」那犯人聽了，方慢慢的抓掙起來。那解役使用手攙他，一步步拐着行走，三個人一同往西南上去了。城壁看聽了多時，心下猜想到：「我在這月光下，詳看那犯人面貌，是個少年斯文人，臉上沒半點兇氣，端的不是個大罪惡的人，倒是那兩個解役，甚是剛狠，方纔他二人私語了好一會，又說着那犯人，到靈侯廟睡長覺去，莫非要謀害這犯人麼！我想不公不法的事，都是衙門中人做的，他們若果在背地害人，我就再開殺界，有何不可！」說畢，悄悄的跟來。果見有座廟宇，遠遠見犯人同解役，轉向廟西去了。城壁大踏步趕來，見那廟坐東朝西，四面牆壁半是破裂，從牆外向廟內一覷，兩個解役，坐在正殿臺階上；那犯人在東邊臺階下，半倚半靠的倒着。城壁道：「月明如晝，我外邊看得見他們，安插他們，看不見我，不如上正殿房上，看他們舉動爲妙。」於是循着牆脚轉到廟後，將右手一伸，左足一頓，已到牆內；又將兩脚並在一處，將身子用力一登，即飛上正殿屋簷，隨即伏在房脊後，而向前院下視，却止見犯人，看不見那個解役。忽見那帶刀解役，反從廟後入來，大聲說道：「方纔四周迴都看過了，此地不通大路，

白天尚無人來。何況昏夜，快快的絕了他，與嚴中堂交個耳鼻執證。省的我們走多少路。」又聽的那拏棍差人，在正殿簷下應道：「你說的甚是。」只見那犯人一蹶劣扒起，連連叩頭道：「適纔二位老爺的話，我明白，只求寄我家破人亡，我父做官一場，止留我這一點根芽，那裏不是積陰德處，饒我這條小命罷！」說着，在地下叩頭不已，痛哭了一番。只見那拏棍的解役，向帶刀的解役道：「我生平爲人，心最慈良，不過你看他哭的這般哀憐，賜他個全屍首，着他個上弔罷！捆行李的繩子便可用。」那帶刀的解役道：「那有這許多功夫，等他上弔。」說罷，便將刀抽出，向犯人面前大步走去，將刀舉起，却銜下這聽的正殿房簷上，霹靂般去喝了一聲，聲落處，只見那拏棍的差役，嚇的從臺階上撞倒塔下。城壁湧身一跳，已到院中。那拏刀的解役，向後倒退了幾步，急看時，見一紫面長鬚大漢，站在院中，也不知是神是鬼。向着顧子問道：「你是甚麼？怎麼從房上下來？」城壁道：「光大化日之下，做的好事。」那解役聽的是人，便趕去起來道：「管你甚事，我是替朝廷家行法。」城壁道：「朝廷豈叫你在此行法麼？」那拏棍解役，見人問答，方扒起站在一邊。那犯人見房上跳下人來，與解役爭論，趕奔叩頭哀呼。城壁道：「解役你實說吃了姓嚴的多少錢，敢在此做害人的事。」那解役大怒道：「老爺制吃了幾百萬錢，你便怎麼？是不這樣多管閒事，定與這死囚是一路上人也。須饒你不得。」說罷，火沖沖舉刀，向城壁上直來。城壁大笑，將身一側，左脚起處，刀已落地。旋用連環腿飛起右腳，響一聲，早中解役心窩，倒在地下。那拏棍解役，便往廟外跑，被城壁追上，右手提著頸項，往後一去。從廟門前直摔在廟內時臺塔下，復身倒那犯人面前，將手一推，印成兩半，又將繩索解脫。那犯人只是磕頭。城壁啞在石台階下，說道：「你不必在此，再坐起來說話。」忽見被縛的解役，拿命扒起，又想逃走。城壁喊了一聲，嚇的他戰兢兢，站在塔下。那裏這解役移步，城壁在將來人細看，見他生的骨格清秀，笑問道：「你姓甚？」

麼何處人氏今年多少歲了？因甚事充配於你？」那犯人大哭道：「小人姓董名瑋，年十九歲，江西九江府人，我父叫董長策，做吏部文選司郎中，與嚴宰相是同鄉，只因我父親性情古執，見嚴嵩父子欺君罔上，殺害忠良，他兒子嚴世藩較他父更惡，我父發狠，參了他十數本大罪案，聖上說我父誣罔大臣，革職一月，後吏科給事中姚燕，受嚴嵩指使，參我父大壞國家選政，拏交三法司會審，日用嚴行拷掠，煅煉成案，將我父斷決，家私抄沒入官，又將我發配金州。自遭此事，家奴逃散一空，惟有一家人董喜相隨數日，後來被這兩個解役打傷，脚腿不能同行，誰知今夜要在此地殺害，若非恩公老爺相救，小人早作泉下人了！」說罷，又叩頭大哭。城壁道：「公子不必大哭，待我處置了兩個狗仄的，再講。」站起來將那跌倒解役，捉起看時，已死去了。又將那站着的解役，叫過來說道：「快將你身上衣服鞋袜，併死去的都與我脫剝個乾淨，再將你二人所有的盤費，也盡數交獻，少遲延兩句話功夫，着你立成三段。」這解役那裏還敢說一句話，先將自己渾身衣服脫去，又將死解役脫剝乾淨，打開行李，取出四十多兩盤費，擺放在連城壁面前，然後赤條條的跪下，叩頭求饒。城壁也不理他，却去將他捆行李的索兒取來，在殿外棟上挽了個套兒，復下台階向解役道：「這是你留下的科謀，賞賜公子全屍首，你就快去上吊。」那解役恨不得將頭撞破。城壁道：「我們還要走路，沒多的功夫等你。」解役見城壁難說，又與董公子磕響頭，口中爹長爹短，都亂行哀叫出來。城壁那裏聽他，先用左手將他兩隻手擎在一處，次用右手將他脖項用五指的握住，提他上了殿臺，將脖項向套兒內一放，把前後兩手鬆放，用脚將解役一踢，那解役便游蕩起來。起初手脚還能亂動，隨即喉內作聲，頃刻間即辭人世。城壁走下殿塔，董瑋拜求名姓。城壁道：「此時交五鼓時分，無暇與公子細談，必須趕天明走出二十里內外方好。」急將解役衣服揀長些的套在衣服外面，換了帽子，又把那口刀帶在腰間，銀兩揣在懷內。董瑋也通身改換。城壁將發

這部文扯碎，大聲說道：「公子快隨我走。」董瑋道：「恩公領我到那裏去？」城璧道：「雖下此地再商酌。」董瑋道：「我兩腿打傷，慢些走還可，疾走實是不能。」城璧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我負背了你走。」董瑋道：「這如何敢當？」城璧道：「患難之際，性命爲重，休多客套。快來快來。」兩手將董瑋扶起，駝在背上，放開大步出廟門向都中大路奔走。一氣走了十五六里，天色漸次將明，方纔歇下。董瑋不安之至，又與城璧叩頭。城璧道：「公子你好多禮。」董瑋復問城璧名姓。城璧將自己行爲，併冷于冰金不換新舊等事，略言大概。董瑋方知道他是個俠客，倍加小心欽敬。城璧道：「公子江西斷去不得，不如且和我到都中，尋一清淨善地，避些時，再想去處何如。況都中人同山海，那個便能識得我。」董瑋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任憑恩公主裁。」說罷起身，董瑋忍痛相隨。再說冷于冰自打發姜氏主僕赴成安，便架道往鷄澤縣來，到金不換門首，詢知金不換與連城璧久已遭事去了。自忖道：「這二人叫我該從何處尋起，況我曾吩咐超塵逐電二鬼送姜氏主僕後，到此處回覆我話，我焉能在此久等。」又想了一會道：「我初出家時，便去百花山，今何不且去一遊。」于是掐訣念咒，喝一聲土穀神到，片刻來了許多土穀神聽命。于冰道：「有我屬下二鬼差他去成安縣公幹，十五天以後，你等可晝夜輪流，在先時金不換家門首等候。二鬼若到，可說冷于冰師在京西百花山，着他們到那邊找尋我，莫誤。」隨卽告知二鬼形像，駕遁去了。沒有四五天，二鬼便到趙家間，得了信息，如飛奔來正行間，遠見道旁樹下坐着三個人。內有一紫面長鬚大漢，公差打扮，和一少年公差說話。超塵向逐電道：「你看這大漢子，到像咱法師的朋友，連城璧待我問他一聲。」逐電道：「使不得，你我與他陰陽異路，况又無法師令旨，如何清天白日向人說起話來。」超塵道：「你說的，是去休去休。」原來城璧同董瑋走了一天，卽遇着董喜，曾在一處。這日剛過良鄉地界，三人正在樹下少歇，恰被這二鬼遇見。超塵逐電御風到百花山找尋了好半晌，經過

了十數個大嶺，三十餘個大小峯頭，却在一小山莊，名曰羊石虎，遇着于冰，交山神符將姜氏主僕到成安的話，細說了一遍。于冰大悅，將二鬼着首獎，譽二鬼又將路遇連城璧的話稟。于冰大喜，道：「你們估計程途，此時進京沒有？」二鬼道：「今日交午時分纔見他，此刻還未必到蘆溝橋。」于冰收了二鬼，即駕道到蘆溝橋，跌坐等候。至日光落西方，看城壁同兩個人走來。于冰笑迎上去，高叫道：「連賢弟，人遠了。」城壁聞聲一看，呵呵了一聲，跑至于冰面前，磕頭便拜。于冰扶起，董瑋趕來問道：「此位可是舊交麼？」城壁歡喜的如獲至寶，笑說道：「這就其日，我和你說的那冷先生，就是我那結義至好友，就是泰安州救我活神仙，你快過來叩頭。」董瑋即忙叩拜。于冰將董瑋一看，見他骨格清秀，眉目間另有一種英氣，與衆不同，却是大貴之相。董瑋也跑來叩頭。于冰扶起，笑問城壁道：「此兒是誰？」城壁道：「是董公子，話甚長，必須個僻淨地方好說。」于冰道：「此地乃數省通衢，不如趕進城去，到店中再說。」四人走到二更時候，在章儀門外尋店住下。城壁將自己別後，並金不換董公子事，細說了一遍。于冰向董瑋道：「公子只管放心，都交在冷某身上，將來定有極妥當地方安置。」董瑋叩謝三人，直說到天明。于冰道：「都中非停留之期，五嶽之中，惟泰山我未一遊，何不大家同去走走。」城壁道：「兄弟生長甯夏，北五省俱皆到過，只是未到京師，今既到此，還想要入城，瞻仰瞻仰帝都甚繁華，大哥看使得使不得？」于冰答道：「這有什麼使得使不得，陪兄弟和公子一遊。」董瑋道：「晚生父親慘死，晝夜隱痛，實不忍開遊。」于冰道：「此係公子孝思，請在店中睡個罷！一早飯後，兩人更換衣服，城壁跟了于冰，入城遊走。開行到東華門後面，來了一頂大轎，馬上步上，跟隨着許多人役。于冰站住，向轎內一看，不想是嚴世蕃，世蕃也看見于冰，吩咐住轎。于冰拉城壁連忙迴避。只見轎前站下了四五個人，聽他吩咐話，順輿坐轎去了。旋有八九個人，趕到于冰面前，問道：「先生可姓冷麼？」于冰道：「我姓

子。又問城壁于冰道：「他是舍弟。」衆人道：「我們是中堂府內人，適纔是做工部侍郎嚴大人，傳你去說話。」于冰向城壁道：「你先回店中去罷。」衆人道：「這長鬚大漢，我們老爺亦要他去。」于冰笑向城壁道：「我們同去走走。」兩人隨衆人到嚴嵩衙內，少刻一人從內出來，向于冰城壁將手一招，兩人跟了人去，到大書院中于冰看了看，是他初見嚴嵩的地方，須臾嚴世蕃，廳內緩步走出，向于冰舉手笑道：「冷先生真是久違了！」于冰正色道：「我不姓冷。」世蕃大笑道：「先生休得如此，家大人祖先生之才，至今時常稱頌。」于冰道：「先生錯認了我實姓于，是陝西蒲陰人氏。」又指城壁道：「這是舍弟。」世蕃見不是冰不華，深悔與他舉手，頃刻將滿面笑容，收拾了個乾淨，變成了一臉怒形，問道：「你二人有功名沒有？」于冰道：「我是秀才，舍弟是武舉。」世蕃又怒問于冰道：「你們在京中有何事？」于冰道：「因家道貧寒，在京耍個戲法兒度日。」世蕃聽了會耍戲法兒，便有些笑容，向于冰道：「你此刻耍一個我看。」于冰道：「我就耍一個。」看了看東邊有個大魚缸，缸內有許多金魚，于冰將手一招，那缸內水隨手而起，有一丈高下，和缸口一般粗細，倒像一座冰塔，直立起來。又見那些五色金魚，或躍或伏，或上或下，在水內遊戲。世蕃大笑叫好，衆人亦稱道不絕。于冰又將手一覆，滾水和魚，仍歸缸內，地下無半點一痕。世蕃道：「此非戲法，乃真法也，可領他到外邊少刻要用他們。」家人領于冰到班房內，須臾裏面發出幾付請帖來，待了半晌，見一頂大轎入門，是兵部侍郎陳大經，轉刻來了工部侍郎兼通政司卿趙文華，太常寺出卿鄒懋紳，又一會兒棍頭，喝着長轎道：「子直入大院內，後面一頂大轎，跟隨的人甚多，是都察院加宮保兼吏部尚書夏邦謨，穿着蟒袍玉帶，嚴世蕃大開中門迎接入去。于冰低聲向城壁道：「前來的，那幾個是中等門下，後來的是上等門下，所以待的又分外體面些。」少頃裏邊傳喚于冰和城壁入去，又不是頭前那個地方了，見正面大廳，東西兩邊設擺着兩

個花園屏俱是墨筆勾剔出來的。屏內有言多辯捷的婦女，中一席夏那談，左右是陳大經、趙文華、東席是鄒懋卿、西席嚴世蕃，下面家丁無數。于冰取壁走人風吹，站上，站住了，那談道：「這秀才便是會耍戲法兒的人麼？」世蕃笑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談道：「這兩大儀表皆可，自然之美，也是可觀的了。」世蕃回于冰道：「各位大人皆在此，你可將上好的頑鏡，個與衆大人過目。」于冰道：「容易。」見世蕃某旁站着十三四歲的小家人，于冰笑着道：「你來。」那娃子走至面前，于冰道：「你可將身上衣服，盡行脫去，只留褲兒不脫，我頑個好戲法你看。」那娃子不肯脫，世蕃道：「你就脫了。」那娃子將衣服脫去，只穿一條褲兒。于冰將他領到廳中間，在他頭上拍了兩下，說道：「你莫害怕。」那娃子被于冰一拍，如木雕泥塑一般。于冰將他抱起，打了個顛頭，頭朝下，脚朝上，直挺挺的立在地下。衆官皆笑，趙文華道：「那將這娃子倒立着，這娃子太吃苦了。」于冰道：「大人怕他吃苦麼？我就叫他受用去。」說着，將兩手放在那娃子兩脚上，用力一按，口中喝聲入，只見那娃子連頭和身子，已入在地內一半，只有兩脚在外。廳上廳下沒一個不大驚小怪。夏那談站起來，大睜着兩眼，向衆官道：「此天皇氏至今未有之奇觀也。」衆官一齊應道：「真是神奇。」趙文華舉手向世蕃道：「我等同在京中仕宦，像這樣奇人，就到尊府，豈非大人和太師老大人福德所致麼？」那懋卿笑着說道：「正是正是！我輩叨光受福不淺。」世蕃大悅，陳大經問于冰道：「你是個秀才麼？」于冰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你是北方人麼？」于冰道：「是。」大經問罷，伸出兩個指頭，朝着于冰面上亂圈道：「你這秀才者，自古以來，有一無兩之秀才也，我們南方人，再不敢藐視北方人矣。」那談道：「于秀才，你將這娃子塞入地內半截，已好一會，若將他弄死，豈不是戲傷人命？」于冰笑道：「大人挂心，我饒他去罷。」說罷，又將兩手在那娃子脚上一按，說聲入，一直按入地內，踪形全無。廳上廳下大嘩了一聲，內外男女無不說奇道異。文華道：「

于秀才，這娃子是嚴大人最喜愛之人，你今弄他到地內去，也須想個出來的法子。」于冰道：「現在大人面前，看我那裏再尋第二個。」文華道：「真是鬼話，我面前那裏有？」于冰用手一指道：「不在大人面前，就在大人背後。」衆人齊看，果見那娃子赤着身子，在文華椅子後站着。廳上廳下，又復大嘩了一聲，將那娃子細問，和做夢一般，全不知曉。陳大經又伸着指頭亂圈道：「此必替換法也！吾知其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神乎技矣！」世蕃道：「于秀才，你可會請仙女不會？」于冰道：「請真仙女下降，與別的戲法不同，我係掌法之人，必須在這廳上，也與我一桌茶酒席，方能請來。」世蕃道：「一桌飯食最易，你們還是坐着吃，站着吃？」于冰道：「世上那有站着吃酒席人，自然也是坐着。」世蕃道：「這斷使不得。」于冰道：「大人欲怕褻尊，這仙道就請不成。」邦謨道：「他二人係秀才武舉，就當時來，到好。」世蕃道：「既衆位大人依允，小弟自宜從權。」隨吩咐家人，在自己桌子下面，放了一桌茶酒席，下次就來，也沒什麼謙讓，竟居然坐下。于冰見城壁食用已足，同衆家人道：「不拘紅黑雜俎，整一塊。」家人道：「這如何？」于冰在東邊牆上，拿個守書子兩扇，門口中念念有詞，用手一指，大喝道：「衆仙女不來，到得何時？」只見牆的門兒，吹打打，曲曲，衆官看見，疑眸含笑等候。少時起一陣香風，覺得滿堂上，都飄着芝蘭氣味，香氣過處，門兒大開，從裏走出五個仙女來，那門兒仍舊關閉。但見

「蘭麝芬馥，環佩叮咛，面如皎月，手掣神將，秋水同潔，眸光留處，總然佛祖也銷魂；笑語傳時，任爾金剛亦倦首，正是霓旌朱蓋，雖不似冰肌玉骨，也飛來。」

衆官一見，俱皆魂銷魄散，目蕩神怡。那五個仙女，走到廳中間，深深的一拂，隨即歌的歌，舞的舞，婷婷嫋嫋，錦簇花團，端的有裂石穿雲之香，霓裳羽衣之妙，歌聲既畢，一齊站在于冰桌前，衆官嘖嘖讚美。惟陳大經

兩個指頭和輪轉一般，歌舞久停，他還在那裏亂圈不已。于冰道：『我意欲煩衆仙女，敬衆大人一杯酒，可使得麼？』衆官亂嚷道：『只怕我們沒福消受。』于冰道：『到大碗爽快。』世蕃道：『大碗更好。』衆家人將大碗取至，五個仙女，各捧了一碗酒分送。慌的衆官連忙立起，都說道：『有勞仙姑玉手，我輩惟有捨命一乾而已。如內中有量大的，量小的，無不如飛吃過。』五個仙女又站在于冰桌前。于冰見夏那漢已斜倒在椅上，口中流涎。陳大經趙文華已着酒興，那戀卿搖動起來。惟嚴世蕃尚不會吃的一樣。于冰揀了一個第一妖豔的友仙，吩咐道：『你去敬嚴大人兩大碗。』那仙女斟滿瓊漿，到世蕃面前微笑道：『大人飲貧道這碗酒。』世蕃手忙脚亂，站起來接去，一飲而盡。『又是第一杯奉。』世蕃向于冰道：『于先生，我要叫這位仙姑，陪我坐坐，你肯通融否？』于冰笑道：『最好不過。』世蕃大樂，急喚仙姑座在自己坐下。陳大經趙文華大譁道：『世上沒有個獨樂樂的。』于冰又吩咐衆仙女去分陪吃酒。這幾個官兒，原都是酒色之徒，小人之尤，那裏還顧的大臣體統，手下人觀瞻，任你攪一個，我抱一個，混鬧了一堆。嚴世蕃將那仙女抱在膝上，于冰曰：『城壁道：』我們可以去矣！』用手將各桌連了幾指，只見五個仙女改變了五個容顏，衣服通篇時樣裝束。世蕃猛瞧見他第四房如君，坐在趙文華懷中。陳大經抱他在他第十七最靚愛的美姬，着實不成眉眼。夏那漢和那戀卿二人，都醉倒，是他第九房和第十房陪坐。世蕃看見，不由的心肺俱裂，大吼了一聲。這一吼，纔將衆婦人驚醒，心上方得明白，也不曉得怎麼便倒在大庭廣衆之地，一個個羞的往屏後飛跑。那第十七房如君也急得要跑去，陳大經緊緊抱住，那裏肯放，還要吃嘴，被婦人用力在面上打了一掌，打的鼻中出血，方纔奔脫。嚴世蕃試頭看他抱的仙女，原來是他五妹子，係嚴嵩第三房周氏所生，纔十五歲，還未受聘，果然有七八分人才，比嚴世蕃的老婆們都強幾倍。世蕃大沒趣味，連忙丟開了小姐，忽然心上明白做女孩兒的心上，羞愧的要

死，沒命的跑入屏後去了。世蕃喝令快拿妖人。衆人却待上前，于冰拉城壁跑至夏邦謨背後，將袍袖連擺了幾擺。衆家丁便眼花撩亂，認趙文華爲于冰，又認陳大經爲城壁，掀翻在地，踏扁紗帽，扯碎補袍，任意腳踢拳打。鄆懋卿醉中看見，急的亂喊道：「打錯了，打錯了！」于冰用手一指。衆家人又認他爲于冰，揪倒狠打。嚴世蕃看得明白，見于冰城壁端端正正站在夏邦謨椅後，沒一個人去打，反打了趙文華等，苦在心上，氣憤不過，喊罵衆家丁，又沒一個聽他，氣極了，親自來拏于冰，破城壁一拳，打得跌了四五步遠，一頭撞在桌角尖上，腦後觸了一窟，鮮血直流。于冰又將他袍袖連擺，衆家丁彼此亂打起來。于冰趁亂中拉了連城壁，出府去了。夏邦謨醉中驚醒，只當又變出什麼好戲法兒來，如此喧鬧，他也不睜眼，口裏還大贊道：「精絕妙絕！」正是：

「狡兔藏三窟，獼猴戲六窗；神仙頑鬧筆，攜友避鋒鏑。」

第二十四回 埋骨骸巧遇生死友 設重險聊試道中人

詞曰：「兄骸尋覓存何處？古剎聊停住；至親好友喜相逢。此遇真奇遇，蟒蛇驚罷心猶懼，又被婦人聒絮，勘破色卽空，便是無情慾，可取門牆朝夕聚。」

話說于冰和城壁混出了相府，到西猪市口兒，方將劍訣一煞，這裏將訣咒鬆放，那裏衆人放看明白，都亂嚷打錯了，嚴世蕃見趙文華眉青目腫，鄆懋卿口歪眼斜，陳大經踢傷腰腿，自己胸前着了重傷，腦門後又控下一大窟，血流不止，惟夏邦謨分毫未損，只氣得咆哮如雷，向衆家丁道：「妖人已去，你等可分頭追趕，再傳太師爺鈞旨，着錦衣衛堂官速知會本京文武差軍兵捕役按戶搜查，此係妖人，有關社稷，怠忽者定行參奏，再吩咐吏兵二部，寫二人年貌，行文天下，若從該地方經過，不盤查輕縱，一經發覺，與妖人同罪。衆家人分

頭去了，這話不去。再說：于冰和城壁疾走出彰儀門，到店中。董瑋迎着問道：城壁只是哈哈大笑。于冰道：「少刻即有人擒擊，你們快將鞋襪扯去，我好作用。」城壁是經驗過的，連忙伸與兩腿，任于冰書符。董瑋主僕，亦各畫訖。城壁道：「我們今往何處去？」于冰道：「可全去泰安一行。」于是算還店賬，將刀也丟在店中。四人向東南奔走，城壁想耍戲法的事，便捧着大腹竄笑。董瑋問明緣故，也不由的笑起來。欽服于冰和神人一樣。只走了二天，便到泰安地界。于冰向城壁道：「此地是你犯過大案件所在，雖有我不妨回苦多事。」隨用手在城壁頭髮鬍鬚上，撓了幾下，頃刻變的鬍髮盡白。城壁看見有些不爽快。董瑋主僕合笑不言。于冰道：「老弟不必作難，離了泰安交界，管保你鬍髮還要分外黑些。」城壁方說笑起，才四人過過了泰安，便到山下。四人上到山頂，周圍一望，見絕壁如屏，攢峯若劍，猿接臂而飲水，鳥傳音而入雲。奇石削天，高柯負日。于冰道：「此境真碩人之考槃神曲之窟宅也。」又回首指一座大廟，向城壁道：「此碧霞帝君宮闕，為天下十女燒香祈福之所，我們就在此多留連幾日，最是賞心。」隨即走至廟中，和寺主說明，借寓遊覽之意。又送了四兩布施，寺主與了一間乾淨房屋。到晚間無人處，于冰叫出起處，遂覓二鬼，吩咐道：「你兩個領我符籙一道，去湖廣荊州府總兵官林桂芳衙門，打探河南虞城縣秀才朱文煒，並他家入段誠，投奔秀才林偕。看他那邊，相待厚薄如何？如或未到，可從四面路上迎去，務必訪知下落覆命。」二鬼去了。次日，于冰向城壁董瑋在廟前廟後閒遊。這座泰山，也有好幾座大寺院，並有名勝之地，日日同去遊覽。次後董瑋只在碧霞宮，惟城壁跟隨于冰山谷深處閒行。一日，城壁向于冰道：「弟自到泰山，即心懷隱痛，每想起我哥哥，慘死在那大盤嶺上，屍骸暴露，日抱不安。久欲向大哥前告假三四日，到那邊尋找掩埋，奈我哥哥生前行止不端，誠恐大哥見惡，未敢言及。今欲到那邊走遭，不知使得使不得。」說罷，淚流盈眶，不勝悽楚。于冰道：「這是你極孝

友念頭，理該早說，你既有埋葬令兄念頭，我即伴你一行，廟中吃用俱足，董公子也不用說知，我與你此刻即去。」城璧道：「這事如何敢勞動大哥同行？」于冰道：「不必世套。」兩人緩步行去。城璧回身遙指泰安城道：「此城卽某月某日，某某等劫牢反獄，救我哥哥地也。」又言離此山二三里，下面有一土坡，此與我某某等殺敗官兵處也。于冰一邊聽城璧說舊話，一邊行行止止，領略那高下峯嵐，泉石樹木的景趣。城璧無心觀玩，惟有步步吁嗟。每到一山村，便指說道：「此某某等搶奪牲畜飲食處也。」到了玉女峯，日已沉西，遠見那大石堂，又指說道：「此某某等三十餘人，晝夜圍殺我哥哥處也。」二人到石堂內，于冰道：「此處便可寄宿。」城璧取出些麵餅饅首充飢，至三更後，月上山頭，走冰道：「趁此幽光，可以行矣！」二人出石堂，又走紆迴曲徑，巉峨危嶺，沿山留連賞玩，至交午時分，方看見大盤嶺，橫亘于層崖壁絕之內。城璧痛哭交流，指說道：「此處與某某等對敵官兵，我哥哥自刎處也。」城璧上至嶺頭，四下一望，見白楊秋草，遠近淒迷，碧水重山，高下如故，追想他哥哥回首遺言，併衆朋友拚命交鋒之事，倍加傷感。同于冰西下至半坡中，到他哥哥自刎處，仔細一看，見有幾根白骨，被狼虫拖的此東彼西，辨不出孰是孰非。當是時，三人同自刎在一處，此時止剩有一個骷髏，城璧心膽俱裂，即朝着那幾段殘骨，連連叩頭，放聲大哭。于冰也不禁感嘆道：「人生世上，好結局，歹結局，不過如此。任他富貴貧賤，老少男女，終爲枯骨而已。我承吾師恩惠，或可免骨化形消也。」于冰扶城璧起來，城璧又商量掩埋之法。于冰道：「你且下嶺去，容我裁處。」城璧下至半嶺，聽候作用。于冰在嶺頭，揀了塊平正地方，口誦咒語，喝聲本山上土司速到，須臾土神聽命。于冰道：「掩埋骨殖，人皆有惻隱之心，煩于此處，率陰丁挖一大坑，將嶺前嶺後骨殖兒，皆收放在裏面，用石土掩埋。」土神領命，傳齊屬下陰兵，頃刻收拾完妥，土神去了。于冰叫城璧上嶺驗看，殘骨俱皆揀尋干淨。又見嶺東邊起一大堆，于冰指向城璧

道：「你令兄同你衆友，俱入此坎矣！」城壁連忙拜謝，在坎前痛哭叩別，兩人下流，仍回舊路。本日仍宿玉女峯石堂。次早子童由環繞之地，見半山腰有一座廟宇，約略不過兩層，院落城壁。道：「大哥緩行幾步，我去那廟中吃碗水飯罷。」于冰道：「我同你到廟中歇歇。」兩人走至廟前，城壁叫門裏面出來一小道童，問門讓二人人去。剛走到廟中，又走出個道人來，兩下裏大驚眼，彼此一看，各人驚異。那道人先問于冰道：「曾駕可是冷先生，諱于冰的麼？」于冰纔一相認，城壁拾行一步，拉住那道人問道：「你不是我表弟金不換麼？」那道人驚的打跌道：「不是我。」三人俱皆大笑。不換道：「我做夢也想不到二位在此地相會。」一手拉了于冰，一手拉了城壁，引入東房內，彼此叩拜，就坐。不換道：「冷先生一別三年有餘，容顏如舊，怎麼二表兄弟月不見，使髮髮長，直到這步田地，我都不敢冒昧相認。」城壁笑道：「自有黑的日子，你且說怎生到此地出了？」不換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包斯城壁那晚，上床後，如何吃官司，如何蒙知府開脫，如何乘賣田產，如何由山招親，費銀叁百兩，換了個四十板子，幾乎打死。城壁笑了笑，又說到救沈練之子沈襄，並分銀兩，于冰連連點頭道：「此盛德之事，做的極好。」城壁道：「我口渴的很，若無茶涼水也罷。」金不換連忙着小道童燒茶。城壁又道：「你怎麼跑到此處出家？」不換道：「我屢次考驗自己，「專才子祿」四字，實與我無緣。若再不想回頭，必遭意外橫禍，不如學了二位，或可多活幾年，打算着冷先生雲來霧去，今生斷遇不着，或與表兄相逢，亦是好事，豈期今日還得見面。」說着流下眼淚來，又道：「我自與沈公別後，原要去西湖見見世面，路過泰安州，聞此山內有許多名勝所在，因此入山遊走，客居在白雲嶺玉皇廟中，不意生起事來，承廟中老道士晝夜照拂，纔保住性命。我一則感他情義，二則看破世情，送了他二十兩銀子，拜他爲師。此處是帝廟，也是他的香火，他保我和這小道童居守，這便是我出家的原由。」于冰笑道：「你兩個於患難中，一家救了

一個公子，真是難表，兄難表弟矣！說話間，小童送出茶來。城璧道：「苦海汪洋，回頭是岸，老弟此舉極高；你與我大哥原是舊識，今又出家，即成一體，嗣後不必稱呼冷先生，也學我叫大哥爲是，快過來與大哥叩拜。」于冰連忙止住道：「我輩道義相交，何在稱呼叩拜？」城璧道：「大哥若不受他叩拜，是鄙薄他了！」不換即忙叩下頭去。于冰只得相還就坐。不換去後院，收拾出素飯來，又配了兩盤子核桃仁，請于冰過口，飯畢，道童點上燈來。城璧方細說自己別後話，又道：「假如我日間不口渴，便要走去，豈不當面錯過？可見我輩會合，俱是定數，就在此多住些時，也和碧霞宮一樣，只是董公子主僕尚在那邊懸望，老表弟須索與我們同行。」不換道：「這何須二哥吩咐，但深山中安可令道童獨守，就是玉皇廟老道人，我須親去與他說明，我不過後日午間，定到碧霞宮了。」于冰道：「看你這光景，是決意要隨我們，但我們出家，與世俗僧道不同，我們出家，須將『酒色財氣』四字，看同死灰一般，忍飢受寒，自不必說，每遇要緊關頭，將性命視同草芥，若處處怕死貪生，便不是道中人了！與其到後來被我打破，將你棄去，不如此時不與你同事爲妙。」金不換道：「人若沒個榜樣擺在前面，自己一人做去，或者還有疑慮，當日大哥若不是捨死忘生，焉能有今日道果？我如今只擊定不要命三個字做去，將來有成無成，聽我的福緣便了！」于冰道：「人只怕於『酒色財氣』四字，把持不住，你適纔說不要命三字，就是修仙第一妙訣，一個人既連命都不要，那酒色財氣，皆身外之物，他從何處搖動起？我明日同連二弟先行，在碧霞宮等你，你須定于後日午間要到，若是過了時刻，便說你失信於我，你須記清楚。」不換連聲答應。三人坐談了一夜，次日，又吃了早飯，換送出廟來。于冰回城璧走二十餘里，見一處山勢，甚是險惡，林木長的高高下下，遍落溝壑，四圍都是重崖絕壁，上有一條攀道可行，于冰誦誦霜，又向山岔內用手一指，又向攀道上指了兩指，復走了二里多地，見路旁有一大松樹，形同金蓋，隨於松根上畫符

一道，又拘來一個蒼白狐狸，獸獸的說了幾句話，那狐狸點首去了。城壁問道：「適纔次作兩用是怎麼？」于冰笑而不言。走至對面嶺上，于冰又揀了兩塊大石，也就畫符一道，然後下嶺。城壁忍不住又問于冰笑道：「金不換我前後只見過他兩次，也看不出他爲人，止是你投奔他時，他竟毫無推却，後被他女人出首到官，他又敢放你逃走，這要算他有點胆氣，途間遇着沈襄，他竟肯將三百多銀子，分一半與他，一個種田的人有此義舉，也是極難得的了。然此二節，不過做的可取而已，世風雖說涼薄，像他這樣人，普天下也還尋得出一頭兩個來，細看他眉目間，不是個有悟性人，日後入道，頗難，若心上再不純篤，越發無望，理合試他一試，看他要命不要命。」便將如何試他法子，說了一遍。城壁聽了，心上甚是替他愁苦，不言兩人回碧霞宮，與董璋訴說埋葬骨殖等語，再說金不換將廟中所有大小物件，開了個清單，和小道童說明去意，別了道童，已是申刻時分。他山路難行，強行了三十來里，估計日色要將落的時候，正走近了數步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條大蟒，不由的毛骨悚然。又走間，猛見攀道上，推着有兩間房大的一物，有丈餘高，青黑色，細看似有鱗甲在上面，不換疑是驚詫，欲要回去，已與于冰有約，失時便爲失信者，他將來看不起，欲別尋道路。兩旁皆峯崖絕壁，無路可行，偏這蠢質，又端端正正團屈在攀道中間，心上大是作難。少刻見那蟒似乎動了兩動，心上便怕起來，四面一望，天色比前又暗了些，心上越發着急，猛想起先時與于冰說的話，有不要命三字，便自己冷笑道：「生死各有定數，若不是他口中食物，此時也遇不着他，若是怕傷了性命，做個失信人，不但不得跟隨姓冷的連玉皇廟，也不必出家，還了俗，豈不是正務？」有此一想，便胆大了兩分，大踏步直向大蟒身邊走來，相隔不過四五步，猛見那蟒陡將腦袋直立起來，有七八尺高，又將長眼展開，甚是雄偉，只見那蟒張着血淋淋大口，向不換吞來。不換忍不住阿呀了一聲，連忙向一山門內一躲，誰想一腳踏空，滾下崖去，被幾株樹根架住，不至滾到山

底，頭臉身手，擦破了好幾處；扒起來，定性片時，向崖下一望，約有四五丈深，又見兩三步中，有株極高大的核桃樹，於是半扒半走，挨到樹前，攀踏了上去，止上了二丈餘高，便看見那大蟒，將一塊房大的石頭纏繞住，張着口在石下來回尋覓，急將身軀，隱藏在樹枝重疊之內，只見那蟒，又回着頭，折着崖一段一段，將所攀大石次第放開，然後展開長軀，天天矯矯，向攀道行了幾步，又回過頭來，將大石看了，方奮力一擡，投南邊山灣入深洞中去了。不換在樹上看，得明白，心喜道：「這一滾兒滾，真妙若不是失脚，此時早在他腹中，不知成怎麼個苦况。」又待一會，方敢下樹，再看天色，已是黃昏時候。此時進退兩難，惟有向前路急走，約行二三里，見路旁有一間房兒，連忙推門入去，裏面寂無一人，炕上倒有舊布被一件，地下還放着些盃碗等類。不換道：「這是有人居住的所在，莫管他，且喘息片刻壓驚。」隨即打火照看，見地下有燈臺，點了燈，將門兒頂好，却待要取被子睡覺，聽的門外說道：「是誰在我屋內，還不快開門。」不換道：「房主人來了。」連忙跳下地來，將門兒開放，門外走入個年少婦人，手提着個小布袋兒，雖是村姑野婦，到生的極俊巧人才，那婦人得門來，將不換一看，也不驚惶，問道：「你這道人，是從何時到我屋內？」不換將遇蟒逃生，說與他，那婦人聽罷，粉面上落下淚來道：「我丈夫日前打柴，也是與那蟒相遇，也被他傷了性命，客人是有福的，便逃的出來了。」不換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老嫂適從何來？」婦人道：「丈夫死了，連日柴米俱無，我又無父母兄弟，今早到表舅家借米，懇求到日落時候，方與我半袋粗米，此身將來靠着他。」說着，淚痕亂落，不換道：「老嫂若住在平川，便可與富戶做點生活度日，這深山中，不但度日，便是男子也獨自過，我不怕得罪老嫂，何不前行一步？」婦人道：「我也久有此意，只是婦人家難將此話告人。」說罷，做出許多嬌羞態，好半晌，又說道：「但我這樣孤身無倚，客人若有個地方安頓我，我雖然醜陋，也不是怕人，這可與客人做個小生活，不知

客人不肯，「不換道：『我不是做道士，有什麼不肯。』」婦人微笑道：『你止用將道依道冠脫去，便說不是道人了。』不換道：『我與其今日做俗人，昔日那做道士怎麼？我四海爲家也沒安放老嫂地方。』婦人聽了，便將面孔放下，怒說道：『你既然願做道士，就該在廟守着，你那些天君門三更時分到我婦人房內做什麼？你就快與我出去，喂大蟒去。』不換道：『便喂了大蟒，也是我命該如此，我就出去。』跳下地來，却待要走，被婦人從背後用手將衣領揪住一丟，不換便倒在炕上，扒掙起來，心裏作念道：『不想山中婦人這般力大，虧他還起個姻緣念頭，若是個粗蠢婦人，我穩被他摔死了。』婦人又道：『你不必心中胡打算，任你怎麼清白，但你此時在我房內，我一世也不得清白了。』說着，便將被子展放，向不換道：『你還等我與你脫衣服麼？』不換道：『我到不意料你們山中婦人是這般爽直，毫不客套，怪不得獨自住在此地，原來是等野筆兒的。』說罷，又跳下地來。婦人大怒道：『你敢走麼？你道我摔不死你麼？』不換道：『完了。』又見婦人神色俱厲，心上有些怕他，沒奈何復坐在炕上，兩人各不說話。好一會，婦人換做滿面笑容，到不換身邊，放出無限的媚態，柔情艷語，百般打趣，不換初起堅忍，次後怒火如焚，每到得不能自主處，便用手在自己臉上狠打，打後便覺淫心少歇，婦人見他自打，却也不阻撓他。過一會，又來纏擾，一夜何止七八次，直鬧到天明，婦人將不換推出門去。不換如脫籠飛鳥一般，向前面嶺上直奔待走。到嶺下一抬頭，見嶺頭有兩隻虎，或起或臥，或這繞着攀道跳躍。不換道：『怎麼這條路上與先大不同，蟒也有了，虎也多了。』在嶺下等了一個時辰，兩虎沒一個肯去。再看天色已在辰時左邊，又想道：『日前冷大哥言修行，人每到要緊關頭，視性命如草芥，我今午若不到碧霞宮，冷大哥未必怎麼怪我，只是初次跟他學道，便先失信于他，且我又自己說過不要命的話，等這虎到幾時，吃便隨他吃去。』想罷，放開胆子，一步步硬上嶺來，也不看那二虎的舉動，只低了頭自走。及至走到

嶺上，四下一望，那兩隻虎不知那裏去了。不換心喜之至，下了嶺到碧霞宮時，日已午錯。城壁正在廟外張望，見不換走來大喜，不換道：「昨晚今早幾乎與二哥不得想見。」兩人入廟，同到客房。于冰滿面笑容，迎着不換道：「着實難爲老弟了，好好！不換心內驚訝道：『難道他已知我遇蟒遇虎等事了？』」于是和董公子、家禮拜就坐。城壁道：「怎麼此刻纔來？」不換將途間所遇詳細訴說。城壁笑道：「你這一說，我更明白了。你昨日遇的那蟒，却是真蟒，遇的婦人……」說到此，于冰以目示意。城壁不敢說了。不換又向城壁道：「我是和你說頑話。」自此三人日日游覽，也有與董瑋同去的時候。于冰又着城壁傳與不換導引呼吸之術。于冰只因心懸朱文煒主僕，二鬼尙未回來，只得在泰山等候回音。正是：

『埋兄同返煙霞路，古刹欣逢舊日人。設險中途皆解脫，喜神拚命入仙津。』

第二十五回 會盟兇喜從新官任 入賊巢產兒被劫妻

詞曰：『顛沛流離遠來，欣會知心友；惡兄悔過不願終禽獸。誤入樊籠，幸遇妻相救；羞顏日倚門，回首猶把秋波溜。』

再說李文煒段誠，得了于冰助銀，本日搭船起身，走了十月光景，到了荊州。在總兵衙門左邊，尋了個店房歇下。到次日早間，問店主人林鎮臺有個姪子，是去年九月間從四川來的，叫林岱，你們可知道有了沒有？店主人道：「去年九月間，果然有大人家眷到來的，我們又聽的兵丁們說是大人的公子，並沒聽的。是姪子，如今衙門內大小事務，俱係公子管理，最是明白寬厚。自從他來，把林大人的聲名氣質，都變化好了，也不曉得他的諱是什麼？」一文煒道：「這一定是林岱無疑了。」一路還剩下有三四兩銀子，彼時四月天氣，

主僕買了兩件單衣，穿在外面；又換了新鞋新帽，寫了個手本，一個全帖，走到轅門首，問兵丁們道：「裏面可有個林諱岱的麼？」兵丁道：「此係我公子名諱，你問怎麼？」文煒將手本全帖，交與兵丁道：「煩你代我通稟一聲。」兵丁們見他衣服，雖然平常，光景像個有來頭的。走去通知巡捕官，巡捕看了手本，又見全帖上，寫着同盟弟朱文煒，連忙叫請入官廳上坐，隨即傳稟人去。少刻吩咐出來開門，慌的大小武弁，跑亂不迭。不多時間，放中門，請朱文煒入去請見。文煒忙從角門入去，遠遠見林岱如飛的跑來，大叫道：「老恩弟，真叫人想殺，家父在大堂口此候。」又向段誠慰勞了幾句。文煒見林岱衣冠齊整，相貌也與前大不相同，急急的從引路道傍行走。只見總鎮林桂芳，鬚髮蒼白，站在堂口上，高聲向文煒道：「我們日日思念你，不想你竟來了。」文煒強行了幾步，先跪下請安。桂芳連忙扶起道：「你這個秀才，論理不該開中門接你，我爲你是個義氣人，又于小兒有大恩，所以在如此待你。」說罷，拉了文煒手，到了內堂，行禮坐下。文煒道：「生員一介寒儒，蹇遭手足之變，與公子有一面交識，今日窮途投奔臺下，承大人優禮相加，使生員惶恐無地。」桂芳道：「你這話說的太斯文，稱呼也不是。你既與小兒結拜了弟兄，你就該叫我老伯，我叫你賢姪就是了。」文煒道：「樗櫟庸材，何敢仰攀山斗。」桂芳道：「這還是秀才們的酸話，日後不可斯文，我嫌不好聽。」林岱道：「家父性情最重，老弟不必過謙。」文煒道：「老伯吩咐，小姪今後再不說斯文話。」桂芳道：「這話纔算親熱了。」文煒又向林岱道：「自與哥哥別後，真是艱苦萬狀。」桂芳道：「你兩個說話的日子長着呢！此刻却不必說，吃酒飯後再說，叫廚子快收拾飯。」又向林岱道：「你看他主僕的衣服，和你夫妻來的時衣服，也差不多，快尋幾件衣服來換換。」林岱吩咐家人們道：「我的衣服，朱爺穿太長大，說與裏面把老爺的衣服，拿幾件來。」桂芳又指着段誠道：「這段家人的衣服，你們也與他換了，明日一早傳幾個裁縫來，與他主僕連夜趕做。」說

罷，又向衆家人道：『聽見了麼？』衆家人連聲答應。少刻嚴氏請文煒入去相見。桂芳道：『還早哩！等我說完了話，你們再相見罷！』文煒道：『老伯高壽？』桂芳道：『六十三了。』我只是不服老，如今還可扯十二個力的弓，還敢騎有性氣的馬，每頓吃四五大碗飯，晚間還吃十來個點心，纔睡的着。』文煒又道：『還沒有拜見老伯母。』桂芳道：『他死了十三年了，如今房中有幾個小女人服伺我，倒也不冷落。你今年多少歲了？』文煒道：『二十四歲了。』桂芳道：『還是小娃子哩！』又道：『內外大小事件，我都交於你哥哥辦理，把那娃子每日裏，更忙壞了，你來的正好，可以相幫他。』文煒道：『衙門中文稿書啓，以及奏疏，請得幾位幕友。』桂芳道：『還當得起請幾個，前幾年又個張先生，是北直隸人，與我脾胃甚相投合，可惜就死了。』去年又請了個吳先生，是江南人，他最懶於辦公事，終日家咬文嚼字，每夜念誦到三四更鼓，他還要想中會，我也最懶於見他，嫌他之乎者也的厭惡，他背間常和人談論，說我是一字不識的武夫。我背間拏他做的書札文稿請教人，有好幾個說他不認道。如經有了你，我打發了他罷！』文煒道：『小姪一無所論，或者此人是個真才子，老伯亦不可輕言去舍。』桂芳道：『你這話，當我眼中沒見個才子麼？昔日在襄陽參將任內，會着王諱鯨的，年幾與你彷彿，沒一日不吃酒唱戲，下棋笑談，提起筆來，千言立就，我也不知他好不好，但沒一個不說他是大學問人，不想真才子，用的都是心頭眼裏的功夫，不在嘴裏用功夫，那裏像這些酸丁，日日把本書明念到夜，夜念到明，也不管東家喜怒哀樂，一味家幹他的事，你要煩他動動紙筆，不但詩詞歌賦，他弄不來，連明白通妥一封書啓，一印裏帖，也做不到中節目處。若說他不用心，他打了稿兒，左改右改，饒改着就與我弄出亂兒子。那王鯨自中一甲第二名後，如今現做翰林院侍讀學士，算來不過八九年，那裏像這些捨上命，吆喝詩文的怪物，只叫他吆喝的學武在那裏？』一回頭向林翁道：『明日着人遞與他，便得身畔他辭了罷！』

家人們請文煒更換衣服。文煒到書房中，換了衣服靴帽，出來與桂芳拜謝。桂芳笑道：「我只嫌秀才們太禮多。」須臾酒食停妥，桂芳向文煒舉手道：「你弟兄兩個對面坐，我就僮了罷。」也不謙讓，坐了對面，斟酒後，擎來四個大盤，兩個大碗，逼着叫文煒吃了三大碗酒，便嚷着要飯吃。頃刻吃完，三人到書房內吃茶。桂芳道：「飯已經吃了，你快說你四川的事我聽。」文煒就將到四川省親的事說起。桂芳道：「這話你不用說，我知道。你只從贖回你的嫂子說罷。」文煒從僮了銀子回廟中，如何被我哥哥打了三四次，如何分家，如何請人代懇，如何趕出廟外，另住。桂芳聽了，惱的鬚眉倒豎，就有個要發作的意，只爲是文煒的胞兄，只得忍耐。又聽的拋棄父屍，不別而去，不由的勃然大怒，將手在腿上一拍道：「這個忘八畜的，就該斬頭示衆。」林岱連忙提道：「這人是朱兄弟的胞兄哩。」桂芳道：「你當我不知道麼？我有日遇着這狗畜的，定打他個稀爛。」文煒又說道：「被崇寧縣逐出境外，自己一段誠日夕討飯。」桂芳聽了，惻然。林岱亦爲下淚。後說到冷于冰畫符治病，幫助銀兩，方得匍匐到此。桂芳拍手大笑道：「世上原有好人，異日會着這冷先生，定將他當長者的敬他。」又指着文煒向林岱道：「不但他在你兩口兒身上有恩惠，便是路上苦到這步田地，我們心上也過不去，等他歇息了半月，與他打湊一千兩銀子，先着他回去看望家眷。他若願意再到我們衙門裏，更妙。不願意也罷了。」家人們來擎上酒來，三人坐談了半夜。桂芳纔入去。林岱同文煒夜床話舊。次日見了嚴氏，備道原由。嚴氏更爲傷感。自此飲食衣服，總如親兄弟一般看待。過了兩三天，文煒向林岱哭訴隱情，恐怕他哥哥文魁，遂離妻子，祇求向桂芳說項，並不敢求助多金，只用三五十兩回得了家鄉，就罷了。林岱道：「老弟之苦，卽我之苦。家父尙要贈千金，愚兒嫂甯無人氣，銀子到都現成，只是家父心性過急，老弟去的太速，未免失他敬愛之心。况他已有早打發你的說話，容愚兄遇便代爲陳情。老弟主僕二人，受令兄凌虐，幾至於死。弟婦覺

癯弱女，何堪聽其荼毒，不但老弟日夕懸結，卽愚兄嫂亦時刻眉皺，再過數日，定保老弟起行。」又過了三四天，家人報到朝命下，林桂芳擺設香案接旨，原來是調補河南懷慶府總兵，荊州總兵係本鎮副將施隆補授。文燦聽之大喜，隨卽出來拜賀。桂芳道：「隨處皆臣子効力之地，只是我離的家鄉遠，你到靠的家鄉近了。」吩咐林岱同文燦辦理交代各項，這話按下不表。且說朱文魁日日盼望山東，聞解喬武舉的信息，過了七八天，文書到來，那青州府逼查，並無喬武舉的信息，過了幾日，仇無可報，大哭了一場，與李必壽家夫婦，留了十兩銀子，拏定主意，去四川尋訪兄弟。僱了好幾天牲口，不是三兩個，就是六七個，沒有個單行的牲口，同人合夥，他總嫌貴。一日尋着個價錢最賤的牲口，脚戶叫周魁，帶了三百多兩銀子，同周魁起身。一路上說起家中被劫事件，並訪不着喬武舉下落等語。這脚夫聽了心中大喜，不想他是師尙詔手下的小賊，凡河南一省士農工商推車趕脚，扣肩乞丐之類，內中就有他的羽黨，別處府分還少些，惟歸德一府最多。這脚戶見他行李沉重，又是孤身，久有下手之意，只是地方不便，那有真心和他到四川去。今因他說起拏不住喬武舉，那晚搶奪時，此人卽在內。隨向文魁說笑道：「不可惜此話說遲了兩天，走多了百十餘里，瞎路。」文魁道：「這是怎麼話？」脚戶道：「你若去四川尋兄弟，我就夢不着；若說尋喬武舉，真是手到擒來。」文魁道：「你認得麼？」脚戶道：「我豈但認得他，連他的窩巢也知道，歸德府東夏邑縣，有個富安莊兒，我們長在一處住，那邊也有六七百人家。這喬武舉日日開場窩賭，把一個家兄被他引誘的，輸了好些銀錢，我正無出氣處，不意料他會做明火劫財強盜們的事業，真是大奇大奇！他這月前還娶了妾來家，說是費了好幾百銀子。」文魁問道：「你可見過他這妾沒有？」脚戶道：「那日娶來時，我們都看見他在門前下轎，倒好個人才兒。」文魁道：「是怎麼個人才？」脚戶道：「長挑身子，白淨瓜子面皮，臉上有幾個微麻子，絕好的一雙小脚，年紀不過二十

上下穿着寶藍綢襖兒，外罩着白布廠兒，白素袖裙子。文魁連連頓足道：「是是！脚戶道：「是什麼？」文魁道：「咳！就是我的老婆，被也搶了去了！」脚戶也連頓足道：「咳！可惜那樣個俊俏堂客，這幾天被喬武舉揉擦壞了。」文魁皺着眉頭又問道：「這喬武舉是怎麼個樣子？」脚戶道：「是個極高大身圓眼睛，有二十七八歲，眉臉上帶些凶狠氣。」文魁道：「越發是了，不知他這個武舉，是真是假？」脚戶道：「怎麼不真，富安莊兒上，還算他有錢有勢的紳衿哩！」文魁聽罷，只急的抓耳撓腮道：「你快同我回去，稟報文武官拏賊。我自多多的謝你。」脚戶道：「不是這樣說，事要往穩妥裏做，天下相同的人甚多，你驟然稟報了官，萬一不是他，這誣良爲盜的罪，你到有限，我却難說。就是官府從輕饒放了我，喬武舉也斷斷不饒我。」文魁道：「地方和他功名俱相同也罷了！那有個面貌並身上衣服，處處皆同，不是喬武舉和我家女人是那個，快快的同我去來。」脚戶道：「只因你性情太急，好做人不做的事兒，家裏就弄出奇巧典故來，現吃着這般大虧，不想還是這樣冒失。」文魁道：「依你便怎麼？」脚戶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你同我先到那邊看看，若不是強盜，除脚價之外，你送我三兩銀子，這往返也是幾天路程，若果是強盜，你送我二十兩，我纔去哩！」文魁道：「就再多些，我也願意，只是這喬賊利害，到其間反亂起來，不是我被他打壞，就是你逃跑了。况他是開賭場人家，手下豈沒幾個硬漢子，且我素未來過，門上人也不叫我入去。」脚戶道：「他家日夜大開着門賭錢，那一個不去，你要是認真他是大盜，同場的人，就要拏他，六七百人家地方，你道沒王法麼？何況又有我幫着你，你只到富安莊兒問問，那一個不服我，和家兒的拳棒，那一個不叫一聲周大哲周二哥？」文魁聽了這許多話說：「我就和你去，正是此事，全要藉仗於你。」那脚夫拍着大胸脯道：「都交在我身上。」兩人說明，同回夏邑縣，到了一處村落，果然有四五百人家，走入街頭。文魁道：「我這行李該放何處？」脚戶道：「我同你寄放人家鋪

子裏要緊的東西，你帶在身上。」文魁道：「也罷了！」隨即寄放了行李，並脚戶牲口。身上帶了銀子，跟脚戶走到一家門首，見院中坐着幾個婦人，不敢人去。脚戶道：「有我領着，還怕什麼？」從這一家人去，灣灣曲曲，都是人家，有許多門戶。文魁有些心跳起來，要回去。脚戶道：「幾步兒就是了，回去怎麼？」又走了一處院落，方看見一座大門，四面都是小房子，圍着，內中出入的人甚多，到也沒人問他。脚戶道：「這就是了，快跟我來。」文魁道：「我心上好害怕呀！」脚戶道：「賭錢的出入不斷，人部不害怕，只你就害怕了！」文魁不敢入去，脚夫拉他進二門，見房子院子越發大了。有幾個人走過來問道：「這小廝身上有多少？」脚戶笑道：「大約有三百兩上下。」那幾個人便將文魁捉拏。文魁喊叫起來，衆人道：「這個地方，殺一萬人也沒人管。」猛聽的一人說道：「總管吩咐着將這個人幫人去哩！」衆人把文魁挪入第四層大廳內，見正廳房上坐着一人，正是喬武舉，兩傍帶刀劍的無數，衆人着他跪下。文魁只得跪在下面。只見喬武舉道：「這不是柏葉村那姓朱的麼？你來此做何事？」文魁那裏敢說是拏他，只得說是尋訪妻子。喬武舉問道：「他身有多少？」只見那脚戶跪下稟道：「大約有三百上下。」大雄道：「取上來。」衆人從文魁身上搜出。大雄吩咐着管庫的，按三七分與那脚戶。又向文魁道：「你老婆我收用了，到還是個伶牙俐齒的女人，我心上着，的愛他，把他立了。第三位夫人前日你說他的脚是有講究的，果然包的好，也算你痴心尋他一番，看你見見，你就死去也放心。」吩咐請三夫人來，闔人退去，左右只留下七八個人。不多時，殷氏出來，打扮的花柳媚，極艷麗的衣裙，看見文魁，滿面通紅。文魁此時又羞又氣，不好抬頭。喬大雄讓殷氏坐，殷氏見文魁在下面跪着，未免十數年的好夫妻，哭亦不敢，笑亦不忍，只得勉強坐在桌邊。大雄問文魁道：「你看見了麼？」文魁含愧應道：「看見了。」大雄吩咐左右道：「收拾了去。」大凡賊殺人，謂之收拾。殷氏忍不住求情道：「乞將軍留他一條生命。」

也算他遠來一場。』說罷，有些欲哭不取的光景。大雄笑道：『你到處還是舊情不斷，但此人放他回去，必壞我們的大事，留在此地，與你又有些疑。』也罷，着他到後廚房內，與孩兒們燒火，効力去罷。』文燁此時欲苟全性命，只得隨衆人去了。正是：

『一逢知己一逢妻，同是相逢際遇非；乃弟款留賓客位，劣兄縮頸做烏龜。』

第二十六回 聞叛逆于冰隨征旅 論戰守文燁說軍機

詞曰：『土雨紛紛，征塵冉冉，擬歸德百行人遠；飢鳥啄樹葉，離枝野鬼吹燐火，接電。木偶軍門，才思短

淺，書生抵掌談攻戰，奇謀三獻勝孫吳，凱歌方遂男兒願。』

且說林總領將各項交代清楚，擇了吉日起身。朱文燁歡歡喜喜跟隨赴任。過了幾天，見諸事已畢，便着林岱替他陳說要回虞城，探望家鄉。林總領聽了，當即應允，並着林岱帶了一千兩銀子，同他一走，仍囑咐他急速回來辦事。文燁隨即起身。一日到了虞城，訪知妻嫂被劫，兄長無存，把一個好好的人家，弄的家破人亡，不禁呼天搶地，痛不欲生。幸虧林岱勸了幾回，文燁此時生又無處，死亦無益，只得仍回懷慶來，苟延日月。且說于冰在碧霞宮，又傳與城壁，凝神煉氣，口訣過了幾日，二鬼回來，詳言先到荊州，不意林桂芳已赴懷慶，總兵官已換了姓任的小鬼，等趕至新任，始知朱文燁段誠回家頗末，隨即詳述了一番。于冰收了二鬼心下，想道：『姜氏年青，我兒亦在少年，異姓男女，安可久住一處，設或彼此一念悖謬，不惟陰功不積，且與子孫留一番淫報。今林岱父子，相待文燁甚厚，將來必幫助他銀兩，叫他另立家業，不如我去與他說知原由，着文燁到我家，搬取家眷，豈不完全了一節心事。』隨到房內，向城壁等說知，罵了遁光，已至懷慶府城外入

城到總兵衙門前，着人請文煒同段誠出來，到衙門東首一座關帝廟內相見。主僕一見于冰，就磕了一頓頭。于冰隨路救姜氏，到成安自己家中，留住一節，詳細說知。一則安你主僕身心，二則說與你知道，速去到寒家，搬取尊夫人回鄉，另立家業方好。說畢，主僕二人歡喜欲狂，扒在地下，一上一下的又磕頭。于冰扶起文煒，出了廟門來就走。主僕苦留不住，只得目送于冰而去。方回衙門入書房來，見桂芳林岱俱在，文煒喜絕，便將滴纔見冷于冰如何長短，說了一番。桂芳大嚷道：「這是真奇人，真聖賢中人，你爲何不請他入來，我見一見，逼着文煒林岱快快與我趕回。」于冰剛走到東關盡頭處，只見幾個兵丁同文煒等跑來大叫道：「冷老先生，請留步。」于冰回頭看見是文煒和一個雄偉大漢回來，見他生的虎頭燕頤，猿臂熊腰，神采凜凜，像個國家棟樑之器，問知卽係林岱，後來被他再四跪請，只得仍同回關帝廟內，少刻聽的喝道鳴鑼，兵丁等入來說道：「我們大人來了。」須臾，聽的門外叫道：「冷先生在那裏？」于冰只得迎將出去。林桂芳看見，緊跑了幾步，拉住于冰的手大笑道：「先生固然是清高人，也不該這樣鄙薄我們武夫，若非小兒輩趕回，此刻已到安南國交界。」于冰道：「生員山野性成，村俗之態，實不敢投刺轅門。」桂芳大嚷道：「你爲何這樣稱呼？這是以老匹夫待我了！日後總要你兄弟我的方可。」兩人攜手入內，桂芳先叩頭下去。于冰亦叩頭相還。兩人坐下，林岱文煒，下面相陪。桂芳道：「朱相公時刻說老長兄所行的事，小弟聽了，心肝肺腑上，都是敬服的，方纔又說起他媳婦，承老長兄幾千里路安頓他，這是何等的熱腸，且能未動先知，真正叫人愛極怕極。」于冰道：「這皆是朱兄過爲譽揚，冷某實無一能。」桂芳道：「你也不必過謙，我今年六十多歲了，心上還想要再活一二十年，可到我衙門中住幾天，將修養的道理傳與我，我纔放你去哩。」于冰說：「冷某賦性愚野，不達世故，况貴署事務繁雜，實非幽僻之人，情意所甘。」桂芳道：「我知道你不但我們武官，就是文官，你也害厭惡我。」

們衙門裏，有一處花園，你到那邊，我不許一個人來往何如？」于冰仍要苦辭。桂芳道：「你若不去，我是個老豬狗。」于冰見桂芳爲人爽快，敬意又誠，不好十分違他的意思。說着，桂芳即扯着一同步行入署，攜手到花園內。左右已安放酒席停妥，大家正在敘談時，只見家丁稟道：「有軍門大人差千總張彪，爲飛報軍情事，星夜賚火牌前來，在轅門立等回話。」桂芳道：「取文書來我看。」須臾，家丁擎至。見上面粘着十數根雞翎，拆開一看，內言：「大盜師尚詔於是月初六日二鼓，率領數千逆黨，在歸德府城內，各門舉火，殺戮官民。刻下已據有歸德、甯陵，亦同時爲賊所有，已飛飭南陽府總兵官管翼，從西南一路起兵，該總兵官即日整點，五千人馬，揀選勇敢將備，限六日內至歸德城下會兵勦蕩。本院定於初八日辰刻，帶兵救援，事關叛逆，不得少延時刻，違誤軍機，致干未使，火速火速。」原來此時各省俱着軍門提調通省人馬，管轄各鎮，督撫止專司地方事務，兼理糧餉。林桂芳看罷，大驚失色，將稟文送與于冰林岱同看。隨發令箭曉諭各營官弁，彙齊花名冊籍，準備衣甲器械，旗幟馬匹。今晚三鼓聽點，違令定按軍法。又傳差來千總張彪問話。家人將張彪領來，參見畢，侍立一旁。桂芳問道：「軍門大人，定在初八日起兵麼？」張彪道：「千總是初七日申時動身，此刻纔到，亦聽說大人早晚發兵，未知定在何日？」桂芳道：「怎麼陡然有此變異之事，你可知師尚詔是何等之人，並叛逆的原由麼？」張彪道：「這師尚詔是初六日二鼓在歸德城內起手，辰刻聲息，即到開封，午時陳留縣解到好細一人，係師尚詔妻兄，叫蔣沖，聽得他的口供說，這師尚詔原是歸德府城人，自幼父母早死，依仗他族兄師德慶度日，他生得身長七尺五寸，腰闊八圍，雙拳開三石之弓，二臂有千斤之力。從十八九歲，便在賭博場中尋覓衣食，屢行鬪毆傷人，被地方官逐離境外，後便在各府縣遊走。甯陵縣中有父子幾人，姓蔣名自興，原是跑馬賣擗人家，他有個閨女，名喚蔣金花，十五歲，遇一姓秦的尼姑，說他有后妃之相，就住在蔣家，傳與蔣金花

一部邪書，名法原密錄，能夠呼風喚雨，豆人草馬之術。這尼姑又閒行市鎮，看見師尚詔說他龍行虎步，將來可做天子，因此蔣自興聽秦尼姑話，招他做女婿，與金花相配。他嫌宵陵地近省城，不好做事，遷移在彰德府涉縣山中居住，園地中掘出銀二三十萬兩，借此招納四方無賴之徒，無所不爲，數年間逆黨遍滿一省。各州縣鄉林堡鎮，俱有窩家，潛藏叛賊頭目，幹辦事體。本月初六日二鼓時候，率領賊衆就在歸德一齊發作起來。桂芳道：「我知道了。」吩咐家丁，用心打發他酒飯。張千總出去，桂芳向于冰道：「小醜跳梁，劫奪府縣，正是小弟等出力報効的時候。老長兄能替朱相公分憂，就不能與小弟出個主意。」于冰道：「冷某迂儒，未嫻軍旅，承下問，誠恐有負所託，然殺賊安民，正是替天行道，我尋思已久，要就這件事，成就幾個人。只是一件冷某若去，止可我們三人知道，只怕大人家下，傳出冷于冰名姓，那時我即不辭而去矣。」桂芳喜出望外，連忙出席，頓首叩頭道：「隱埋老長兄名姓，都交在小弟身上。」一面吩咐中軍官先選二十名精細兵丁，此刻起身，往歸德開封兩處，打探軍情，陸續通報。傳齊副參游守千把等官，晚堂聽點，然後別了于冰，陸堂揀選征將官，復到教場點齊人馬。至四鼓回衙，向于冰道：「我與老長兄預備下小轎一乘，伺候登程。」于冰道：「我與令郎朱兄同騎馬去。」桂芳道：「小兒向會習學弓馬，就是到兩軍陣前，一刀一槍，也還勉強去得。朱相公瘦弱書生，叫他去做怎麼？」于冰道：「我着他與公子同去，有個意思在內，萬不可失此機會。」文煒連忙道：「晚生雖一無所用，也正要効犬馬之勞。」桂芳大喜道：「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原倚賴着老兄。既着朱相公去，便同去走遭。」到天明祭旗放炮，人馬一齊向東南進發。走了一日夜，探子探道：「軍門大人初八日起兵，如今還在睢州道上安營，未敢輕進。」原來這軍門姓胡名宗憲，是個文進士出身，嚴世明長子嚴鶴之妻表舅也。嚴嵩保舉他做了河南軍門，只會吃酒做詩，究竟一無見識，是個胆小不過的人。因此躲在睢州道上安

營聽候歸德的動靜。桂芳聞知，心下想道：「既然軍門停住睢州，我且先會巡撫，亦未爲遲。」于是將人馬札住，吩咐備馬入城。巡撫曹邦輔接入衙門，敘說目下賊情。言：「師尚詔運兵有方，已攻拔夏邑、永城、虞城等處。各差賊將鎮守，又于歸德城外東、南、北三面各安了三座營盤，爲四方策應，使我不能來城。又于城西面安了八座連營，防開封各路人馬。約有三萬賊衆，據守沿黃河一帶，並在永城地方各安重兵，阻絕東南兩省的救應。聲勢甚是猖獗，聲言早晚來攻打開封。兩位老鎮台又未到，胡大人領兵離開封百餘里，就在睢州道上安營，按兵不動，一任叛賊攻取臨近州縣。今早聖旨到，着軍門火速進剿，勅諭弟辦理糧草，參贊軍機。若是這樣，耽延時日，聖上責問下來，該如何覆奏？弟刻下委員于各州縣催辦糧草，也不過三兩日內，就到軍前。」桂芳道：「據大人所言，這師尚詔竟有調度，竟非尋常草寇可比。小弟此刻就去睢州，見胡大人請教破賊的軍令。」說罷，辭了出來，帶軍馬到睢州，離軍門大營三里安營，請于冰計議，並說刻下賊形。于冰道：「俟大人見過軍門後，自有理會。」桂芳到軍門營前，稟到稟見。胡宗憲傳見禮畢，桂芳列坐在一旁。宗憲道：「本院連日打聽，知師尚詔相貌猙獰，兵勢甚是凶勇，賊衆不下十數萬之多。本院因此按兵不動，等個好機會破他。」桂芳道：「兵貴神速，此時師尚詔雖據有歸德，究之人心未定，理當鼓勵三軍銳氣，掃除妖孽，上慰聖天子憂勞，下救萬民倒懸。若待他養成氣勢，內外一心，任其攻奪州縣，似非良策。」宗憲道：「林總兵談軍，何其易耶！兵法云：『全軍爲上，破軍次之；攻心爲上，攻城次之。』大抵王者之師，以仁義爲主，不以勇敢爲先。此等鼠輩，有何成算？急則合同搥命，緩則自相攻擊，耽延日久，必生內變，俟其變而擊之，非投降卽鼠竄矣。若必決勝負於行陣之間，使軍士血肉蹂躪，此匹夫之勇，非仁智之術也。吾等固應與朝廷用命，亦當爲子孫惜福。」桂芳道：「此賊籌畫，迥非草寇可比，大人還須急爲設處。」宗憲道：「本院已發火牌，調河陽總兵管翼同到睢州等

他來，大家商一神策，然後破賊，汝勿多言，亂我懷抱。」桂芳見他文氣甚清，知係胆怯無謀之輩，只得辭出，與于冰訴說軍門的話。于冰道：「賊衆備細，冷某已盡知，俟管鎮台同曹撫院到來，自有定奪。」不想于冰于懷慶起身時，已將二鬼放出，在歸德一府，往來查聽衆賊舉動，許他們不論早晚，有信即暗中通報。又候一日，總兵管管翼到來，先到桂芳營中拜望，問了原委，然後同桂芳去軍門營前稟見。軍門傳入兩總兵，參見畢，軍門令坐兩旁。胡宗憲道：「賊勢凶勇，斷不可以力敵，我看屯兵待降，還是勝算。二總兵有何高見，快我肺腑。」管翼道：「探訪得賊衆志氣不小，兼善邪法，必無投降之日。即投降亦爲王法所不容，宜速兵併力勦戮，除睢州腹心之患爲是。」宗憲拂然道：「此林總兵之唾餘也。」管翼道：「不知大人有何妙計？」宗憲道：「本院欲行文山東、江南兩省，會同人馬，三路軍掩全剿，此戰必勝，攻必取，至穩之計。二鎮將有同心否？」桂芳道：「賊勢疾同風火，山東、江南人馬，非一日可至，倘再攻陷開封，當如之何？」宗憲忙用手拂耳道：「汝何出此不祥之言，咀咒國家，就該參奏纔是。」兩總兵相顧駭愕，不敢再議。坐了好半晌，宗憲忽然以手書空曰：「師尚詔！師尚詔！汝何不叛逆於他省，而必叛逆於河南，真是咄咄怪事。」兩總兵見了他心緒不甯，各辭出來。桂芳又同到管翼營中。管翼道：「胡大人無才無勇，必蹈老師玩寇之罪。你我這兩個總兵，好容易得來，豈肯白白的叫他帶累，不如公寫書字，將你我兩番議論的話，詳細達知巡撫曹大人，看他是何主義，將來我有的分辦。」桂芳深以爲然，隨即公寫書字，星夜傳去。至第三日，絕早巡撫曹邦輔到來，先到軍門營中，差人請二總兵議事。于冰將林岱、文燦，俱暗中囑咐過，要如此如此。兩人扮做家丁，跟了桂芳到中軍帳，話官見禮畢，軍門巡撫對坐，二總兵下坐，大小武官分列兩旁。曹邦輔曰：「賊勢日烈，開封亦恐不保，二位鎮臺大人，不肯動兵，欲師尚詔日斃歸德耶？」兩總兵俱不好回答。宗憲曰：「弟等欲商議妙策，一戎衣而定歸德，奈事關重大，恐

蹈喪帥辱國之恥，故不得不細細斟酌。——邦輔微笑了一笑，又向二總兵道：「兩位鎮臺，又有妙策否？」二總兵齊聲道：「統賴兩位大人指示施行。」曹邦輔道：「我本文官，未知行陣輕重緩急，然此事已思索已久。若率衆攻奪歸德，賊衆遠近，俱有陣營阻隔，若命將力爭勝負，均未敢定，必須使他四面受敵，不能救應，方好無如甯陵夏邑、永城、虞城等處，又爲賊得去，其羽翼已成，奈何奈何！」諸官俱各無言。只見朱文煒從林桂芳背後走出，跪稟道：「生員欲獻一策，未知諸位大人肯容納否？」胡宗憲問左右道：「此人胡爲乎來？」桂芳忙起立打躬道：「此是總兵義子朱文煒，係本省虞城縣秀才。」宗憲大怒道：「我輩朝廷大臣，尙不敢輕出一語，他是何等之人，擅敢議及軍機重事？」曹邦輔接着道：「用兵之際，智勇爲先，不必較論他功名大小，此時卽兵丁，亦可與言。」說罷，笑向文煒道：「你莫害怕，有何意見，只管向我盡情說，就說的不是些，不聽你就罷了，有何妨礙。」文煒叩頭稟道：「目今師尙詔四面俱有連營，列于歸德城外，西門外人馬倍多，此防開封之救援也。依文煒下情猜奪，賊西面雖有連營八座，不過人多勢衆，諒非精練之卒，理應先攻，通我開封道路。甯陵雖爲賊據，鎮守者非大將之才，可一將而取也。文煒訪得賊衆家屬，盡在永城寄頓，去歸德只一百八十里，此城內必有強兵猛將保守，宜速選一大將，帶領精兵鐵騎，偃旗息鼓，繞道直搗永城，尙詔必遣兵救應，比及賊衆就到，永城亦攻拔多時矣！永城旣得，歸德賊衆，人人心中俱有妻子繫念，勢必心志惶惑，戰守皆不肯盡力，然未攻永城之先，必須先遣一將，引兵攻打甯陵，使賊人無暇議我之後。再着勇將三四員，命一大將保之，帶兵直驅歸德，攻其四面連營，却斷斷不可全攻，或攻西北，或攻西南，止攻一營，一營破則七營定必牽動。復有一二將帶兵遙爲觀望，俟七營救援時，趕來盡力合擊，賊衆不知有伏兵多少，必帶敗走歸德矣！此時須趁勢卽勒兵歸德城外，佯爲攻打之勢，使必不暇照應他路，始留虞城、夏邑不攻，俟永城、甯陵兩處成功後，則

西北正東，俱爲我有，就以破永城之兵攻夏邑；以破甯陵之兵攻虞城，二城諒無才智之人把守，破之最易。二城破後，沿河守禦賊衆，可不敗而散。大人可一邊遣將接應諸路，一邊起閣營大兵攻歸德，師尚詔四面援絕，雖欲逃走，亦無道路矣。庸愚之見，未知各位大人以爲何如？」曹邦輔拍手大笑道：「此通盤打算，較圍魏救趙之策，更爲靈變敏捷；我亦曾晝夜思索，必須如此，使賊人前功一朝盡廢。只是想不着恁般調度，真是聖天子洪福，出此智謀之士，但還有一件，我到要問你：賊衆妻子，果都在永城麼？」文煒道：「此係至真至確，生員何敢在軍前亂道，做此不保首領之事。」曹邦輔道：「永城一破，歸德賊衆之心必亂，此策最妙；然人家妻子，盡寄一城，城內強兵，自倍多他處，而猛將定必有數人鎮守，必須一勇武絕倫，智謀兼全之將，方克勝任。少有差遲，誤國家大事不淺；卽虞城夏邑，俱不能攻奪。」說罷，將帳上帳下，普行一看道：「那位將軍，敢當此任？」衆將無一應者。又見林總兵背後，走出金剛般一大漢，跪稟道：「生員願去立功，若不得了永城，情願斬首，號令轅門，爲無勇無才，妄膺大任者戒。」曹邦輔向衆官道：「大哉言乎！」又笑問道：「看你這儀表，實可以奪崑崙拔趙幟，你且說你又是何人？」林桂芳欠身道：「這是小弟長子林岱。」邦輔亦欠身拱手道：「智勇之士，盡出一門，我看令郎儀仗雄偉，氣可吞江，定有拔山扛鼎之勇，此去必成大功。今朱秀才之謀，旣在必行，理合一齊發作，方便逆賊前後不能照應。老鎮台就與令郎撥三千人馬，暗搗永城功成之日，我與胡大人自行保題。攻打西面連營，責任也不在取永城之下，須得英勇大將，方可勝此巨任。兩鎮台屬下，誰人敢去？」管翼道：「小弟願帶本部人馬效力。」邦輔道：「老鎮台親去，勝于十萬甲兵，小弟無憂矣。」桂芳道：「小弟去打甯陵。」邦輔道：「甯陵不用起動，老鎮台遣兩員守備，帶一千人馬足矣。老鎮台可帶兵接應令郎，到是第一要務。管鎮台只有本部五千人馬，攻打賊衆八座連營，實是不足，看來再有一二勇將，統兵接應協剿，方爲

萬全。」話未完，忽見中軍帳下閃出兩個武官跪稟道：「小將一係軍門左參將羅齊賢，一係帳門效力守備呂于淳，情願接應管大人，只是沒有人馬。」邦輔道：「就將胡大人麾下人馬撥與你三千最便，何用別求？」宗憲滿面怒容說道：「曹大人以巡撫而兼軍門，足令人欽羨之至；只是此番若勝，自是奇功，設或不勝，其罪歸誰？」邦輔大笑道：「以孔明之賢知，尚言成敗利鈍，不能逆睹，邦輔何人，安敢保其必勝。至言以巡撫而兼軍門，是以狂諍責備小弟，但小弟既爲朝廷臣子，理應盡心報國，無分彼此，勝敗非所計也。日前奉旨，着小弟參贊軍機，就是今日提調人馬，亦職分所應爲，今與大人講明，勝則大人之功，敗則曹某與二總兵之罪，若大人按兵觀望，小弟不敢聞命。」宗憲面紅耳赤，勉強應道：「小弟亦不敢貪人之功，以爲己利，只求免異日之虞而已。」邦輔又向林岱道：「兵貴神速，遲則機洩，公子可與尊公營內整點人馬，即刻起行。」又向文煒道：「你係主謀之人，若得凱旋，其功不小。」衆人散去。邦輔又坐待宗憲發了令箭，點三千兵，與羅齊賢等復到二總兵營內，打發各路兵將起身。然後入睢州城公館內，發火牌催督軍餉。相宗憲在營內，一無所事，守着碧玉壺，頻頻把樽飲酒，嗟嘆而已。正是：

「秀才抵掌談軍務，巡撫虛心用碩謨；諸將捨身平巨寇，軍門拚命自傾壺。」

第二十七回 克永城陣擒師尙義 出夏邑法敗僞神師

詞曰：

「遵依神畫，自然軍威振大；劍帶腥紅煙塵掃，小醜驚懼無家。妖尼行詐，又誰知着着俱下；到得斯時，不思求情，只思求罷。」

右調柳梢青

且說師尙詔據住了歸德，又得了四縣，他也知道收買民心，開倉賑濟，並恤被兵火之家，四縣亦如此行。

事，自己號爲雄勇大元帥，有十數個知心將佐，俱號爲小元帥。其餘二百員賊將，俱號爲將軍。妻蔣金花，號爲妙法夫人。秦尼姑，號爲神師。他族中的羣賊，各有名號。凡攻城掠地，戰守接應之策，俱係這尼姑提調。師尚詔久有取開封之意，聽得胡軍門初八日起兵，只得料理迎敵。後又聽的停軍睢州，謂兩鎮人馬，四五天不見動靜，遂遣諸賊將，傍取夏邑等縣。一日笑向諸賊將道：「軍門胡宗憲，無謀無胆，今駐軍睢州，不過遮飾地方官和百姓耳目，他心上害怕，可想而知。我意欲分兵三路：一軍趨開封，東北聲言取此城，絆住胡軍門人馬；一軍趨開封之南，傍掠州縣，牽住各處救兵；我領諸將，鼓行而西，直取開封，量胡軍門庸才，斷不敢回軍救應。即或敢來，分兵禦之，亦未嘗不可。直要諸將竭力用命，攻打開封，傳檄諸郡，全省可得矣。爾等以爲何如？」僞神師秦尼道：「此計尚非萬全，胡軍門提兩鎮人馬，早晚即到。我若能一朝而下開封，猶可併歸德之力，敵三處人馬，勝有八九。若屯兵于堅城之下，兩鎮救軍齊至，攻我左右，胡宗憲殺回，阻我歸路，開封曹巡撫發人馬攻我之前，是我四面受敵，反爲不美。况歸德，開封三百餘里，一時不能接濟，軍兵一敗，人心動搖，歸德亦不能守矣。爲今之計，速差精細人，得探兩路軍強弱，領兵主將才勇若何，然後相機而動。可戰則戰，可守則守，再傳與四面連營八主將，晝夜防備攻擊。胡軍門既係胆怯之人，兩鎮定不服他調度，日久又恐朝廷罪責，勢必各領其軍。某等可選集諸將，敗其一路，則三路官軍，俱皆瓦解矣。此慎重之策也。」師尚詔道：「神師所見，甚是明透。我只愁朝廷另換軍門，則費手耳。」隨差人分路探聽官兵動靜。再說林岱領了三千人馬，桂芳又派了兩員守備，相幫于冰充做總兵府幕客，改爲武職，衣巾打扮，也隨在林岱的軍中，捲旗息鼓，晝夜潛行，到了永城地方，鎮守永城主將，係師尚詔之堂弟師尚義，又有族兄師德慶，還有幾個賊將軍，一叫鄒燄，一叫余鑄，一叫王之名，俱皆勇敢善戰，而鄒燄更是超衆，其武勇與師尚詔一般。諸賊將家口寄頓永城，全仗此人保守。這日

探子飛報：城內有一四十餘人，手執火把，若燒燈，與兵游說，雖此不過散單，但聽了，隨即點起一千賊衆，同鄒
大開城門迎敵。一刻見一枝人馬飛奔前，門旗閃閃，一將當先，但見：

『虎頭燕領，猿大熊腰，腕懸竹節鋼鞭，鞭指三千軍潰散；手提豹尾畫戟，戟到處萬夫退避；聲似震雷，
有斬將奪旗之勢；眸如掣電，撞接百超乘之龍；身披爛銀甲冑，坐跨蹄雲鳥錐，成稱爲官家子，中
州號作冠軍候。』

帥向義將人馬擺開，陣大喝道：『來將何名？』林岱也不答，提戟就刺。尚義卻忙架隔，只三合尚義
敗走。鄒儀大叫道：『初次交鋒，安可失了銳士？』倒提大刀，飛馬來迎。林岱見賊將身軀長大，相貌凶惡，知是
一員勇將，提戟刺上，兩將鏖戰，有四十餘合。林岱不歸本陣，撥馬往北而走。鄒儀趕來，林岱翻身一箭，正中鄒
儀左臂，倒下馬來。尚義率兵救起了鄒儀。林岱殺回城內。余鑄領了二千賊兵助戰，這邊兩個守備，亦率衆相
殺。林岱一枝戟一條鞭，馬到之處，無不被廢。尚義見林岱凶勇，領兵敗入城去。林岱也不攻打，聽于冰吩咐，于
十里以外安營，放尚義等入城。鄒儀咬牙切齒，誓報一箭之仇。余鑄道：『懷慶領兵主將，甚是勇猛難敵，看來
不如智取。今他是戰勝，晚間必不准備，依我主見，止留五百人入城，其餘人馬盡數帶領我回元帥。至二鼓時
劫營，每人用布包頭，以便夜戰相識，殺他個片甲無存，與鄒將軍雪恨。』鄒儀大喜道：『此計最妙，我臂上也
算不得重傷，大家回去爲是。』尚義依了余鑄的議論，請師德慶回王之名守取，約定二鼓後起身。且說于冰
向林岱道：『此時天時漸晚，可吩咐將士不必御甲，速刻飽食聽候將令。』少刻遂電暗報于冰，笑道：『不出
吾之所料也。』隨向林岱耳邊說了幾句，起更時候，請兩守備，各帶人馬五百，在營盤兩旁埋伏，賊衆劫了空
營，必要急回，二位可放起號炮，速領人馬追殺。兩守備遵令去了。于冰向林岱領了二千入馬，暗暗的埋伏在永

城東北五里之外。又着軍士以布包頭，臨期自有將令。二鼓以後，師尚義等領衆賊二千餘人至林岱營前，吶喊殺人。見是一座空營，喝令衆賊速退。號炮一聲，兩守備領兵殺來。于冰聽的號炮震天，知賊入營，吩咐軍士假扮賊衆，敗回之樣。到城下亂叫亂喊，開門。師德慶同衆賊見城外人馬俱用布包頭，知是自己的。衆賊料是敗了回來，連忙開放城門。林岱率軍殺入，止有五百強壯衆賊，餘俱是老弱家屬。頃刻間斬殆盡。于冰道：「衆賊劫了空營，少刻便回，誠空二守備兵少，林兄可領一半人馬迎殺上去，我在城中率衆搜拏賊黨家屬。」林岱分兵出城，沒有半里遠，只見賊衆飛奔而來。林岱率衆迎殺。後面二守備又到，兩下夾攻，衆賊只顧得性命。師尚義走脫，帶賊兵叫門。于冰又放出五六百兵，開門便殺。尚義大驚，招呼余鏞道：「巢穴破矣！你我速奔夏邑。」此時鄭餘因箭傷痛甚，不能力戰，已死在亂軍中。林岱同二守備追殺數里，分一半兵，令二人趕去，自己回永城料理。衆賊跑到天明，只見一枝人馬從西南來，爲首一員大將，帶領着許多將佐，喊一聲將衆賊圍住。衆賊俱係筋疲力竭之人，那裏當的起生力軍剿戮。隨後二守備又到，殺死者一千餘人，共五千賊衆沿途跑散，並帶傷死亡者又一千餘人。其二千餘人都跪下哀呼乞命，情願投降，殺賊贖罪。桂芳准其投降，活捉了師尚義，斬了余鏞，合兵入永城。于冰迎着說道：「令公即已成大功，各賊家屬俱皆拿下，冷某還有懇求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桂芳道：「我父子俱係老長兄提攜，若有吩咐，無不如命。」于冰道：「賊衆家屬，除師尚義同族以及親戚，聽候軍門巡撫發落外，其餘從賊家屬婦女盡行釋放。男子未過十六歲，老人已過六十歲者，俱准爲民。精壯者未趕戰，縱理合監候，俟事體平定，任官吏審問，分別辦理。若有逃脫再投逆黨者，拿獲立即正法。大人以爲何如？」桂芳大笑道：「不但老長兄有此仁慈，即小弟亦何樂多殺？將來起解他們，道上弟還要細細查問，開脫些出去。」于冰作揖道：「如此更見厚德。」又說了一回，得永城點末，並林岱的武勇。桂芳欣悅。

不已，吩咐各將，皆飽餐休息，着書吏將陣亡軍士記名，帶傷者養病。次早留一千五百懷慶兵守城，就着隨林岱的兩個守備鎮守，又將他二人着實獎譽了幾句，自己同林岱文煒于冰帶了投降的二千餘賊衆，並本部人馬，攻打夏邑。差官與軍門巡撫，兩處報捷。再說總兵管翼，帶了本部五千人馬，離歸德還有三十里，便下令着軍士嚴裝飽食，又吩咐參將郭翰道：「我領三千人，先率諸將攻其西北一營，你可遠遠差人探聽賊營，若攻殺不破，你可領兵速來併力協攻。若賊營已散亂，你可按兵不動，待我別營救兵到來，再領人馬幫助。此養精蓄銳，次第收功之法也。」郭翰領命，管翼帶兵急馳，不數里早望見八座營盤，每營相離各二三里不等。管翼大聲向衆軍道：「你們看賊人馬雖多，率皆烏合之衆，一經交戰，勢必喪胆，斷不可存彼多我少之心。本鎮今日不要命了，你等求功名叩重賞，就在此刻，可捨性命隨本鎮去來。」衆軍們暴雷也似的答應了一聲，一個個如流星掣電，飛奔賊營。賊衆雖有探細作的，及至傳報時，兵已到了營門，發聲喊一湧殺入。衆賊見開封人馬，久無動靜，他們有何紀律，有何軍法，便日夕飲酒食肉，硬奪左近村鄉財物東西，以爲快樂。那裏還作防備，不意此軍如風雨馳至，只得勉強迎敵。三兩合俱各棄營望南營奔馳，賊營中傳起鼓來，各營俱來救應，反被逃竄敗兵，踏亂了營盤。管總兵奮力趕殺，賊衆見官兵人少，一齊圍裹將來。陡聽的大礮一聲，見一將領兵如推山倒壁風馳而來，兵勢甚猛，乃參將郭翰也。衆賊一見，各心上慌亂起來，見來兵也少，復勉強相殺。正戰間，又聽的大礮一聲，見一軍從正西殺來，兩員將官在前，兵丁在後，正是羅齊賢、呂于淳接應人馬，勢同山嶽般壓來。賊衆早已心慌，今又見此軍殺止，也不知官兵有多少埋伏，多少接應，誰肯捨命相殺，便一齊往歸德敗走。三路官兵隨後追趕，離歸德府還有三里餘，管翼因兵少，亦不敢直逼城下，就在正西安營遣官睢州報捷，請軍門合兵攻城。且說敗兵跑入歸德城內，師尙詔明白原由，大怒道：「八營二萬餘人，連六七千官兵都

戰不過，還想攻打開封，真是可笑可恨之事。」僞神師秦尼道：「管總兵人馬遠來，又經戰鬥，可速遣兵破其營壘，使他不能停留城下方妥。此兵容其過夜，則明朝開封人馬俱集城下矣。」尙詔道：「神師所言甚合吾意。」專待遣將發兵，只見探子報到，韓慶總兵林桂芳遣子林岱攻奪了永城，已提兵攻打夏邑去了。尙詔大驚道：「永城本帥弟兄親戚，並各將妻女俱在內，此一殘破，斷難保全。定要遣將爭取。」諸將聽得失了永城，個個心膽俱碎，都摩拳擦掌，亂嚷的要去奪城。少刻又報寧陵已被圍封，兵打破，隨即又報虞城被河陽總兵遣將攻打，諸將率衆投奔夏邑。夏邑又被懷慶衆兵攻陷。尙詔捶胸大叫道：「數年心血，半月辛勤，一朝盡喪矣！」秦尼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元帥不必過憂。不是貧僧誇口，管保已失州縣，指日復得。若爲永城有元帥並諸將的家屬在內，貧僧此刻領一千人馬，手到奪回，以安大衆之心。目今止存歸德一城，可速傳令着城外諸將拔營入城，且不必與官兵對敵，只叫他們預備守城之具，並烏鎗火炮，各門派將分守，準備官兵攻城。主帥亦不必戰，待貧僧奪了永城回來，再商妙策。」說罷，急急的領兵去了。帥尙詔隨將城外諸賊調回守城。且說林桂芳攻打了夏邑，暫了鎮城賊將，留兵把守，領人馬往歸德進發，攻打展城。衆將亦來合兵，又帶來沿河守汛，許多投降賊衆，忙差官去睢州報捷，請軍門回巡撫。胡宗憲連接捷報，正在愧悔之間。曹邦輔來至營中，笑說道：「諸將成功，俱是朝廷洪福，大人威德所致。刻下賊衆止有歸德一城，四面無援，指顧即可盡殲醜類，大人可速起軍馬，小弟同去收功走遭。」宗憲羞憤道：「此原是大家合謀而行，不意伊等盡能傲倖，到底是諸將之功居多，起兵圍城的話，尙須緩商。」曹邦輔道：「大人之言差矣！昔漢論諸將功，以蕭何爲功人，諸將爲功狗。蓋以追遂狡兔者狗也，而發縱指示者人也。今日諸將之功，皆大人發縱指示之力，朝廷論功，賞大人有應，首推天下安有大元戎，披堅執銳，與士卒拚命行陣的道理。」宗憲聽了這幾句話，連連點頭道：「大人

見解，實足開我茅塞也。」不用邦輔催促，隨即下令，着各營此刻俱起，限本日定到歸德城下。且說于冰與桂芳行走中間，超塵在耳邊暗報道：「適纔秦尼領兵一千，去奪永城去了。」于冰道：「我聞此尼精通法術，二守備如何是他的敵手？」忙向林岱道：「你可速帶一千人馬，同我速赴永城去。」桂芳欲問原委，于冰道：「回來自然明白，大人只管先行一步，去歸德城下安營。」說罷，同林岱領兵走有三十餘里，見有一隊人馬在前。林岱大喝道：「叛賊那裏走？」秦尼見有官兵趕來，劍用虛向地下一書，頃刻竟成數里長一道深溝。軍士驚喊起來，于冰看見，用劍向溝下一畫，即成平地。秦尼見破了他的法術，將人馬擺開，瞧見官兵隊裏門旗下有一將，身高體壯，貌若靈官，提方天戟，騎烏錐馬，威風殺氣，冠絕一時。秦尼看見大驚道：「我見師尚詔相貌，以爲真正英雄，此人儀表較尚詔又大方幾倍，足證我眼界小，識人未多。」笑問道：「來將何名？」林岱將秦尼一看，但見：

「面如滿月，頭無寸毛；目郎眉疎，微帶女娘韻致，神雅氣烈，不減男子魁梧；棄錫杖而掛霜鋒，權學曼陀之化卿相；騎白馬而誦神咒，非傳阿難之輪回，倩他做羣賊師傅，有餘有餘，算他爲佛門弟子，不足不足。」

林岱道：「我乃懷慶總兵之子，林岱是也。秦尼何名？」秦尼道：「我師元帥殿下，秦神師是也。日前攻破永城，就是你麼？」林岱道：「是我。」秦尼道：「你氣宇超羣，將來定有大福，快回去換幾個薄命的來。」林岱大笑道：「這婦滿口胡說。」提戟飛刺，秦尼用妖相還，只兩合，秦尼敗走。取一塊黃絹兒，向林岱擲來，須臾變爲數丈銅牆，將林岱圍住。秦尼正欲擒拿，于冰出了陣門，將劍向銅牆一指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只見劍尖上飛出一縷青烟，烟到處，將銅牆燒爲灰燼。秦尼見此法又破，急向對陣一看，瞧見于冰，但見：

「儒巾素服，布履絲織，目聚江山秀氣，心藏天地元機，神同秋水澄清，知係洗髓伐毛之力；面若春霞燦爛，多由調息辟穀之功，養汞燒鉛，掃盡壺中氤氳，懸壺種藥，救徹人世癡頑，真是劍尖指處乾坤暗，丹篆書時神鬼號。」

秦尼看見于冰大爲驚異道：「此蓬島真仙也，何故在塵世中煩擾？」隨向于冰打稽首道：「先生請了。」于冰亦舉手還禮。秦尼道：「先生何名？」于冰道：「無名姓。」秦尼道：「豈有無名姓之人，不肯說了也罷！適纔先生破我兩法，足見通品，我還有一小法請教。」于冰道：「只管儘力施爲。」秦尼用劍書符，望空一指定，少刻狂風驟起，飛來房大一石，向于冰打來。于冰微笑，從離地吸氣一口，用力向大石一吹，化爲細粉，飄飄拂拂，與雪花相似，頃刻消滅。兩陣軍兵，俱無心戰鬥，一個個眉歎眼笑，看二人鬥法。秦尼又用一分身之法，將頂門一拍，出十數道黑氣，黑氣凝結，現爲十幾個秦尼，各仗劍來戰于冰。于冰將兩手齊開，向衆秦尼一照霹靂一聲，十幾個秦尼化爲烏有。秦尼向懷中取出五寸長一草龍，往地下一丟，立變爲三丈多長一條青龍。秦尼下馬，騰身跨上，向于冰道：「我要到一地方公幹，亦無暇與你作戲。」用手在龍頂上一拍，那龍便口張爪舞，四足頓起風雲，將秦尼架在空中，往正東去了。于冰大笑道：「妖尼計窮，必去永城作祟。」向林岱道：「你可領人馬回營，着實吩咐諸軍，有人敢露我鬥法一字者，定行斬首。」說罷，從馬上一躍，只見煙雲繚繞，亦飛向正東而去。兩陣軍士，看得目亂神癡。林岱便催馬向衆賊大喝道：「爾等還是要死要生？」衆賊皆倒戈棄甲，跪在地下道：「小的們皆朝廷良民，誤爲妖人誘引，今願投降，永無異心。」林岱道：「你等既願投降，我何樂多爲屠戮，可隨我回營。」衆賊齊聲答應，願聽將軍指揮。林岱將兩路人馬帶回，桂芳已在歸德城下安營。林岱入見，與桂芳訴說于冰與秦尼鬥法，並于冰吩咐不許傳揚的話。桂芳與文煒聽了，不由的瞠目咋舌，竟不

知于冰爲何如人。隨曉諭衆軍，有人傳言門法一字者，立行斬首示衆。正是：

「雲車風馬時來去，人世軍營暫聽從。今日陣前傳道術，方知老子本猶龍。」

第二十八回 易軍門邦輔頒新令 敗管翼賊婦大交兵

詞曰：「頒新令，邦輔恩，刁斗靜無聲；輕裘緩帶立功名，胸藏十萬兵。排五花，列七星，龍陷虎略精；遣將

發兵次第行，指顧慶昇平。」

右調阮郎歸

且說于冰駕雲趕上了秦尼，秦尼回頭向于冰道：「薄伐出境，兩賢豈相厄哉！」于冰道：「我代天斬除妖逆，亦不得不然。」秦尼道：「先生亦不可太小視我。」隨騎草龍，過了永城，到錫山境界。于冰雲路本快，因要看他的作用，遂緩緩的趕來。見他落在一空地上，用劍畫一方地，站在正中，仗劍在四方指點。于冰待他做作停當，方纔下來。秦尼道：「先生既有神通，敢到我畫的城來走走否？」于冰道：「如入無人之境耳。」提劍走將入去。秦尼將劍訣一煞，陡然間天昏地暗，雷雨交作，斗大的冰塊如雨點般打下。于冰早已遁出方城，劍上飛一道神符，大喝道：「雷部速降！」頃刻龐劉花畢四天君，協同着雷公電母，風伯雨師，聽候法旨。于冰道：「今有妖尼，拘來無數邪神，在此地肆虐，煩衆聖卽速趕逐。」衆神將領命施威，迅雷大雷，薄空亂飛。秦尼請來的衆邪神，俱各四散逃匿，依然日朗天清。于冰道：「秦尼還有何法？」秦尼稽首道：「弟子佩服矣！弟子必定要求大名。」于冰道：「吾火龍真人弟子冷于冰也。」秦尼道：「我遊行四海久矣，道法神奇，無有出先生右者；吾欲拜先生爲師，未知肯容納否？」于冰道：「吾師門下無一女弟子，我何敢擅爲收留；你若能改邪歸正，速斬師尙詔夫婦投降，吾卽收你爲弟子。」秦尼道：「先生旣戒律精嚴，我亦不敢過爲強求。師尙詔是

我勸他起手，今又殺他，實不忍做此不義之事。先生若肯放我回歸德，我勸師尚詔投降，或遠遁異域，成先生大功何如？」于冰道：「他如不降，該怎麼？」秦尼道：「不降便是不知時勢之人，我安肯與他同敗，卽不辭而去矣！」于冰道：「你所言亦近理，我也不迫你，你若失信，拿你如反掌之易耳去之！」秦尼打一稽首，騎草龍向歸德去了。于冰亦借道回營，再說秦尼入了歸德城，見師尚詔，詳言與于冰鬥法，原由。師尚詔同諸賊將，聽了無不驚懼。秦尼道：「今官軍氣勢大甚，量歸德一城亦難抗拒，王師，我等所憑恃者是法術，今官軍營中又有高出我等百倍之人，不如收拾府庫金銀，領我家屬諸將，殺出城去，貧僧與妙法夫人前後照應，可保無虞。星夜奔到江南，由范公堤架船入海，在外國另尋一番事業，亦可以稱王稱帝，傳及子孫，何必在中國圖謀？就是貧僧月前，着元帥親族，並各將妻子盡住永城，也是慮有今日爲走江南，留一條便路，不意永城先被官兵打破，反將家屬全喪，此冥冥中有天意，非人力所能防及。元帥宜趁早回頭，貧僧的話，都是審時度勢之語，倘若歸德一破，玉石俱焚，彼時雖追悔，亦無及矣！」師尚詔聽了，低頭無言。秦尼又着人將妙法夫人請來商議。蔣金花道：「吾帥偶爾失利，便就懼怕至此，吾視退關封人馬，真同折枝之易，誰肯將數年血汗勤勞，壞于一旦？」秦尼苦口陳說利害，金花不從。秦尼道：「你既執意不從，容候緩圖。」說罷，自回寓所。少刻人來報道：「秦師不知去向。」師尚詔聽得，如失左右臂，不禁舉止慌錯，命衆賊滿城查訪，查無蹤跡。再說于冰回到軍營，桂芳等迎接入去，相謝倍加欽服。坐間，鼓說秦尼去勸師尚詔投降的話，不知尚詔聽他不聽。正言間，探子報道：「軍門巡撫二大人領兵回來，已在歸德城四十里之外，遣將預行安營，不過數里，兩位大人就到。」隨卽管總兵大人知會迎接。桂芳吩咐快備鞍馬。于冰道：「朱兄林兄亦該隨去交令。」桂芳道：「自然該去走走。」三人出營會齊了營翼，又帶領了此番得勝將官，同到軍門營中相見。曹邦輔亦在中軍，諸將上帳。

參見報功畢。胡宗憲道：「爾等不至於敗，此皆朝廷洪福，我與曹大人用人之幸。」曹邦輔道：「二位大人身先士卒，竭力疆場，真令弟輩欣喜不已。朱文煒壽書得宜，林世兄勇冠三軍，郭翰羅齊賢呂子淳，隨管大人建立奇功，破敗連營八座，平寇之功，管大人同朱文煒林世兄，實爲第一。」胡宗憲道：「曹大人過於獎譽，殲除些小毛賊，偶爾倖得勝，算什麼軍功？今後只要隨他攻破歸德，方算得奇功萬古。」二總兵道：「敢不聽大人指示，報效國家。」宗憲吩咐排上筵席，與曹大人洗塵。不多時，軍中奏起樂來，安放桌椅，巡撫與軍門上坐，二總兵左右坐，副參等官下坐，餘俱兩旁跼立。曹邦輔道：「林世兄朱秀才出奇用力，非在官者比；我與胡大人該與他賀功酬勞纔是。」吩咐另設一席，在副參之下。「本院還要借胡大人之酒，到先要敬他二人兩杯。」胡宗憲道：「大人要賞飯可着他二人在中軍帳外另坐罷了！無祿人安可與仕宦同席。」曹邦輔大笑道：「大人能量他二人將來不能做到軍門巡撫麼？」胡宗憲瞑目搖頭，也大笑道：「只怕未能，也罷了！既曹大人開了口，就着他兩個在副參以下坐罷。」文煒林岱先向軍門巡撫謝罷，次向二總兵叩謝，再次向副參打躬畢，又向二旁諸文武官謝罪，然後就坐。軍中行酒，鼓樂正濃，忽見中軍官慌來稟道：「聖上差緹綺數十人到曹大人營中去了。」衆官皆大驚失色。邦輔亦大驚異，心思想道：「怎麼緹綺到來拿我？」飛忙的別了衆官回營。二總兵也要辭去探問。胡宗憲大笑道：「二鎮將亦太世故了，聖上嚴明，凡我輩大人賢否，無刻不在胸臆間；曹大人諸處皆好，也還有點才情，惟驕之一字未除，所以有此一跌。他是封疆大吏，師尙詔在本省謀事多年，他所司何事，縱容反叛四字，實罪有攸歸，即本院亦有失查微嫌，等待聖上問及時，我少不得與他方便一兩句，爾等俱各安坐飲酒，毋庸代爲愁煩。」又吩咐左右拿大杯來，今日有一不醉者，本院亦不依。衆官各就坐。中軍又奏起樂來。少刻中軍官稟道：「曹大人來了。」衆官各猜疑道：「既有緹綺，爲何輕易放回？」

胡宗憲率領衆官出接。只見曹邦輔向胡宗憲道：「大人快將軍門印請來。」宗憲慌無所措，只得將軍門印傳與曹邦輔。邦輔接了，便遞與跟隨官，旋即往正面一立，向宗憲道：「有聖旨跪聽宣讀。」胡宗憲朝上跪了。曹邦輔取出旨意，朗念道：「胡宗憲身膺軍門重事，不思盡忠報國，自師尚詔，叛據歸德。宗憲事事畏縮，無異婦人，以逆賊殺官奪城，皆其所致。今差緹綺鎖拿來京，朕面審一切，其軍門印務着巡撫曹邦輔兼理。率總兵官林桂芳管翼督師速擒巨寇，剿滅衆賊，早慰朕望。欽此。」旨讀畢，閃過緹綺五六人，將胡宗憲冠帶脫去，就要上鎖。邦輔道：「俟入都後再上鎖罷。」緹綺道：「此係奉旨欽犯，我等何敢徇私。」說罷，上了大鎖，勒令交代軍門事務。宗憲淚流滿面，向邦輔、桂芳等道：「三位大人俱在此，我有何畏縮不前處？」邦輔道：「此不過聖上急欲收功，借大人鼓勵將帥，想蜀日越雪，不久自昭白也。」緹綺等立即押入後營，這是要搜剝他銀錢之意。邦輔又淡淡的開解了幾句，隨他們去了一面排香案謝恩拜叩，一面吩咐幕客寫本回奏接印日期。衆官俱各叩賀。緣胡宗憲按兵睢州，前此兩總兵寫書字達知邦輔，邦輔將兩鎮書字並目下賊人情形同奏書在一處，進呈御覽。明帝大怒，還要拿他的家屬，虧嚴嵩開解，有俟宗憲到京，審明玩寇誤國實情，再行重治其罪。因此纔止拿了他一人。再說邦輔拜印後，陞帳坐下，諸官又復行參謁。邦輔道：「大寇未滅，非飲酒奏樂時也。」吩咐將筵席收去，向桂芳道：「領本部人馬，並投降賊衆，我再撥與你人馬二千，攻打歸德東面管鎮台。領本部人馬，我再撥與你人馬四千，攻打歸德南面。林公子武勇超羣，可當一面之任，今權受爲先鋒之職，領本部院六千人馬，偏將二十員，攻打北面。若參遊等官，不受節制，不肯盡力，敢于玩忽，只管按軍法從事。」林岱叩謝。又向衆官道：「西面本部院攻打，朱秀才又有謀畫，可權充本部院參謀之職，自今日始，你就在我營中居住。」文煒叩謝。又喚過羅齊賢、呂子淳道：「與你二人一千兵，可分爲兩班，每到夜晚，在歸德四面巡

查不許放走反叛一人。又令參將鄭翰道：「與賊三千人馬下地歸降。一門外只餘此等賊寇，交與于營內再築一營，差兵輪流眺望。見賊出那一門，你卽帶兵救應。一邊遣人報知本部院，不得違誤。」又着將此營充敵攻城，有功兵將，彙一名冊，詳細註明大小功績，以便將來奉調選用。又着幕客，做了十數道榜文，命諸將射入城內去。言開門接官兵者，受上賞，殺賊攜首級投降者，中彼；有人擒拏或斬首，卽卽詔夫妻投獻者，其功最大，另行保題，不在三賞之內。若軍民人等，仍敢從賊爲亂，抗敵官兵，城破之日，查出或被入首告，定夷滅三族，又發火牌星夜催辦軍糧，飭令各官解交軍前，違限日時者，按律從重處治。諸將見邦輔調度，井井有條，各互相戒諭道：「新軍門與舊軍門，天地懸絕，宣事事小心，毋犯軍令方好。」且說師尙詔自秦尼去後，心緒如焚，今又于四門接得曹軍門榜文，恐兵民有內變之心，越加愁煩。向蔣金花道：「如今軍門又是曹邦輔了，若胡軍門不在軍中，則掣肘伊等者，無人矣。你我事不可問矣。」夫妻正私議間，忽聽得城外喊聲大振，火炮連天。探子報道：「胡軍門已拿解入都，新軍門曹邦輔分遣諸將，四面攻城。」尙詔急傳命各門賊將，用心防守。又問道：「那一門兵最多？」探子道：「軍門在西門，西門人馬最多。」尙詔道：「我自歸聽以來，從未臨陣，既西門兵多，我就出西門試一試官軍強弱。」隨卽披掛帶三千賊軍，放開西門，殺出去。官兵如波開浪裂一般，紛紛倒退。曹邦輔聽得師尙親出西門，連忙帶領衆將禦敵。看見師尙詔在陣，四員賊將隨後趕殺官兵，但見：

『頭戴銀兜鍪，頂上根綵線一纏；身披金罩甲，腰間拾綵帶一條。兩眼圓若銅鈴，半紅半碧；滿面鬚如鋼爪，非赤非黃，身似金剛略小，頭比柳斗還肥。手中大砍刀，舞動時風馳雨驟；坐下捲毛馬，跑出去電去雲飛。向日潛逃涉縣，今朝名播河南。』

曹軍門看罷，尚詔馬已在面前，邦輔道：「你是師尚詔麼？」尚詔道：「你有何說？」邦輔道：「你本市井小人，理合務農安分，何得招據逆黨，攻奪城池，殺害軍民官吏，做此九族俱滅之事？」尚詔道：「皆因汝等貪官污吏，逼迫使然。」曹軍門大怒，回顧諸將道：「誰與我殺此逆賊？」言未盡，中軍劉總兵聽說，催馬提鎗，與尚詔戰，不三合被斬馬下。左哨守備謝夢鯉、董昌兩將齊出戰，不五六合，謝夢鯉左脇中刀，董昌恰待要跑，被尚詔趕去腦後一刀，砍落馬傍。曹軍門道：「尚詔非一二將可敵。」衆將便一齊出馬，賊營中四將看見，亦各上前廝殺。曹軍門見尚詔兇勇異常，衆將陸續落馬，協傳令箭，調北門主將林岱，快來大戰。過了一二刻，軍門標下官將到，損亡了八九員，諸將敗將下來。尚詔正要揮兵趕殺，只見一將匹馬提戟，飛刺而門。尚詔舉刀相迎，敗下去的諸將，又各勒馬觀看。兩人鏖戰，往來有八十餘合，賊妻蔣金花見尚詔臨陣時久，吩咐鳴金。尚詔聽的鑼聲亂响，只當城內有故，向林岱道：「日已沉西，明日再與你戰。」林岱道：「我也不逼你，且饒你去罷。」

西下各自收軍。曹軍門大讚林岱道：「先鋒真神勇也。若再來遲一步，吾大軍被賊衝破矣。」重加賞勞，使歸鎮地。林管二總兵，雖知四門交戰，因無將令，不敢私動人馬，只得親到軍門處請安。邦輔急令速歸。次日，蔣金花向尚詔道：「聞南門係河陽總兵管翼札營，我今日去報連破八營之仇。」尚詔道：「官軍內有一林岱，甚是了得，你去須小心。他一二日前，吾愛將鄒燄，即死於此人之手。」金花也不回答，領三千人馬殺出南門，管翼帶將佐出陣觀看，但見：

一詔盤髮髻，上罩飛鳳金盔；耳帶雲鬢，斜嵌攀龍珠隊。身穿玲瓏柳葉之甲，足踏凌波蓮瓣之靴。兩道蛾眉，灣如新月；一雙杏眼，朗若懸珠。年紀三旬，也算半老婦女；容顏嬌嫩，還像二八佳人。腕攜兩口日月銅刀，腰繫一壺風雷大箭。

管翼看罷，向將道：「此必賊妻將金花也，誰個拿住他，不愁不加官進祿。」猛聽前軍隊內都司單元瑚大喊道：「小將擒他。」催馬輪斧便砍。金花隔過了斧，問道：「來將何人？」單元瑚道：「你不用問你總爺姓名，少刻拿住你，總爺定要娶你做個房中人，你叫我的日子在後哩！」金花大怒，匹馬交鋒，大戰數合，金花便走。元瑚趕來，金花回手一飛鎚，打落馬下。衆將見元瑚落馬，一湧殺出，將元瑚救起。金花暗念誦咒語，頃刻狂風四起，捲土揚塵，飛砂走石，向官軍亂打。管翼立脚不住，顧不得隊伍錯亂，領兵向東南收走。金花率賊衆趕來，曹軍門聽的南門交兵，急發令箭三枝，有東北兩路主將各遣一將帶兵一千，窺看動靜。若官軍勝，協功攻城，使賊人不暇救應；官兵敗，火速救援，自己也遣一將領兵去策應。師尙詔在城頭看見三門各有人馬，向東南飛奔，隨令賊將八人領兵五千，接蔣金花回城。衆賊將殺出門來，一個個打着唿哨，望官軍趕去。蔣金花正在追殺管翼之際，瞧見三路官軍前後殺來，急忙帶兵回頭助戰。管翼見有救兵到來，即招呼敗兵，回身相殺。蔣金花腹背受敵，正要再施法力，聽的喊聲漸遠，原來是自己人馬，四五路軍兵攬在一處大戰。但見：

一愁雲滾滾，旌旂閃閃，天地無光，殺氣騰騰。鼙鼓震山河失色，弓弦响處，幾多歸雁墜長空。鞭影揮時，無數驚猿啼古木。將軍被困，隱聞喘息之聲；戰馬歪斜，無限啼嘶之力。真是盜落頭飛爭日月，血流腹破定龍蛇。」

兩軍混戰多時，金花恐官軍再添人馬，又怕尙詔親來接應，城內無人守護，不敢戀戰，招呼衆賊回城。各路官軍隨後追殺。金花向腰間解下一縷紅繩，往追兵路上一撒，頃刻變爲千餘丈長一條紅蟒，攔截道路。金花帶兵緩緩入城。官軍見了大蟒，個個驚疑。少時化爲五尺長短一條紅繩，衆將官方各回營壘。正是：

「法無邪正，靈驗爲奇；個中生尅，個中人知。」

第二十九回 斷金花于冰歸秦嶽 殺大雄殷氏出賊巢

詞曰：『霧隱南山豹，神龍歸淵野。誰料娘行，憑他能賢哲，衷腸依舊向夫說。說不願做妻，仍願做官人。』

侍妾我心堅些，你情切，孤槩吹滅，果斬了那人去也。

右調梧桐樹

且說于冰自法敗秦尼之後，就在桂芳營中居住。桂芳敬之如神明，祖師又叮囑隨行兵丁，不許談及關法一字，宣傳者立斬，所以軍門同營翼兩下，俱不知于冰名諱。這日二鬼又來報說：『師尼勸秦尚詔歸降，不從。』即刻隱遁的話。于冰深羨其知機，將秦尼疏避的話，向桂芳說知。于冰又寫了祕書一封，着桂芳差心腹家丁，到軍門營中，暗交與段誠付文煒拆覽。到點燈時候，軍門忽傳各門主將，並參守以上官員，俱到營中議事。桂芳管翼林岱各率所屬去西營聽候。邦輔陞帳，各官參見。邦輔道：『師尚詔不過一勇之夫，無足介意。伊妻將金花，深通邪術，爾將有何策各出所見，以對。』諸將道：『逆賊叛亂，小將等不惜身命報國，至言邪法，實是無策可破。』曹邦輔道：『本院到有一法，可以擒拿蔣金花，只要諸將用力，上下一心，則大功成矣。』衆將道：『願聞神策。』邦輔道：『尚詔孤守一城，已是釜中之魚，其賊衆不即解散者，恃金花邪術也。今後師尚詔出城，林先鋒率將禦敵，賊將出戰，諸將對敵。蔣金花出城，本部院率將對敵。若師尚詔同蔣金花一齊出城，爾諸將須要協力，必須他夫妻隔爲兩處。此後交戰之時，要互相策應，不必分營頭。俟拿住蔣金花時，然後併力攻城。羣賊自然心亂，此時攻城，徒損士卒無益。然各營不可不虛張聲勢，佯作攻城之狀，使羣賊坐臥不安。到二更以後，偏要爲鼓放炮，着羣賊竟夜支應不淳。』又喚過羅齊賢、呂子淳道：『你二人閒時，仍照前令繞城巡查，以防賊破逃遁。此後令你二人隨行，軍士每人各帶竹筒一個，長三四尺，不拘竹筒下面，打透一孔，內用竹』

棍抽得，棍頭用棉絮包緊，卽俗名水槍是也。竹筒內裝豬狗血、大蒜汁、婦人精水等項穢物。打探的蔣金花出兵交戰時，可率兵用竹筒噴去，只有一兩點到他身上，則邪法盡屬無用。吾聞烏洞列仙奉行大心正法者，尙要迴避此物，況蔣金花耶！他邪法既不能施展，豈一婦人兇勇，斷不及師尙詔，少有武藝者，卽可擒拿，未知諸公以爲可否？」衆人齊聲道：「大人妙計，總在情理之內，邪不勝正，自古皆然。某等俱各小心，遵依其奏，磨功。」說罷，令諸將速還汛地。此卽于冰與文煒書中之調度也。文煒得此書後，打算着將來的功名，俱在曹邦輔手內，樂得暗中獻策，使曹邦輔居名，再說蔣金花回到城中，尙詔迎着慰勞。金花道：「如今糧草尙可支持，軍士也還用命，只是外無救援，強敵困守，日久必生變亂。依我的主見，明早元師領六千兵，帶二將出東門交戰。他南北二營，必要接應，再看心復將在城頭觀望。待他南北二營出兵後，其軍勢已分，元師可預伏胆勇之將八員，各帶兵五百，直衝其南北二營，使他措手不及，城池着我父親同二子把守。我領兵五千，直衝西營，使曹軍門照應不來，勝則罷了，不勝我再去。此謂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」。使官兵四面迎敵，一營喪敗，則三營俱是散矣！成敗之機，在此一舉，元師以爲何如？」尙詔道：「此計固妙，只是岳丈年紀過老，二子又太小，俱無威力過人，今諸將也雖說用命，是見你我尙未一敗，伊等猶欲攀龍附鳳，做開國元勳，今你我俱出兵臨陣，城內設或有人開門投降，放入官兵，你我卽無家可歸矣！依我的主見，今後你我須互相戰守，方爲萬全。至親骨肉無人，日前曹軍門又有許多告示，射入城內。」金花道：「旣如此，我明早帶萬人出陣，攻曹軍門西營，元師遣四將帶兵一萬，劫東門林總兵營寨，兩軍若勝，分頭攻南北二營，元師再遣兵四面接應，這可使得麼？」尙詔道：「此計大妙，定於明月舉行。」次早，蔣金花率衆出城，聲勢甚銳，軍門遣將禦敵，諸將戰不數合，曹軍門帶人馬先退，諸將皆望西南而走。金花揮動賊衆趕來，約有八九里，軍門又遣回戰，金花大怒，當先交戰。正戰間，

從北來了一枝人馬，約有四五百馬軍，一半步軍；賊將看見，分兵來戰。那些馬軍從斜刺裏跑去，直奔金花陣前。一個個舉水筒抽提，向金花身上噴去，弄的上下青紅藍綠，無所不有。金花惱極，揮兵趕殺。那一枝人馬飛跑去。正趕間，猛聽的背後大炮一聲，來了一將，旗上寫着先鋒林，幾個大字，帶領着三千人馬從背後殺來，勇不可當。賊將分南北俱奔，曹軍門率大衆從面前殺來。金花腹背受敵，慌忙拔劍作法，不意一法不靈，心內甚是着急。欲帶兵回城，後面又有林岱，前面又是曹軍門，大隊齊來。又聽的一將大呼道：「適纔軍門大人有令，賊婦豈無妖法，爾等只要拿他一個，就是大功，餘衆便走脫幾個也得。」話方未畢，諸將各奮勇上前，喊一聲將金花圍了數層。賊衆萬人死亡逃奔，止存二三千人馬，捨命保守金花。曹軍門吩咐擂鼓，衆兵將各要立功，殺得賊軍無門可入。此時金花力軟筋疲，滿心只望尙詔救應，被軍門右哨下一馬兵叫做丁熙的，趁空一鎗刺于馬下。衆將軍大呼道：「賊婦落馬矣！」曹邦輔聽的賊婦落馬，忙傳令道：「吩咐前軍拿活的來。」不意金花已被衆軍馬踏得稀爛，賊衆俱叩首投降。邦輔着記了丁熙名字，差人向三門營中曉諭報捷。正在擒殺賊叛之際，探子報說：「賊衆在東門劫營，衆賊與林總兵大戰，好半晌了。」曹邦輔傳令着林岱速去救應。林岱如飛的去了。邦輔又遣參將李麟去領兵接應。再說師尙詔在城頭眺望，見金花得勝，向西追趕官兵。忙遣四將領兵一萬，去東門劫營。衆賊聽得蔣金花已勝，殺出東門，個個賣勇而前，排山倒海的向林桂芳殺來。桂芳聽得城外喊聲大震，慌率諸將禦敵。衆賊已拔開了鹿角，撞入營門。桂芳只得率衆攙拒，未免心慌。忽見北面轉出一枝人馬，是管總兵的旂處，鼓噪蜂擁，砍殺賊衆而來。賊衆知林桂芳無備，以爲操必勝之權，正在拚命相持間，見救兵兇勇，料得不能成事，齊往原路。且戰且走。南面林岱又轉來截殺。衆賊慌懼之至，尙詔在城上看的明白，忙遣將帶兵截戰，救應諸賊入城。于冰聽得蔣金花已死，賊營無用法之人，急傳向超處止。

留逐電吩咐道：「你可等韓德平後，打聽林岱、朱文煒，受何官職，到山東泰山報我知道。」說罷，也不與桂芳等告別，駕遁光回泰山去了。且說師尚詔救回衆賊，西門敗殘賊衆，有逃回者，言妙法夫人陣亡。尚詔聽了，捶胸大哭道：「我本良民，在涉縣山中，得銀二十餘萬兩，做一富家翁，子孫享無窮之福，誤聽秦尼慫恿，使我一敗塗地，今禿賊漢颺，愛妻受戮，二子尚在孩提，兄弟陷于永城，弄的王不成王，霸不成霸，雖生之年猶死。」說到此處，就欲拔劍自刎，衆賊勸道：「昔漢高、虞敗，而猶有天下，今城中糧草可支一年，軍士尚有三萬餘人，背城一戰，尙在勝負未定，再不然，一心固守，視隙用兵，亦是常策，元帥若如此悲啼，豈不搖惑衆人心志？」尚詔聽衆賊同慰，又只得勉強料理軍務。再說桂芳收了人馬，重整殘破營壘，到後帳正要和于冰說話，告知蔣金、花陣亡之事，不意遍尋無踪。桂芳大怒，要斬伺候于冰的軍士，軍士們痛哭道：「冷老爺聽的蔣金花身死，止說了一句，吾之軍畢矣！吩咐小的門帳外伺候，小的們數人並未收離一步，轉眼時就不見了。小的們正要報知，還求大人原情。」桂芳想了想道：「冷先生來去，原不可令人測度，他知賊營中邪術之人已無，師尚詔我等可以力取，既是此意，也該合我父子執手一別，少留一點閒情，豈這樣不辭而去，殊覺歉然。」喝退了兵士，心上甚是依戀。忽見中軍稟道：「軍門大人差官相請。」桂芳隨即到西營，見諸將俱在。曹邦輔滿面笑，說到師尚詔未平，原非吾等杯酌之日，然賊妻伏誅，真是國家快事，不可不賀。少刻大陳酒席，衆將次第就坐，各叙說前後爭戰的話。管翼又說起蔣金花飛砂走石的打衆將軍，頭破骨折，真是亘古未有奇異事。軍門同衆將俱大笑。桂芳道：「這些小術何足爲奇，日前秦尼姑鬪法一事，方算的大觀。」林岱、文煒，各以目相示。桂芳自知失言，曹邦輔大驚道：「我到把這秦尼姑忘了。此尼精通法術，係蔣金花之師，怎麼從不見他出來？方纔林鎮台言及，本院又添一大心病矣！」忙問鬪法之事，若何？桂芳已經說出，難以挽回，遂將朱文煒被惡兄嫂

百般謀害，致今流落異鄉。將文煒幫助林岱的話，隱過不提。只言文煒素與林岱是結義弟兄，後遇冷于冰資助盤費，始得尋林岱至荊州。又說到于冰如何安頓文煒妻子，親到懷慶相告，如何破林某父子相留，衆官無不歎爲高人義士。又將隱藏在軍中，與秦尼如何鬪法，如何駕雲霧追趕秦尼，秦尼勸師尚詔，不從，或避若不。見此人，賊衆還不知猖狂到什麼田地。衆官俱各驚奇道：「稱羨不已。」曹邦輔聽罷，連忙跣足道：「此本朝周顯冷謙之流，乃真仙也。既有此大賢，總他不顧着人知道，林鎮台也該密向本院說聲。」吩咐左右，將酒席從新收拾整潔，待本院親去東營，請冷先生來大家再飲。桂芳忙稟道：「冷先生已用神術遁去了。」適纔兵止爲此事，要重處軍士。林岱文煒聽知，大驚失色。邦輔道：「此話果真麼？」桂芳道：「總兵焉敢在軍前欺罔一字。」又將于冰繩索走法，備一說。邦輔道：「總去也，只在左近，可遣官卒粗騎八面趕尋。」林岱稟道：「此人日行數千里，日前秦尼鬪法，不許騎草龍逃去。此人卽于馬上一躍，飛身大處，此林岱目視者。」已便去如何肯回，將軍等該從何處趕起。」邦輔撫膺長嘆道：「此非是本都院無緣見真仙，皆林鎮台壅蔽之過也。」又問朱文煒原由，文煒如將自己源由，委曲說了一遍。邦輔嗟良久，同衆官道：「此神仙中之義士也，未得一見，殊可恨耳。」不言衆官飲酒殺牲。且說朱文魁自與殷氏會面之後，總在後園廚房內，做刷鍋洗碗燒火之事，少不如法，忍受衆人叱喝，遇性成賊人，還要打卽或與殷氏偶爾相遇，兩人各自迴避，恐招禍起。尚師詔據了歸德，催各賊將家屬，同至永城。喬大雄因永城去歸德遠，又鍾愛殷氏，恐怕不能隨時取樂，將別的三人盡行打發在永城，單留殷氏在富安。又接了兩個本村的婦女做侍。後來師尚詔復遣心腹賊將于各鄉堡黨羽內，揀選壯丁，止留老弱男子在家，其餘着盡赴歸德助戰。賊將要得文魁去當軍，殷氏有的銀子，有的賄賂，將他留下。自大雄赴歸德後，殷氏又用銀錢衣物，買囑廚侍的兩個婦人，又重賞廚房中做餽菜。

等人，一路貫通，每晚與文魁同宿，重續夫婦舊好，日夜商量逃走之法。又聽得傳說師尚詔屢敗，聽得四縣全失，各路俱有官兵把守，恐被盤問住，倒了不得。殷氏平日極有權術，到此時也沒法了。文魁也戀。殷氏不忍分離。一日日西時分，殷氏正在院中閒坐，見喬雄狼狽而來。殷氏接入房中。喬大雄道：「這刻這命纔是我的了。」殷氏道：「這是何說？怎麼連帽兒不戴？」喬大雄道：「帶顯的帶帽兒哩！今早我隨妙法夫人出陣，與官軍對敵，原是大家要倚仗他的法術取勝，誰想他並不施展法術，惟憑實力戰鬪，被人家一鎗刺于馬下，我見勢頭大壞，捨命往來衝殺，喜的那些官兵，都以妙法夫人爲重，我便偷出了重圍，將盜甲匹馬，棄在了路上，因心上結計着，你與我來相商。如今秦神師也走了，妙法夫人也死，師元帥死困在歸德了，不久必被官軍擒拿，還跟隨他做什麼？我想家中有的是銀子珠寶，我與你可假扮做村鄉夫婦，逃奔江南，或山東山西，還可以富足下半世，你看好不好？」殷氏聽罷，半晌不言。大雄怒說道：「你是不願意麼？」殷氏笑道：「我爲什麼不願意，你忙甚的，且歇息幾天，與我同行。」大雄道：「十分遲了，歸德一破，被同事人拉扯出來，就不好了。」殷氏道：「師元帥也是個英雄漢子，歸德城現有多少人馬，就這樣容易破？總破也得一兩個月，我定在後日與你同行，我也好收拾一二。」大雄道：「就是後日，也不過耽延一日多功夫。」殷氏着婦人們預備酒飯，少刻秉起燭來。大雄淨了面，更換了衣服，到定更時，酒飯齊備，殷氏與他斟上酒，開慰道：「你要放寬心，胸，師元帥卽或事敗，你又不是他的親戚族黨，那些官兒們，也想不到你一人身上，你吃幾杯罷，也着不着的個驚怕。」又吩咐兩個婦女道：「你們都去安歇了罷，杯盤等物，我自收拾罷，把酒再拿兩壺來，我今日也吃幾大杯。」須臾，將酒又取到，殷氏着暖着火盆內，又囑咐兩婦人去安歇，並說與廚下也都睡了罷，一物俱不用了。二婦人去後，殷氏將門兒閉了，與大雄並肩疊股而坐，放出許多狐媚姿態，說的話都是牽腸掛肚，快刀兒割不斷。

的恩情，讓大雄拿大杯連飲，直到二更時分，大雄滿口流涎，軟癱在一邊。殷氏開了房門，親到各處巡查了一遍，見人都安歇，悄悄的到廚房內，將文魁叫出來，說與他如此行事。文魁聽了，帶了大鋼刀一把，隨殷氏走來。先偷向門內一看，燭光之下，見氣息如雷，大雄仰着面，在炕上睡覺。殷氏將文魁拉入來，叫他動手。文魁拿着刀走至大雄身傍，兩手只是亂抖。向殷氏道：「我我不……」殷氏着急道：「錯過此時，你我還有個出頭的日子麼？怎麼把我不的話都說出來？」文魁道：「我怕怕他醒了。」殷氏睡了一覺，文魁道：「我我怕他醒了。」殷氏道：「錯過此時，你我還有個出頭的日子麼？怎麼把我不的話都說出來？」文魁道：「我怕怕他醒了。」殷氏道：「錯過此時，你我還有個出頭的日子麼？怎麼把我不的話都說出來？」

得沉重費力，猛想起櫃頭邊有解手刀一口，取下來一看，鋒利無比，忙將大衣服脫去，止穿小祆一件，挽起了袖子，跑在大雄頭邊，雙手抱住刀柄，對正大雄咽喉，用刀往下一刺，鮮血直濺的殷氏滿面半身俱是。大雄吼了一聲，帶着刀子從炕上一迭跌在了地下。文魁叫了聲，嗚呼也倒在地下。殷氏在炕上往下一看，見大雄喉嚨內血流不止，兩隻腳還一上一下的亂伸不已。再看文魁也在地下跪着，要往起扒。殷氏連忙跳下炕來，將文魁扶起，着他動手，再加幾刀。文魁起來坐倒四五次，殷氏見他無用，自己又將解手刀丟下，拿起那把大刀來，在大雄頭腦上劈了十幾下，見不動轉了，方纔住手，將刀往地下一丟，斜倒在炕上，歇氣。文魁方纔扒起來，看了看，大雄早已死了，滿地都是血跡。文魁用手指着殷氏道：「你果然算把辣手也該收拾起來，我們好走路。被他們知道，都活不成。」殷氏道：「我再歇歇着，此時渾身倒蘇軟起來。」原來殷氏亦非深恨喬大雄，下此毒手，只因屢傳開師尚詔，胆失四縣，並連營八座，他是個有才胆的婦人，便想到師尚詔大事無成，將來必受喬大雄之累，已有殺害之心。今又聽秦尼已走，將金花陣亡，其志決矣，許在三天內同去江南等處，恐一時下手不得，不意大雄一入門，就被他灌醉，廚下叫文魁，已說明主見，同帶了大雄首級，到虞城或夏邑報功，他還想要得意外的富貴，或者起奏了朝廷，大小與文魁個官兒。一則對文魁好看，二則好蓋他的醜行，三

則為逆黨牽連之禍；也是有一番深謀遠慮，並不是冒昧做出來的。這般氏歇了一會，將鑰匙遞與文魁道：「正而櫃內，還有四千多兩銀子，你取去罷。」文魁遂即將櫃子開放。見銀子並未包封，都亂堆在裏面，心上好不快活起來，站在櫃邊思索。般氏知道他的意思，說道：「我們還要走路，量力帶上幾百罷。」自己也下地來，用那把大刀，將喬大雄的頭鋸下，盛在個毡包內，然後洗了手臉，換了衣服，身邊貼肉處帶了兩大包珠寶。朱文魁將銀子滿身帶的，也沒處安放了，還呆呆的端相那櫃子。般氏道：「我已收拾停妥，快走罷。」此時已交五鼓了。文魁走了兩三步，覺的着實累緊，定名叫般氏分帶。般氏道：「我還要抱人頭，能帶多少？」說了好一會，帶了一百多兩，方纔吹滅了燈，悄悄的走至後院，開了門，二人放胆行走。外面院落雖多，都不關閉，是防有變亂，大家好逃走的意思。夫妻走了幾層院子，也有聽脚步响，隔着門窗問的。文魁總以喬總管，連夜去歸德爲辭。二人出了富安莊，文魁便叫少息。般氏道：「這甚麼地方，我們做的是甚麼事，纔走了幾步兒，就要歇息？」文魁道：「我身上甚是沉重，如何不歇？」般氏道：「你棄了些走罷。」文魁道：「棄了如何使的，我不如埋了些再去。」說罷，又將銀子埋了幾百，方纔向夏邑走去。正是：

「妻被賊淫家被劫，今宵何幸皆歸結。莫嫌那話本錢貼，舊物猶存不必說。」

第三十回 困軍營手足重完聚 試降書將帥各成功

詞曰：「非越非吳因可惱，無端將面花打了；歛首軍營原圖富貴，先自被他刑拷。脉脉愁思如，攪聞說

道同胞來了細問離，踪幾多驚，愧深喜邀天垂報。」

且說林桂芳自軍門宴罷之後，奉曹邦輔將令，着諸將併力攻城。一連攻打了兩晝夜，反傷了許多士卒。

皆緣賊衆知道罪在不赦，因此拚命固守。這日在營中看着軍士修理雲梯轟車之類，只見中軍官稟道：「本鎮屬下守備宋禮仁，今鎮守夏城縣，遣兵解到夫婦二人，言在夏城路西十八里內，被巡邏軍士拿住。審明男叫朱文魁，女殷氏，俱虞城縣人，爲賊派喬大雄拿去，住居富安莊兩月餘，今趁便殺了喬大雄，攜首級到夏邑縣報功，並言富安莊實係賊衆停留之地，請兵剿除。今文魁身邊還有許多銀兩，未查數目，外有該守備詳文一角呈覽，並請示下。」林桂芳心內疑惑道：「這人的名字，不是朱相公的哥哥麼？」卽刻到中軍帳坐下，看了來文，吩咐道：「左右帶入來。」少刻將男婦二人帶入跪在下面。桂芳問道：「你叫朱文魁麼？」文魁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殷氏是你妻子麼？」文魁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有個朱文煒是府學秀才，住在虞城縣柏叶村，你可認得麼？」文魁隨口應道：「這是小人的兄弟。」桂芳道：「他妻子姜氏可在家麼？」文魁心內大驚道：「怎麼他知道的這樣詳細？」忙稟道：「小人兄弟文煒，已同妻子姜氏，四川探親去了，如今尚未回來。」桂芳笑道：「我把你這千刀萬剮的狗彘的，我也有遇着你的日子；你做的事體，本鎮備細都知道，我也沒工夫與你較論。」吩咐左右，先重打五十個嘴巴。衆兵喊了一聲，打的文魁鼻口流血，頃刻青腫起來。又着將殷氏也打五十個嘴巴。衆兵又喊了一聲，打的殷氏哀聲不止，將左腮兩個牙也打吊了。打完桂芳問解來兵丁道：「他的銀子在哪處？」兵丁們稟道：「小的們彼時搜檢出來，在本官面前呈驗，本官仍交還他，如今都在他身上帶着。」桂芳道：「取上來我看。」左右將文魁身上取出，放在一旁。桂芳問殷氏道：「你有多少，身邊取出來？」殷氏道：「並無一分。」桂芳向左右道：「搜。」殷氏聽見要搜，他連忙從身邊取出來道：「只有這一百多兩銀子。」桂芳道：「你怎麼說一分沒有，我知道你這小淫婦子，狡猾的了不得。朱文魁硬是你教調壞了。」吩咐左右，再打他二十個嘴巴。殷氏痛哭求饒。桂芳道：「我分明沒有夾棍，若有，我定將你這兩個喪盡。」

良心的，一人一夾棍纔好。」吩咐左右又打了十下。桂芳着書吏與了批文，打發押解兵丁回去，又兌了銀子，數目共四百四十餘兩，交付中軍官收存。文魁同殷長陸埋了外，還共帶了六百餘兩，被夏邑上下兵丁剝了二百多兩，所以只有此數。桂芳與文魁同殺的賊，在那裏？」文魁將毡包遞與軍士，軍士打。桂芳看了，叫文魁殺賊原委，並官安莊內舉動。文魁都實稟。桂芳道：「你兩個真真廉婦喪盡，還有臉來見我。功來鎮今日只不往反叛裏問你，還是看你是弟的體分。」吩咐押在營鎖禁。朱文魁罵道：「我不會讀書，倒像與林兵有大仇的一般，這樣處。殷氏哭的如醉如痴，同往後營去了。桂芳着人去北營，將林岱來。說起朱文魁夫妻報功，並打了幾十個嘴巴，監禁了後營的話。」心上快活不過，因此叫你來面議。還是當反叛的裏死，還是解赴軍門？若叫朱相公知道，那孩子又要討人情。」林岱道：「父親這件事，做的好甚了。受害者是朱義弟，我們不過是異姓知己，究竟是外人。他兄弟雖是仇敵，到底是同胞骨肉。况文魁妻被賊淫，家被賊破，報應極，我們該可憐他。他是見他又是殺賊投首，父親如此用刑，知否說是文煒兄弟家務事，不知者豈不生賢，且阻將來殺賊立功之路，就是朱義弟聞知，未免心裏歉仄，又將他的銀兩拘收，越發動人議論了。」林桂芳聽了，有些後悔起來，勉強笑道：「我不問他是誰的哥嫂，像這樣人不打，更打何人？」林岱道：「朱義弟事，軍門大人前已盡知，莫若將此事告知，看曹大人如何發落。」文魁說富安莊兒是反叛巢穴，這事豈可隱昧不言，父親還是親到帳門一行纔好。」桂芳道：「收他的銀子，太意是與朱相公使用，你方纔的好話，也自有道理。我此刻就見軍門。」又吩咐中軍道：「朱文魁我兒子與他討了情分，可將他夫妻鎖開了，那四百多兩銀子，你當面交與他，說與他知道。」說罷，父子一同出營。林岱回汛。桂芳到軍門處，稟見曹輔，請入相見。林桂芳將朱文魁殺賊報功，並自己處置的刑法話，詳細啓知。」邦輔道：「打的爽快，若叫朱參謀

知道，雖本院亦不好動刑矣。」桂芳道：「文魁言富安莊是棄賊家屬潛聚之所，理合遣兵剿除。」邦輔道：「這是使不得，本省像這樣村庄，竟不知有多少，只可付之不見不聞。嗣後若有人出首，非師尚詔已親骨肉，一概不准，祇可暗中記名，俟師尚詔平後，自然要細加查拿，此刻一拿，內外皆知，非引亂之道也。」又着人請朱參謀來。少刻文煒拜見，邦輔就將桂芳言語，說了一番。文煒聽知哥嫂從賊巢遁歸，又聽見桂芳重加責處，心上甚是唰然。回稟道：「生員祖父功德深溥，因此蕭牆禍起，變生同胞，家門之醜，不一而足，今夫妻千萬死一生中，匍匐于義父林總鎮營內，請甚可憐，生員欲給假片時，親去看看，未知可否？」說罷，淚眼盈眶，不勝淒楚。桂芳見此光景，不覺沒趣起來。邦輔道：「令兄備極頑劣，你還如此體恤，足徵孝友，本部院安有不着你看望之理？就是林總鎮簿責幾下，亦是人心公憤使然，你慎勿介懷。」文煒道：「生員義父素性爽直，就是生員祖父在世，亦必大伸家法，義父代生員祖父行法，乃尊長分內事，何為不可？」說罷，同桂芳辭出。到了東營，文煒參拜了桂芳，桂芳又自己說了幾句性情過暴的話，方着他到後營。文煒走將入去，見他哥嫂臉上青紅藍綠，與開了染匠店鋪的一般，上前抱定了文魁，放聲大哭。文魁看見是兄弟文煒，置身無地，也放聲大哭。般氏也在一旁邊大哭，三人哭了一堆，哭了半晌，文魁跪下道：「愚兄原是人中畜類，你看父母分上，恕我罷。」文煒也連忙跪下叩頭道：「哥哥休如此說，皆是我兄弟們時命不至，故有此分離之事。」又起來向般氏下拜，般氏幸虧臉上蓋了許多嘴巴，不然也就着成火炭了，連忙還禮不迭，一句話也不敢說。三人方纔坐下，文魁就要訴說自己的原委。文煒道：「哥哥嫂嫂同患難，兄弟知之至詳，至切，到是兄弟的事，哥哥嫂嫂必不知道，兄弟詳細陳說。」遂從四川遇冷于冰起，說到姜氏同段誠家女人，寄居在冷于冰家等事，文魁夫妻聽了，又愧又喜，不覺合掌道：「但願我夫妻做萬世小人，只願你夫妻重相聚，會多生些桂子蘭孫，與祖父增點光輝。」

我夫妻亦可少減罪過。」文煒又說：「目今與軍門曹大人做參謀，文魁大喜道：『此皆我弟存心仁厚，故上天賞以意外遭逢；若我夫妻的際遇，真令人不堪回想。』」文煒又道：「林大人是熱腸君子，哥嫂切勿介意。兄弟在軍營中辦事，不能時時相見，我送哥嫂到林義兄營中住幾天，待平賊之後，自可朝夕相聚。家中斷去不得，兵荒馬亂，恐再蹈意外之虞。」隨向桂芳的家丁道：「你們與我叫段誠來。」不想段誠在帳外已久，聽得叫他，答應一聲，走入來，也不與文魁夫妻問候，叩頭，白白的站在一旁。到是文魁道：「段誠，我臉上甚見不得你。」段誠和沒聽見的一解，文煒吩咐道：「你到北營，先鋒林爺處，就說是我的胞兄嫂，今日暫去後營內住幾天，一切飲食，照拂一二，改日面謝。」段誠去了。文魁道：「愚兄在賊巢中，帶來銀四百餘兩，固是不潔之物，老弟可收用了罷。」文煒道：「兄弟在軍營，正缺使費，此銀來的甚好。」急忙收下。殷氏向懷中也淘出那兩包珠子，打開向文煒道：「此是我的兩包臭物，不知二叔肯賜光不肯？」文煒道：「此珠大而白潤甚好，但軍中用他不着，嫂嫂留着罷。」殷氏羞的哭了。文煒恐傷兄意，改口道：「我不是不收嫂嫂的，實因軍營中用他不着，既承眷愛，等將來與弟婦用罷。」說罷，即揣在懷中。殷氏方纔止住淚痕。不多時，林岱的家丁，着人抬兩乘轎來，接請文魁夫婦。文煒將銀兩珠子，俱交與段誠，又到桂芳前稟明，方同文魁殷氏出營，自己回西營去了。且說：師尚詔被困孤城，心若芒刺，意欲臨城，又怕失機，越發人心動搖，坐守又非常計，逐日裏長吁短嘆，深恨秦尼。一日，正捧杯痛飲，賊衆又拾的告示幾張，言逆犯只師尚詔一家，其餘皆係誤爲引誘，今後凡失身賊中，能踰城投降者，准做良民，將來閤家免坐，接應官兵入城者，准做四品武官，生擒師尚詔投降者，封候斬首者，次之。若仍固結黨羽，抗拒王師，城破之日，男女盡屠等語。師尚詔看了，倍加心驚，行動坐臥，總着心腹數人圍繞。此夜，縋城投降官軍者，十數人，尚詔嚴加責打，賊將這夜看城投降者更多。三鼓後，火炮之聲，震的城內

屋瓦皆動，尙詔親自上城，率衆守禦。天明官軍退去，午時又來攻打，申時又退。這晚踰城投降者，百十餘人。尙詔見內外援絕，人心日變，大會羣賊議戰守之策。賊衆議論紛紛，究無定見。尙詔道：「吾以孤城，焉能抗河南全省人馬，耽延日久，誠恐天下兵集，欲走亦無路矣。日前秦尼勸我由永城趨湯山等路，奔江南范公堤入海，另尋事業，我彼時未曾應允。今時勢危急，限爾等兩日內各收拾應帶之物，分別前後開路者何人，保護家口者何人，斷後拒敵者何人，押解糧草者何人，都要揀選精銳，方爲萬全。」賊衆道：「餘事都易處，惟糧草最難，依小臣等意，莫若隨地劫掠，亦可足用。在後日三鼓起行，還有一計，先驅老弱者率百姓衝西南北三面營寨，牽住官兵，使他不能追趕；老弱等衆，以及百姓有不從者，立即斬首，然後元帥同我們併力出東門，旣出城後，仍須元帥斷後，庶官兵不敢窮追，再分遣諸將，連路設伏，元帥若能就便攻破永城，救出諸將家口，更是妙事。」

尙詔道：「爾等所議亦妥，只是屬下諸人賢愚不等，設或洩露，使曹邦輔知道，反受掣肘，從此刻爲始，原除舊守城將士外，每城上一面各添巡邏將士十員，日夜輪流走動，杜絕奸謀。有人拿獲投降人一名，賞銀一百兩。」尙詔號令已畢，諸賊將各去準備。內中老弱賊衆，聽了心下甚是不平，一個個三五合夥，在背間議論：「怎麼強壯者都隨他逃走，老弱的就該同百姓去劫西南北三營，替他們挨刀，我們要大家設個法子，叫他少壯者先死。內中有幾個道：「他如今四面添了巡邏，日夜稽查，投降的話斷不能若開門接應官兵，我們又無力量，只有個待官兵攻城時，佯爲救護，將他們密謀，詳細寫幾封書，拴在箭上，射將下去，到那日定要分撥我們，只管聽他驅使，分出西南北三門，出去時並不接戰，就跪倒投降，難道官軍連投降的也亂殺不成。」

衆人道：「此話大通，各要留意。」彼此互傳弄的百姓們也都知道，人人痛恨。到晚間官軍攻城，各拾得許多書字，向四門主將投遞。衆將不約而同，齊到軍門營中計議。曹邦輔道：「書字是賊人窮極生計，設法誘敵，亦

未可知；或竟是實情，亦不敢定；我們毋論虛實，總要預備，諸將有何奇謀，可速說來，共成大功。」只見參謀朱文煒獻策道：「賊衆固真假未定，此事最易裁處，書字內言明日三更，師尚詔出東門逃走，西南北三門遺老弱者却營，就依他的書字，明日日落時四門加力攻打，堅他速走之心，一更時分，便退兵不攻，大人同二位鎮台吩咐各營，俱帶裝飽食，率兵等候；若果真却營，便與他相殺，若實在投降，請二位鎮台入城安插，東門少撥兵，留下一條走路，讓他逃去，亦不必阻擋。將北門林先鋒人馬先去永城要路，三十里內埋伏，此刻即用羽檄行文江南，文武備兵截殺，以防漏網之賊。待師尚詔回永城逃走時，大人可率兵合勦，留將鎮守歸德，賊衆或過期不劫營，或出城仍行對敵，則師尚詔不逃走可知，即遣人將林先鋒喚回，做一策應亦好。賊中勇悍者，不過一師尚詔，其餘無足論矣！」衆將齊聲道：「朱參謀此計，周誠審慎，極其安穩，就照此施行。」曹軍門道：「還有一說，如賊衆假借投降爲名，引誘官兵入城，林管二鎮台，豈不誤遭毒手？依本院主見，賊衆若投降，可先遣再將分三門入城安插，二鎮台隨後入城，以備不虞。本院率兵追殺尚詔，與林先鋒合擊，俟城中安插後，餘軍趕來會勦，擒拿逃散逆黨，方爲萬全。」諸將道：「大人神算無遺，尚詔成擒必矣！」衆將議定各回管，分派去了。到了次日酉時，官兵四面攻城，尚詔親自支應。待到三更，先遣賊將逼迫老弱賊衆，同百姓向西南北三門出城，劫官軍營寨，自己帶賊衆還有兩萬餘人，保護家屬同行，殺出東門，止存了八九千人，不想少壯賊中，半是老弱。賊衆子姪親戚，見尚詔逃走，早定他凶多吉少，皆趁便回城，趕赴西南北三門，隨衆投降。林管二總兵遣將安插鎮守，一面帶兵追趕下來，尚詔走了七八里，先是曹軍門兵到，兩軍互有殺傷，尚詔率衆且戰且走。少刻林管二總兵，又帶兵圍裹上來，賊衆力戰，死亡十分之四，家口並所有，俱爲官軍所得。沿路投降者，又去了一二千人，再看纔離歸德不過十七八里，先是曹軍門兵到，心下大驚，忙傳令衆賊：「有馬者隨行，無馬

者亦不必勉強，各尋一條生路去罷。也算你們輔佐我一番。」說罷，含着淚，揮着手，打馬如飛的向東南奔馳。衆賊有不忍割捨者，猶捨命相隨。未四五里，只聽的東面一聲炮響，人馬雁翅排開，當頭一將，正是林岱。衆賊看見喊一聲，跑去了一半。尙詔此時人困馬疲，交手後急欲脫身，又被林岱一枝戟攔住，支應不暇。又聽的背後喊聲大振，心內一着忙，未免刀法疏漏。林岱趁空一戟，刺中肩膀，倒下馬來。軍士一齊上前拿住。諸將分頭趕殺賊衆。少刻軍門二總兵大隊俱至，林岱迎上去報功。邦輔大喜道：「獎譽將軍之勇，今古罕傳。吾遣軍埋伏此地者，知非將軍不能了此巨孽也。本院報捷時，必首先保題。」隨傳令諸將各帶兵分四路追殺餘衆，並押解尙詔。他子女親屬回歸德。正是：

「登壇秉鉞元戎事，斬將勤王大將才；霜布傳聞天子悅，三軍齊唱凱歌回。」

第三十一回 沐皇恩又武雙得意 搬家眷夫婦兩團圓

詞曰：「風雲際會爲難，今日報爲遷；榮膺寵命列朝班，文武兩心安。握管城，書彩簡，遣役迎迓宅眷從。」

茲夫婦喜相逢，拭目合歡眼。

右調喜遷鶯

目說曹邦輔率領將回至歸，擒拿餘黨，安撫軍民，遣軍從永城，將賊衆家屬捉來，委文武大員會審，招出許多容留逆黨村庄派林管二總兵，命將分頭擒拿。一邊寫本遣官入都奏捷，詳具各將功績，以文煒林岱爲第一，管翼、郭翰等爲第二，林桂芳、呂子淳等爲第三。馬兵丁熙則死金花軍營已授千總聽候旨意。諸將見邦輔，殺功等第無不悅服。先將師尙詔，並其子女遣官押解入都，餘賊審明，酌奪輕重再解，復自行檢舉失查師尙詔，並參地方等官，以及失陷城池文武，捷首到了朝中，嘉靖大悅，隨頒旨星夜到歸德，諸將官跪拜聽

懷宣讀內言師尚詔本市井無賴，屢犯國法，該地方文武並不實心任戰，養成賊勢，致逆黨潛藏各州縣，多至數萬，攻城掠地，殺戮官民，叛逆之罪，坐通于天。師尚詔並其子女，業經解送入都，其餘從賊已差戶部侍郎陳大經，工部侍郎嚴世蕃，星馳歸德會同該軍門研審，務須盡搜黨羽，分別定擬治罪。曹邦輔才兼文武，赤心報國，朕心喜悅，着加太子太傅，兵部尚書。其失查師尚詔皆因歷任未久，着加恩寬免。其餘失查文武地方等官，理合嚴懲，以肅國法。統交陳大經嚴世蕃與該軍門審明，有無知情，縱寇擬罪。具奏總兵管翼身先士卒，連破賊衆八營，著有勞績，着陞補松江提督。其總兵缺員，着該軍門委員署理。候朕另降諭旨。參將郭翰遇缺將缺出，卽行提補。朱文煒林岱俱係秀才，非仕籍，食祿人比，乃一能出奇制勝，足見籌畫得宜；一能先克永城，全獲逆黨家屬，又復生擒巨寇，厥功甚大，着卽馳駙來京，引見後再授官爵。林桂芳、羅齊賢、呂于淳俱交部從優議敘。其餘有功將弁，並陣亡官員士卒，俟該軍門查奏到日，另降恩旨。各營兵丁，按打仗勤勞論功。咨送兵部，以千把總並指揮陸續補用。今先賞兩月錢糧。其鎗刺蔣金花之丁熙，勇敢可嘉，亦着送部引見。餘依議旨。意讀罷，歡聲若雷。大小官員謝恩後，又各向軍門叩謝。林岱文煒另謝提拔之恩。邦輔大喜，留兩人飲酒，平日俱拜爲門生。邦輔欣悅之至，各贈路費銀二百兩，令速刻起身。二人辭出，忙忙的拜謝了各官，同到林岱營中。文煒向他哥嫂道：「兄弟已奉旨馳駙相見，此行內外雖不敢定，大小必有一官引見後，自必是速着人迎接。哥哥嫂嫂同往，好搬取父親靈柩。林義兄已在軍門前，交了兵符，此營是曹大人官將統轄，我們一刻不可少留。適纔軍門賞了路費銀二百兩，哥哥可拿回去回柏葉村，李必壽處暫住，等候喜音。我已托林義兄預備下官車一輛，差軍兵四人護送回家，連日賊黨俱各拿盡，不必懼怕。」文魁聞聽引見甚喜，要到桂芳面前，謝謝文煒道：「我替表說罷！」又囑咐了幾句家中的話，纔打發夫妻二人起身。林岱親自送別，次日文煒同林岱拜別了。

桂芳，一同連夜入都；先到兵部，報了名，並投軍門文書，不過三兩日，就傳引見。兩人入得朝來，這日明世宗御勤政殿，文武分列兩旁，吏兵二部，帶領二人引見，二人各奏名姓，年歲籍貫，訖天子見林岱氣宇超羣，儀仗雄偉，聖心大悅，問林岱道：「師尚詔是你擒拿麼？」林岱奏道：「是臣在歸德城東三十里以外拿的。」天子道：「你可將屢次交戰詳細奏來。」岱林奏了一遍。天子向閣臣道：「此國家柱石材也。」閣臣齊奏道：「此人材武勇，不愧干城之選。」又問文煒策始末。文煒將平歸德前後三策次第奏聞。天子向衆閣臣道：「宋時虞允文破逆亮於江上，劉琦謂國家養兵三十年，大功出于儒者，朱文煒其庶幾乎？」又問前軍門胡宗憲如何按兵睢州致失夏邑等縣。文煒盡將胡宗憲種種委靡，實奏嚴嵩聽了，甚是不悅。天子道：「胡宗憲真誤國庸臣。」遂傳旨將伊二子俱革職下獄。又問閣臣道：「朱文煒所陳是非，可勝御史之任？」嚴嵩道：「御史乃清要之職，歷來俱用科甲出身者，文煒以秀才偶談兵中，驟加顯權，恐科道有後言。」天子道：「然則應授何職？」嚴嵩道：「朱文煒可授七品京官林岱可授都司守備。」天子道：「信如卿言，將來恐無出謀，用命爲國家者矣。」隨降旨朱文煒着以兵部員外郎即用，林岱人甚去得，着授副將署理河陽鎮總兵，以翼之缺，速赴新任。二人謝恩下，文煒在兵部候補，林岱有速赴新任之旨，不敢久停，將本身應依之事，料理了幾天，與文煒話別。文煒知林岱還要，去見軍門，託將又魁夫妻，送入都中，自己看了一處房子住下，又收用了幾個家人，買辦了一分厚禮，書字內借寫于冰始末，救落得官原由，差段誠同一新家人，星夜往成安縣，搬取姜氏，再說姜氏自到于冰家，上下和睦，一家兒敬愛，與親骨肉無異。每想起與親哥嫂同居時，到要事，事思前想後，不敢錯亂一句，主僕二人，甚是得所。冷逢春遵于冰訓示，非問明姜氏在處，再不敢冒昧入內。每日家在外，面種花養魚，教他大兒子讀書，連會試場也不下了。一日書房院中，看小廝們正在澆灌諸花，只見一個家人

裏道：「美奶奶的家人來了，有禮物書字。」逢春着請入曉院，東書房坐，不多時，拿入禮物來，逢春看了，他一百餘兩銀子，兩副全帖，一寫愚姪朱文煒，一寫愚盟弟呼將書字拆開一看，裏面備述他夫妻受恩，以及得功名的原委，俱係他父親始終成全。如今以兵部員外郎在京候補字內，兼方朝廷事，都一會，意甚殷切。逢春看了大喜，隨入內與大老爺言說，早有人報知姜氏，卜氏同兒媳李氏，到姜氏房中道喜，把一個姜氏歡喜的沒入腳處，隨着人將段誠叫來，要問話。李氏迴避了卜氏，也要迴避。姜氏道：「我家中的話，還有什麼隱瞞的？母親處就是段誠，也是自己家中舊人，大家聽聽何妨？」卜氏方纔坐下，少頃，段誠入內，先與卜氏磕了四個頭，纔與姜氏磕頭，回頭不見他妻子，也在心上甚是歡喜，問候了幾句。姜氏叫他細說，文煒別後的始末。這段賊從四川老主人去世說起，說到段氏被喬大雄擒去，卜氏忍不住的大笑起來。又說到手殺喬大雄，夫妻報功，被林總兵打嘴巴的話，把一個卜氏笑的筋骨皆蘇。姜氏同歐陽氏也笑的沒收煞。段誠盤說了半天，方纔說完。卜氏道：「可惜路遠，我幾時可會令嫂！他到是個有才胆的婦人。」歐陽氏說：「那樣的蠢婦，太太不見他也罷了！」段誠又說：「林岱林老爺起身時，小的老爺已託他搬大相公家兩日子來京，大約不過二十天內可到。」卜氏又問于冰去向，段誠又說了一番。卜氏也深信于冰是個神仙了。段誠出來，外面即設酒席款待，飯後逢春將段誠叫去，細說于冰踪跡。卜氏又喜又想。次日，段誠稟明姜氏，就要僱驛轎。卜氏那裏肯依，定要叫往一月再商。段誠口口懇求，卜氏方纔許了五天後起身。自此爲始，于冰家內外天天總是兩三桌酒席，管待他主僕。卜氏李氏婆媳二人，各送了姜氏許多的衣服首飾等類。逢春寫書字並回禮，也用盟弟稱呼。又差陸永忠大章兒兩個舊家人護送上京。卜氏又送歐陽氏衣服尺頭等物。主僕們千恩萬謝，姜氏臨行坐駟，轎大哭的去了。在路上走了數天，方到文煒已補了兵部職方司員外郎，夫妻相見，悲喜交集，說不盡離別之

善。文煒厚增陸永忠大章兒盤費，寫了回書拜謝姜氏與卜氏李氏，也有書字，就將殷氏的珠子，配了些禮物，謝成就他夫妻之恩。凡逢春家婦人女子，厚薄都有東西相送，臨行親見陸永忠大章兒，說許多感恩拜謝的話，方纔令回成安。再說林岱到了河南開封，不想軍門還在歸德，同兩個欽差審叛案未完，到歸德知他文桂芳，早回懷慶，管翼已上松江任去了。次日見軍門送京中帶來禮物，又代文煒投謝恩提拔稟帖，邦輔甚喜，留酒飯，暢敘師生之情，又着林岱拜見兩個欽差，方赴河陽任。一邊與桂芳寫家書，差家人報喜，搬取嚴氏桂芳，恐林岱初到任，費用不足，又想自己年老，留錢財珍物何用？將數十年宦囊，盡付嚴氏帶去。林岱將嚴氏帶來銀兩內，取出三千兩送文煒，又餘外備銀二百兩，做文魁夫妻路費。差兩個家人兩個兵丁，先去虞城縣請文魁夫妻，一同上京。不一日到了柏葉村，將林岱與他的書字，並送盤費銀二百兩，都交與文魁。文魁大喜，將來人並馬匹都安頓店中酒飯，告知殷氏。殷氏道：「我如今不願意上京了。」文魁道：「這又是新典故。」殷氏道：「你我做的事體，甚不光彩！二叔二孀，他夫妻還是厚道人，惟段誠家兩口子，日無大小，同家居住，日日被他言語譏刺，真令人受他不可，不受亦無法。你說怎麼個去法？」文魁道：「我豈不知，但如今の時勢，只要把臉當牛皮索皮的使用，不可當鷄皮貓皮的使用。你若果思前想後，把他當個臉的抬舉前來，他就步步不受你使用了！就是段誠家夫妻，日無大小，也不過譏刺上你我一次兩次，再多了我們將起主綱來，他就經常不起。況本村房產地土，出買一空，親友們見了我一個，到有八個，不和我舉手說話，前手過去，後脚就聽的笑罵起來，你我到不去做員外郎的哥嫂，反在這龜地方做一鄉的玩物。再者月前二兄弟，與了二百兩，如今到盤用了好些，你說不去，立立骨氣也好！只是將來就憑這幾兩銀子，過度終身麼？若說不去，眼前林鎮台這二百銀子，就是個收不成，不知你怎麼說？我就捨不得。」殷氏也沒的回話，僱了一乘驛輪，殷氏同李必壽者

婆同坐，文魁騎牲日起身。一日入都，文煒上衙門未回，文魁見門前車坐紛紛，拜望的不絕，心下大悅。殷氏下了轎，姜氏早接出來，殷氏雖然面厚，到此時也不由的面紅耳赤，倒是姜氏見他夫妻投奔，有些動人可憐，不由的吊下淚來。殷氏看見也禁不住的大哭，同入內室，彼此叩拜，各訴想慕之心。少刻文煒回來，見過詩嫂，到晚間大設酒席。林岱家人兩桌，弟兄二人共一桌，殷氏姜氏在內一桌。林岱家人交給書字並銀兩，文煒見書字披肝瀝胆，其意惟恐文煒不收，諄囑至再。文煒只收一半，林岱家人受主人之囑，拚命跪懇，只得全收。着段誠等交入裏面，殷氏和姜氏飲酒間，姜氏總不題舊事一句，祇說冷于冰家種種厚情。殷氏見不題起，正樂得不問爲幸！不意歐陽氏在旁邊笑問道：「我們那日晚間吃酒，你老人家醉了，我與太太女扮男裝逃走，不知後來那喬武舉來也不會？」殷氏羞恨無地，勉強應道：「你還問我哩？你主僕二人害的我好苦！」歐陽氏笑道：「你老人家快活個了的不得，反說是我們害起人來了！」姜氏道：「從今後止許說新事，舊事一句不許說。」殷氏道：「若說新事，你我同是一樣姊妹，你如就是就是員外郎夫人，我怎麼人做不得的，鬼變不得？」歐陽氏插口道：「員外夫人不過是五品官職分，那裏像個將軍娘子，要殺人，就殺人，要放火，就放火，又大大威武。」殷氏聽了，心肺俱裂，捶胸打臉的痛哭起來。姜氏再三安慰，又將歐陽氏大罵一番，方纔住口。次日文煒將他夫妻叫到背間，盡力敷說了一番，又細細的講明主僕上下之分。此後段誠夫婦，方以老爺太太稱呼。文魁殷氏不敢放肆了。文煒取出五百銀子，交付哥嫂，煩請主家過度。凡米麵油鹽應用等物，通是殷氏照料，銀錢出入，通是文魁經管，用完文煒卽付與，從不問一聲。文魁見弟兄骨肉情深，絲毫不記舊事，越發愧疚無地。處處竭力經營，一心一意的過度，到成了一個兄友弟恭的人家。文煒又買了四五個僕女，兩處分用，留林岱的人住了幾天，方寫字備禮鳴謝，又重賞諸人，纔叫起身。過了兩月以後，囑文魁帶人同去四川搬收朱昱靈。

抵付銀一千兩，以爲營葬各項之費。文魁起身去了。正是：

『哥哥嫂嫂良心現，弟弟兄兒同一覺；天地不生此等人，戲文誰做小花面？』

第三十二回 連城壁盟心修古洞 溫如玉破產出州牢

詩曰：『山堂石室，一別人十里；十年而壁修，行人應如此。叛案牽連起，金銀權代替；不惜破家傳遞，得

苟免爲幸耳！』

右調月當廳

話說冷于冰自蔣金花身死之後，卽遁出林桂芳營中來。到泰山廟內，連城壁道：『大哥原說你就去就來，怎麼四十餘天不見形響？』我們死守此地，日夕懸望。』于冰道：『我原去懷慶與朱文煒說話，着他搬去家眷，不意師尙詔遣反弄的我也欲罷不能。』于冰詳細說了一遍。城壁大笑道：『功成不居名，正是神龍看首不見尾之說，惜乎我二人未去看看。』兩人一般的熱鬧，自此于冰與他二人講究元理，或到山前山後遊走。一月後，遂電回來說道：『林岱授副將職，已署理河陽總兵管翼之缺。朱文煒補授兵部職文司員外郎，差段誠去法師府上搬姜氏去了。』于冰大悅，次日寫了一封書字，向董煒道：『公子與我們在一處，終非常法。』昨查知總兵林桂芳之子林岱，現署理河陽總兵官，我竟斗膽于書字內改公子名姓爲林潤，他如今已是武職大員，論年紀與他做個晚輩，也該着他認他子爲姪兒，將來也好用他家三代籍貫，下場求功名，書內口將公子并尊翁先生受害前後緣由詳細說明。』又將金不換身上存銀百餘兩，付與他主僕做往河陽盤費。董煒道：『承老先生高厚洪恩，安頓晚生生路，此去倘林鎮台不收留奈何？』于冰大笑道：『斷無此理，只管放心。林岱朱文煒二人功名，皆自我出，我送公子到他們處，必定待同骨肉。因朱文煒是京官，耳目不便，故着公

子奔投林岱處，到那邊號房，只道說是他姪子從四川來，又有冷某書字，要當面交投；他聽知我名，必定急見，見時只管說要他退去左右人役，看我書字，然後說話，你二人俱可心照。從此再無破露之患矣！今朝日子甚好，我也不着世套，就請公子此刻同貴价起身。」又向城壁道：「山路險峻，你可送公子下山，即回。」煒感情戴德，拉不住的，就磕下頭去。那淚不覺兩行直下，又與城壁不換叩頭，大家送出廟外。董煒復行哩，一步步大哭着，同城壁下山去了。于冰見此情形，甚可憐，又見金不換也流着眼淚一邊揩抹，一邊伸着脖子，向山看望。回到廟中，只覺得心上放不下，隨將超塵叫出，分付道：「今有董公子投奔河陽總兵林岱衙門，你可將中跟隨，到那邊看那林岱相待如何，停留數日，亦必須看聽詳細，稟我知道。」超塵道：「法師就在此山，還往別地去說與小鬼，好回覆法旨。」于冰道：「你們作甚麼？是我欲和城壁不換去湖廣，你回來時在衡山玉屋洞等候，我可也。」超塵領命去了。到次日，城壁送了董公子回來。于冰道：「湖廣有黃山赤壁崖門等處，頗多佳境，我意欲領你們一行，又在此住了許久，用過寺主柴米小菜等項，理合還清。連二弟可包銀十兩，交與寺主。」城壁送銀去了，不換收拾行李兩事，方完，纔出房外，忽見寺主披了法衣，沒命的往外飛跑，不多時，迎入個少年官人來，但見：

「面如凝脂，大有風流之態；目同流水，定無老練之才！博骨鮮衣，飄飄然肌履瘦弱；金冠朱履，軒軒乎容止清揚；手拿檀香畫扇，木不熱也要搖搖；身隨浮華家人，即無事亦常問問。若論他笙簫音律，果然精通；試考他經史文章，還怕虛假。」

于冰一見，大為驚異，向城壁道：「此人仙骨珊珊，勝二位老弟數十倍。」城壁道：「大哥想是爲他生的，眉清目秀麼？」于冰道：「仙骨二字，倒不在模樣的好醜，有極醜不堪之人，俱有仙骨；但此已非一生一世。」

所積。」不換道：「大哥何不脫渡了他，也是一件大好事！」于冰道：「我甚有此意，還須緩商。」少刻廟主人來，不換迎着問道：「適纔出去那位少年，是個甚麼人？」廟主笑着將舌尖一吐道：「他是泰安城中赫赫有名的溫公子，諱如玉。他父親做過陝西總督，他是極有才學的秀才，他家中錢也不知有多少。」于冰道：「他居住還是在城內，還是在鄉？」寺主道：「他住在泰安城東長泰莊內，是一個大鄉紳家。」城璧道：「我着他舉動有些狂妄，大哥事事如神明，今日與這姓溫的恐怕要走眼力。他家裏堆金積玉，姣妻美妾，不知有多少，這曾肯跟隨我們做這苦難事？」于冰笑道：「一次不能，我定兩三次度他，與老弟踐言。」三人說說笑笑中間，忽聽得溫公子要過來談談，急叫寺主過來通知。原來溫如玉聽得有外鄉人學道在此居住，亦有驚訝之意。彼此見了面，各敘姓諱，城璧遂將于冰棄家學道始末詳說。如玉聽來，心中甚是不然，向于冰道：「老長兄以數萬家資，又有嬌妻幼子，忍心割絕如此，這豈不作的是糊塗事？」于冰道：「我有昔日糊塗，纔有今日明白。」城璧又說西湖洞看火龍真人，如玉雖聽的高興，到底半信半疑。于冰道：「弟輩此刻即要拜別，然既有一日傾蓋，即係百歲芝蘭，今後公子宜諸事收斂。」如玉以為也不過為嫖賭而言，隨應道：「小弟非不知壞品傷財，每思人生在世，如風前燭草頭露，為歡幾何？即日夕竭力宴樂，而長夜之室，人已為我築矣！」于冰道：「公子既知為壞無多，何不永做長夜之室，做個不死完人？况人至七十為古稀，其中疾病纏擾，窮富奔波，父母喪葬，男女賢愚，方寸內無片刻安然，為數十年快樂而失一大羅金仙，知者恐不為也！」如玉道：「老長兄今日已成仙否乎？」于冰道：「吾雖未仙，亦可以不死。」如玉道：「老長兄游行四海，即到死時，小弟從何處查考？」昔秦始皇漢光武以天下之力，遍訪真仙于山岩海島，尙未一遇，况我輩何許人，乃敢存此妄想乎？」于冰道：「秦始皇漢光武，日事淫樂，若再教他身如仙班，天地安肯偏私至此？」如玉怒道：「小弟上有老母，下有少

妻，實不能如老長先割肉斷愛，老兄請勿復言。」城壁大笑道：「何如？」于冰見如玉滿面怒容，隨即站起道：「公子氣色上不佳，本月內必有大口舌，須小心一二。我們此刻就要拜別了。」三人出了廟門，走着，城壁道：「我一見這溫如玉，就看出他是個少年狂妄，不知好歹的人，今日良言苦語提引他，他到大怒起來。」不換道：「這也難怪他不得！他頭一件就丟不下他母親，况又在少年有財有勢，安有走這條路？」于冰道：「就是我也不是之虞，着他立刻拋却父母妻子，做這不近人情的事情，只是願他早些回頭，不致將仙骨墮落，不意他花柳情深，利名心重，只得且別過了他，直到山窮水盡的時候，不怕他不入元門。」說罷，三人竟自走在大樹下，城壁道：「我們如今還往湖廣去不去？」于冰道：「怎麼不去？」一則遊覽湖廣山水，二則衡山玉屋洞內，還有我個徒弟猿不邪，我也就要便去看看他。」不換道：「我兩人在碧霞宮住了許久，從來未見大哥說起有個徒弟來！今日纔知道大哥肯渡脫他，必定是個有來歷的人。」于冰笑道：「他是一隻老猿猴，因我用法力收伏，認爲徒弟，使他在衡山看守洞門。」城壁道：「他的道行淺深，比弟等如何？」于冰大笑道：「你們如今還講不起道行二字，比如一座城，你連城牆還沒有看見，這猿不邪他也是雲來霧去，修練的皮毛純白，已經是門內人了，再加勤修一二年內，便可入屋中。若講道行二字，他還可以講得幾分。」城壁拂然道：「我們拚命跟隨大哥，雖不敢望做個神仙，就多活百五十年，也不枉吃一番辛苦，似這樣今日遊泰山，明日遊衡水，游來游去，遊到老時，一點道行也沒有，直至死後而已！今日大哥說連城壁還沒有看見，真令人心上冰冷。」于冰大笑道：「人爲名爲利，還有下生死血汗功，祝神仙是何等樣的二字，就着你們隨手搵來，就是我還差大半功夫。我如今領你們遊山玩水，並非爲娛目適情也，不過煉你二人皮膚筋骨，再經歷些極寒極暑，多受些飢餓勞碌，然後尋一深山窮谷之地，靜性修煉，慢慢的減去火食，方能漸次入道。至于法術二字，不過

借他防身，或救人患難，氣候到了，我自然以次相傳，以你這樣性急，我却如何指授。『城璧道：『弟性急有之，怎麼就不欲指授。今與大哥相商，我兩人立定主意，下一番死命功夫。湖廣山水，也不過和泰安山水一樣，與其遠行，不如近守。今日仍回泰山，於山後極深處走幾天，或尋個石堂，或結個茅菴，若能還去柴米更好，即不然樹皮草根，可以當飯，餓不死就是福分，只求大哥將修煉的法術，着實往透徹裏傳示傳示，我二人誠心盡力的學習，設或大哥去遠方行走，我們被着妖蛇虎豹所傷，這也是前生命定，只求積一個求世仙緣。』不換也不等城璧說完，一蹶劣起來，大叫道：『二哥今日句句說的，都是正經修行人話，我的意念也淡了，大家捨出這身命去做一做，有成無成，都不必論，從今後我與二哥心上，總以死人待自己，不必以活人待自己，現仿着大哥就是活神仙，就是我們入道機會，只聽大哥們吩咐。』于冰聽了二人話，大樂道：『你們能動這樣念頭，生死不顧，也不枉我引進你們一番，好好可敬可愛，就依二位賢弟議論，再回廟去罷。』三人一齊起身，復到碧霞宮，煩寺主收拾了些乾餅乾菜，帶在身旁充飢，廟門即向深山無人處行走，晚間就在樹下或崖前打坐功，經歷了十八載，甘霖道：『忘却世情，凡一切奇奇怪怪，妖魔仙境，斷澗橫橋，蜈蚣嶺，天門山等險峻，看不盡奇峯怪石，瀑布流泉，并珍禽異獸，瓊樹瑤葩等類。一日於層嵐疊路之下，盼見一座洞門，三人走進去，一看但見：

「碧岫堆雲，青山削翠；雙崖競秀，欣看龍蹠虎蟠。四壁垂青，喜聽猿啼鶴唳；蒼松古檜，洞門深鎖竹窗。寒白雪黃牙，石室重封丹竈；冷參差危閣，欣來水面之風；槎枒疎梅，常映天心之月。正是塔前生意，惟存草檻外光陰如過駒。」

三人在洞中前後看了半晌，見前後兩層大石堂，四周圍回欄曲榭，旁邊丹室經閣，石床石椅，石桌石凳，

石杯、石碗之類，件件俱全；又有許多的奇葩異卉，堂前正面鑿着「瓊崖洞府」四個大字。城壁道：「此洞幽深清雅，乃吾兩人死生成敗之地也。」于冰也說甚好，三個就在石堂內坐下，不換道：「修煉的地方有了，只是飲食該如何措處？」于冰道：「你兩人要立志苦修，衣服飲食，却是易辦的事。」問城壁道：「你身邊還有銀子沒有？」城壁道：「還有五十多兩。」連忙付與于冰道：「你們在此少坐，我去泰安城內走一遭。」兩人送出洞外，于冰步罡踏斗，將脚一開，踪跡全無，兩人互相驚嘆。到日沒時分，兩人坐在洞外守候，只聽的洞內于冰在那塊叫道：「二位賢弟那裏？」兩人跑進洞來，見于冰在前層石堂內站着，旁邊堆着四十多担米，盞碗盞火爐，火刀火紙，每樣四五件，十數件不等，還有鐵斧四柄，麻繩數十條，又有皮衣皮祆皮褲，煖帽煖鞋，大小綿單衣，亦各有七八件。二人大喜道：「諸物皆不可少，只是皮皮禪太多了。」于冰道：「此處風力最硬，非碧霞宮可比，此是炎熱，還不覺冷；一交三秋，只怕兩弟就支持不來，只怕冬天又嫌皮衣太少，修煉至三年後，卽可以不用皮衣襖矣！二弟求道過急，只得格外相從，論理還該隨我山行野宿，將皮膚熬煉出來，萬無中寒中暑之病。柴是山中所有之物，自去砍取。」二人叩拜道：「大哥用心至此，真是天地父母。」于冰忙扶起道：「只願二弟始終如一，勿壞念頭，愚兄無不玉成。」從此二人輪流砍柴，做飯，口淡到極處，採些山花野菜來潤補于冰，見他二人問到真誠，不辭艱苦，恐早晚出入，遇蟲虎豹鬼怪妖魔，隨傳與二人護身，遂邪二法。又過了幾日，留心細查，見二人沒甚歷，滾壞心處，隨引以真訣傳授。于不換傳時，猶有難色，再三教戒，再過兩日，二人日夕精進，少有不調，便誠求細問于冰，卽指示一切。一日于冰向二人道：「自昔年吾師教諭，言修行一道，全要廣積陰功，不專靠凝神煉氣，我自出衡山，只成就了朱文煥林岱并平師尙韶功德尙淺，我再去遊行天下，河南遭叛逆之變，不無落難等人，亦須察訪，隨便看視猿不邪，你二人在此俱安，我有幾句

話，要切記在心。唐靖天師有云：不怕念起，只怕念遲，念起是病，不續是藥，蓋能剪情欲則神全，導筋骨則形全。慎言語則福全，保此三全，則可以入道矣。邇來與二弟講究元理，似有幾分領會，連二弟更明白些，只要于出功時循序漸進，不可求效太速，求速效則氣行異途，愈害不小，務須破至于你們至于帶，使氣息綿綿，上下流注，于身有定向，水火即可立時交會矣。積久縛就真胎，便成有道之士，于你們所行外功，雖遠不及內功十分之二四，然活筋骨，舒五臟，亦內功之一助。若每天按時行，則始終按時，隨便行則始終隨便，如按時行幾天，隨便又行幾天，于己有益，再一開功，則功未妄用，反不如一心只行內功，良言盡此，我此刻就去了。」不換衣服，一窩窩去，我如何敢如此，只是回來時，且要說與我們，免得日夕懸望。」于冰指着旁邊那堆道：「你且去，我自有你請用處。」我即可去了。」城壁道：「早知大哥又要離別，到不如去湖廣衡山洞內，與猿不在此守，豈不又有一番造化？」于冰道：「我當日出家時，有誰與我作伴來，俗云：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二人在此，我豈不知？愛我，但世人第一要割髮，割愛二字，不只是輕色貨財，像你一人今日想我，可日勝三，則道心自然所引，心不能純一，而道必終于無成。」說罷起身，兩人送出廟門，心上甚是難捨，只是不敢再言。于冰本劍出，口誦靈文，在洞門西上，就畫了一道符，城壁笑道：「此是何意？」于冰道：「你二人功力淺薄，洞外何物無有，吾符雖無甚奇，除島洞內仙人部正神，恐無有敢從吾符下過者，此後除去取柴，此外若少出門，務自龍魚蝦蟹于陸且之類，一語着一步步走去，兩人望不見了，方悶悶入洞，按下于冰且說那大經嚴世蕃原是一對刻薄小人，在德府審了一月餘的叛案，倒不爲朝廷家辦事，全是借此收羅銀錢，報復私仇之地。凡遠年近歲官場私隙中，有一點嫌疑者，必裹着差人通通消息，着叛賊人扳本人或親戚族黨仕宦中人，被干連者，也不知壞了多少，不但容爾賊衆的人，就是一飲一食的地方，要吹毛求疵于中道。

尋富戶，透出音信，着用錢好買命。曹邦輔深知嚴嵩父子利害，也只好言語間行個方便，賴情面開脫一二無辜人，那裏敢參奏他們。明帝屢屢下詔，不准干連于人。他二人那裏把這旨諭放在心上，只以弄錢爲重。一日拿到叛案内一散賊叫吳康，來訊之下，把着他說富戶人家停飲食，并吵鬧過的地方。吳康開寫了十數人，內中就有一湯如玉，說他父親昔曾做個總督，手內甚是有錢。陳大經聽了，心中甚喜，隨即登了湯公子，竊賊叛黨，謀爲不軌，事火票，又札諭泰安文武官同去獲拿，添差解送歸案等語。事關叛逆，急同風火。不過數日，卽到了泰安。這日湯如玉在家，正在着人擺列菊花，要請朋友們賞玩，猛見官役跑來說：「道州裏老爺和營裏老爺，帶着許多人拜大爺來了！」如玉摸着頭，腳一邊更衣，一邊預備茶水，又着廚下收拾便飯。剛迎接到三門外，只見文武官已走進大門，守備看見如玉，指向衆人道：「那就是湯公子，拿了有跑上便將如玉上了大鎖，蜂擁而去，把些大小家中人都嚇呆了。如玉的母親黎氏，聽得將兒子平空拿去，嚇得心膽皆碎，忙差人到州裏打聽，晚間家人們回來說道：「大爺是爲窩藏河南叛家內一個姓吳的，明日就要解去河南聽審。」黎氏道：「你大爺在那裏？」家人們答道：「已下在監中，小的們又不敢去問，這還是州宅門上透的信。」黎氏同兒媳洪氏大哭起來。家人們道：「哭也無益，不如將大爺素日交厚的朋友請來相商，看他們有個救法沒有。」黎氏着人分頭去請，衆人聽是叛案，一個個躲了個精光，衆家人跑了二更時候，沒請來一個。至四更後，家人說黎大爺來了。黎氏是本城黎指揮女兒，他有個姪子叫做黎飛鵬，與如玉是表兄弟。黎氏全姪兒進來，放聲大哭。飛鵬道：「有要緊話向姑母說，此時不是哭的時候，表弟家乃逐日狐羣狗黨，弄出這樣彌天大禍來。他一入監，我就去州衙門折了個過打聽，來文上言湯公子窩藏叛賊吳康，着泰安文武官添差押解，赴歸德聽審，此事關係重大，我與州官門上家人胡五蔣一相商，他說這事若問在裏面，定要滅族受刑，罰還是小事。」

如今已代我們在文武衙門，并歸德提差說合，他定要三千五百兩銀子，上下分用，言明過一月後，定要起解；

着我們速差妥當的人，到歸德去解脫，他們却有絕好的門路，只要多費幾個錢，保管無一點事。又領我到監中，與表弟說明，表弟恐姑母不允，着我來稟明。『黎氏着急道：『家中那有這錢。』飛鵬道：『表弟也曾說過，着城中兩處貨鋪，要先儘現銀湊辦，安頓住提差，并文武衙門再說，我此刻就回去，明日還要與他們兌過銀子，姑母只管放心。』說罷，辭了出門，仍要回城去，黎氏聽了，心上略爲的安些。次日三更天，飛鵬將銀兩如數交付於州衙，胡五蔣二文武兩，并提差以及捕衙，各得了賄，縣樂得靜候。飛鵬又向提差計路，提差具一一說知。飛鵬又轉說與如玉聽，如玉將他鋪中夥計俱曳入監中，着他們將生意折變，與人好好埋楚。衆夥計見事關重大，只得另尋財主，盤他的生意，弄亂了七八天，方纔有人成交。可惜二萬餘兩生意，除撥去三千五百兩，止剩下七千一百兩本錢，兩處鋪房，止算了一千兩，向如玉說知。如玉只急得要出監，隨將飛鵬請入監中，煩他帶了個家人，並八千兩銀子，去歸德辦理。星夜起身，不想陳大經嚴世蕃每人各有腹心，門客相隨，大經門客叫張興，世蕃門客叫羅龍文，兩人同寓在歸德東嶽廟內，凡有通叛案綫索者，去尋二人說話。他二人要點了頭，就是真叛黨，也可以開脫，幹旋的亦不止一家。飛鵬到他二人寓所，聽了幾次，總說不來。飛鵬替如玉日日跪懇，哭訴了好幾次，方纔派了七千之數，餘外要百五兩賞跟隨的小廝。飛鵬將銀子如數交割，張羅二人隨即打入密票，止說六千兩，他二人將一千兩下了私腰，次日陳大經嚴世蕃，又將吳康傳出復問，審得馮公子是同賄人，並無知情容留的事，將如玉開導，不應同賄，例仰該州發學打四十板，釋放回家。斥革話一字沒有，並即行文泰安文武衙門照諭施行，又將案內使費過的一總開放，沒有使費過，還有監候。訊到第三日，即得放如玉的票，羅龍文也不差人，即着飛鵬看了，然後封訖，交付飛鵬，說你自投去罷。飛鵬得了文票，

大喜，謝了兩人，回到下處，與跟來的兩個家人說知，將剩下的五百兩銀，與兩個家人每人分了一百，自己分了二百，留下一百做回去盤費，以便開張單兒。着如玉看三人僱牲口連夜趕至泰安衙門，投遞文書。文武官看了大喜，立即將如玉放出監來。如玉謝了文武官，又到黎飛鵬家叩謝問明前後情節，雖是心疼八千多銀子，喜得免了禍患，又細計他母親和飛鵬一同回家，母子各痛哭。黎氏再三向他姪兒道謝。飛鵬又細說歸德話，黎氏向如玉道：「我已望六之年，止生了你一個，自你入監後，我未嘗一夜安眠，眼中時流血淚，精神大不如前。你若是可憐我，將嫖賭永斷，少交無非之人，我尚可以多活幾年。」如玉道：「我自今以後，再不敢胡行一步。母親只管放心，那冷先生他也曾勸我這話，且說不出一月，定有大口舌，今果應了，豈非奇人。」正言之間，家人走進來說道：「本莊內的親友，在外面看望大爺。」黎氏聽了大怒道：「平素不分晝夜，天天來吃我家，一聞叛案，請了半夜狗，也沒有一個上門來。今日聽的無事，又尋不費錢的飯鋪吃來！你們將這沒人心的賊子，都與我一齊趕出去，永不許上我的門。」如玉道：「你們向衆位說，我不敢當，請回罷。」飛鵬將一路剩下一盤費交還，又取出一木眼，着如玉留下看。如玉心着實感激，謝了又謝，兩人同吃酒飯後告別。過了幾日，如玉又備了一分厚禮，親去拜謝，從此不嫖不賭，安分守己起來。正是：

「不嫖心裏想，不賭手發癢；叛案雖除名，可惜一萬兩。」

第三十三回 冷于冰施法劫貪吏 猿不邪採藥寄仙書

詞曰：「銀囊空，金袋碎，驚破奸邪心意！千方百計聚將來，都被神劫去。日漸升，月已墜，至玉洞傳法周

歲丹砂甫採接仙書，飛入長安省會。」

話說湯如玉出了州監，再不嫖賭了，安分守己，過度日月，這且不題。再說冷于冰出了瓊巖洞，架遁光片，剎即到歸德城外，先在西關遊行，次後入城，見此地雖經兵火，士民尚各安業，天色漸晚，隨便尋一旅店過宿，打坐至二更天，忽聽得一人大罵道：「嚴世蕃這狗才了不得！」于冰聽了嚴世蕃三字，就坐不定了，慢慢的開了房門，走出院來，見西邊房內，燈燭輝煌，走近了幾步，只聽得一人道：「你雖費了四千多銀，你家中還是富足，日月買出命來就好，一個叛案拉扯住，可是頑的，你該吃這一大杯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兩個殃煞，此時離京，也不過六七天路了！我聽的說一人有二十多萬銀子，陳大經是浙江人，說他的銀子，着他姪兒同幾個家人，由江南水路送回嚴世蕃和羅龍文、張典這三人的銀子，恐由議論，分作前後走。嚴世蕃帶了一半，陳大經帶了一半，上天若顯報答應，聖上知道了，將他們各抄家斬首，子孫世世做乞丐，使他一個錢留不下，我心上方快活。」又一個道：「你也不過咒罵他幾句。」九卿科道：「以及督撫那一個敢參奏他，聖上從那處知道銀子已經丟了，說他何益，大家吃酒罷！」於是同嚷鬧大杯小杯，你多我少起來。于冰回到房內，自己打算道：「適纔這些人的話，若果真，此係搜剔平人脂膏，害人許多身家，與其着他兩個拿去，不如我且奪來，賑濟貧人，強交他兩個胡用。」又想到：「他着這銀子分南北兩路，走水路的慢，我明日先從都中這條路趕去，得了嚴世蕃的，然後再從水路，取陳大經的，不道叛案所得的錢，着他們一文落不住，就使從京中帶來財物，也非他個精光，使他倒折本錢，與萬人解恨！」想算停妥，次日走出城門，到無人之地，架遁光約行有一千餘里，趕到直隸地界，看見嚴世蕃在後，陳大經在前，相隔有六七十里，都在路上行走。于冰先到曠野之地，略為等候，望見陳大經率領多人，押着行李走來，遂用劍尖上飛一道神符，勅令六丁六甲衆神，起了一陣黑風，飛沙走石，刮了個人和馬散，頃刻天氣清明，陳大經速着家人尋覓行李銀兩，都歸無有，各各相顧失色，無奈復回舊路。

與世蕃相見。不料世蕃亦於是日，一樣被風，迷失行李銀兩，人人互相嗟異，也猜不着是神是妖，反倒都怕懼起來。世蕃回大經道：「罷了罷了！這叫江裏來水裏去，枉費了一番心，想大人原是財福俱全，如弟實是命薄。」大經道：「大人不必過慮，小弟銀兩已送回家鄉，將來定要寄信去，分與大人一半就是。」世蕃連忙叩謝。二人也嫌聲名不好，倒吩咐家人們，一字不可洩露，從此一徑回京去了。于冰這裏，着衆了叩神將，將兩處行李物件收在一處，即着人都押送上湖廣衡山玉屋洞交與猿不邪收管，可到鎮江岸口，回吾話說。衆神領命于冰復架遁光到江口等候，諸神復命于冰退了衆神將，少刻超塵同逐電俱來，超塵稟道：「小鬼奉法旨，送董公子到林岱衙門，林岱認爲胞姪，相待極厚，小鬼在他衙門中，留心探聽，住了半個月，見其始終如一，前法師吩咐着在玉屋洞等候，小鬼從河南回來，等候了數日，今見逐電，知在此處，因同來繳法旨。」于冰聽了，心上大悅，收了二鬼，隨架遁到鎮江，江面見有一隻大沙船飛走而來，船上有戶部侍郎門燈，又有官衙懸着于冰看的明白，忙用劍在江面上畫符一道，立刻波翻浪湧，本地江神聽候，便于冰用手指向衆神道：「適纔過一大沙船，乃戶部侍郎陳大經之官船，船內有二十餘萬銀兩，并應用貨物，皆是刻害良民所得，煩尊神率領屬下，推他船過焦山，放翻切不可損傷一人性命，俱要扶掖在岸上，再煩尊神將船內金銀行李取出，堆在江岸無人之地，我有用處。」諸神領命，陡然起陣怪風，大風過處，滿江船並未損壞一隻，止捲走陳大經的船，沙飛雲馳而去。于冰架遁光隨後趕來，過了焦山，翻在了江面，舟中人落水一沉一浮，都奔向了岸上，那船也不沉底，只順水流了二三里，也便傍岸停住，銀兩諸物，俱堆在岸上。于冰送了水神，又拘請了甲，將銀物仍送至玉屋洞，然後緩緩的跟來了。甲衆神，又于玉屋洞交割了銀物，中途相遇，于冰發放訖到洞門前，用手一指門鎖脫落，其門自開，于冰走入，猿不邪看見，喜歡的猴子心花俱開，跑上前跪下叩頭道：「弟子猿不邪未

會遠接，望乞師尊恕罪。」于冰扶起，坐在石床上。猿不邪又從新叩拜。于冰道：「我原說八九年或十數年後來看你，今因陳嚴兩貪官賍銀一事，隨吩咐二鬼搬放銀物于後洞。」又向不邪道：「你年來道力如何？」不邪道：「弟子自尊師指授，日夜誠心修煉，一月間不食亦不飢，多食亦不飽。」于冰道：「此服氣之功也！積久可以絕食。」又問：「火龍真人同紫陽真人來否？」不邪道：「未曾來。」于冰見不邪雖係異獸，舉動甚是真誠穩重，于冰心上甚喜，看將來必成正果，過了幾天，教示不邪道：「你本異類，修了千餘年，亦能馭風駕雲，此汝自得之力，非我教授，今見你一心向道，立志真誠，是異類中大有根氣者，將來可望成仙。奈滿身皮毛，頗得仙凡眼目，我今傳你移形換影，變化人形之法。然此法止可假借二個時辰，仍復本相，若欲始終不變，你須用一番煉煨苦功，使吾出納口訣，便脫盡皮毛，老少人隨你心之所欲，雖歷千年，無改變，永成人形。」隨詳細指授煉煨之法。不邪跪領元機，又感又喜，繼之以泣。一月後，竟能變化人形。五天後，復還本相。于冰驚異，問不邪他自知也不知，所以于冰思想了幾日，方笑說道：「是我小看他了，修道千餘年，腹中原本有丹，煨煉易於堅固，豈三個時辰所能限定？隨傳與不邪淨口淨身淨壇淨世界，並安土地魂魄清靈等咒，吩咐道：「俟爾諸咒煉熟後，我好傳你大法。」不邪大喜叩拜，誠心日夕默誦。過五日之後，于冰向不邪道：「我今傳你押神遣將五行變化之法。」不邪連忙跪倒聽候指示。于冰道：「凡人持大法咒，必先取千里外五方之土，金銀硃玉丹砂銅鐵木石繩綫紙筆等件，件件全備，方敢作出。奈法本自仙傳，止宜就地用劍畫法壇一座，將淨口淨身等咒念訖，脚踏斗罡，左手雷印，右手劍訣，取東方生氣一口，先念清心咒，次念通靈咒，然後畫符，亦與世人運用不同。或用指畫，或用劍畫，皆可以代筆墨。而畫符最是難事，定要以氣攝形，以形運氣，形氣歸一，則陰陽通貫，天地合德，不但驅神役鬼，吐電逐雷，即山海亦何難移易。至請神召將，汝異類更要誠敬，每請一神一將，必先定

一事差煩。若日神將兇惡醜陋，或生畏懼玩忽之心，受禍卽在此時。間總能苟免，神將亦不肯來。汝宜慎之。戒之切記吾言。」不邪聽了，毛骨悚然，連連頓首道：「弟子安敢有違誦訓，自取不測。」于冰將寶籙天章內大法，選擇十分之七，傳示先着。不邪煉符精熟後，然後一一教道如何挪移，如何變化，如何召神來如何送神去。先是于冰掌法，不邪隨後演次，便是不邪獨自持行。猿不邪心思靈敏，還用一年工夫，方能指揮如意。他此時固形之法，已煉的百日外，方露本相一次，通是人形，身上猴毛脫得七零八落，漸次全無。百日外露本相，又須復變人形，或老或少不一，必須猴形脫落淨盡，自此方能修道千年。自于冰傳與火龍出納口訣，使時常收異貽爲狼，又有此大法力，必須煉成千萬年不易之面目，方合他的心。又想起當年與謝二混女兒苟且，雖是前生夫婦，到的有虧品行，今須煉成一少年形像，殊覺可取。于是化爲個童顏鶴髮美髯道人，頭戴東髮銅冠，身穿紫金道衣，腰繫絲絛，足踏藤履，居然是個得道佞真，比于冰不衫不履，還打扮得清楚幾分。于冰見他內外道行，皆有一半成局，又見他小心誠謹，較前更慎重許多，心中着實喜愛他，向不邪道：「吾修道無多年，仰邀吾師同紫陽真人恩惠，指示捷徑，血肉之軀，已去六七，此皆吾師易骨一丹之大力也。歷數修道之士，誰能似我有此際遇？我久欲煉幾爐丹，用佐內丹，無如施於人者功德甚少，數端微善，安敢妄冀上仙。今在玉屋洞偷閒一載有餘，傳汝諸般法力，亦有深意，一則着你九州四海，採取藥料，你若無道術，安能隨地尋覓，禁服諸魔，二則還有幾個道友，寄居泰安山內，將來你卽傳授伊等法籙，省吾提命之勞。三則你具此神通，可代吾分行天下，斬除妖邪，與扶危濟困，我收指臂之力，你亦可積些陰功。今與你一單，共藥二十一樣，每樣下面，俱詳註分辨真假，所產地，大約海外居十之八九，中國不過一二。你此刻可帶銀兩下山，於天下城池市鎮，覓劍一口，不拘銅鐵，只要先代之物，精雅清妙，可吹毛碎鐵者方好。」不邪領命去了。過兩月後，方回用銀八百兩。

買來單雙劍各一把，捧與于冰過目。于冰見裝飾俱古雅，先將單劍拔出一看，面列七星，吞口以上，鑄着射斗二字，光輝奪目，寒氣逼人。于冰笑道：「此劍雖不可以寶名，亦古劍中之最佳者。」又將那雙劍拔出，只見面上鑲龍虎柄，付三環托盤，以上日月雙分，試之輕妙，鋒利無比。于冰又笑道：「你還有眼力，此雙劍與單劍身分伯仲，要皆斷貌截蛟之器也。」立命不邪盛淨水一碗，走到洞院中間，吸太陽精氣，吹于右手二指上。右劍兩面，各畫符一道，然後念咒噴噴畢，遞與不邪。又將雙劍亦如此作用完，吩咐不邪道：「丹藥乃天地至精之氣所萃結，非人世寶物可比，不產於山，定產於海，既係珍品，自有龍蛇等類相守，更兼妖魘外道，凡稍通知人性者，皆欲得此一物食之，為修煉捷徑，較探日精月華，其效倍速。仙家到內丹胎成時，必取外丹者，蓋非此不能絕陰氣歸純陽也。我今再傳你幾路劍法，庶可以保身無虞。」不邪欣躍演習，兩月後劍精熟，于冰選一吉日，令不邪先從海外採取，來來往往，不下六七月，內中也有真假。于冰一一分別，貯在丹房內，不邪于山岩海島，經過許多異怪，閉奪暗取，不必盡述。一日從嵩山取藥歸洞，先將藥着于冰看了，又從懷中取出一封書字，寫于冰遵此。于冰大為驚異，開拆封一看，上寫速赴陝西崇信縣，傍邊寫着火龍氏諭。于冰看罷，連忙站起道：「此吾師法牒也！」隨安放石桌中間，叩拜了四拜起來，問不邪道：「你在何處得遇祖師？」不邪道：「弟子從嵩山採藥回來，被一老道人在山前用手一招，弟子即風停雲止，落在積雪峯下。老道人將書付與，着寄與師尊，弟子正要問他姓名，一轉眼就不見了。」于冰吩咐不邪道：「藥不用採了，可用心看守洞門。」又將超塵逐電，叫入葫蘆內，急急的取了些隨身應用之物，不邪跪送洞外。于冰雙足一踏，烟霧纏身而去。不邪見于冰行色匆匆，也不敢問歸來的年月，只得回洞，自行修煉。止是

「一聞師命即西行，且止丹砂採辦雲，待得餘閒歸洞後，再將鉛汞配雌雄！」

第三十四回 貼賬單賄賂貪知府 攝贓銀分散衆飢民

詞曰：『平涼歲歲遇飢荒，望合分賑窮民無端貪墨欲分光，姑與何妨。』

宦途如膏雪，潑湯掃盡堪傷。

右調畫春室

話說于冰駕雲行來，頃刻到崇信縣交界，見人民攜男抱女，沿途乞討，多鳩形鵠面之流，問起來說鞏昌

蘭州平涼三府地方，連年荒旱，鞏昌蘭州各州縣，還有些須收獲之地，惟我們這平涼一帶，二三年來一粒不

收，餓死的也不知有多少。于冰道：『本地官府爲何不賑濟你們？』衆人道：『聽朝中有個姓嚴的宰相，最

愛告報吉祥事，凡百姓的疾苦，外官們總不敢奏聞，恐怕嚴宰相惱了。頭一年荒歉的時候，地方官還着紳士

捐穀捐銀賑濟；第二年各州縣官因錢糧難比，將富戶門捐助銀兩的米穀，不過十分中與我們散一二分，其

餘盡皆尅落在腰內；今年連一家捐的也沒有了。先前你我的入市關鄉，還可乞討些食米度命；如今無一人

施與，只得在道路上延命，慢慢的投奔他鄉。』于冰道：『巡撫兩司雖的寫遠，本地道府他是大員，也該與你

們想個法子。』衆人道：『還敢望他想法子，只要莫把我們的窮命刻剝了，就是大造化；自我們這本府太爺

到任以來，弄的風不調，雨不順，把平涼一府的地皮，都被他刮去，不但十兩八兩，就是一兩二兩，他也不肯輕

易放過，事體不論大小，要起錢來，比極小的佐雜官還沒身分，沒一日不向紳士借銀錢；若不借與他，他就要

尋事件相陷，輕則罰他財帛，重則革他功名。若做生意的人，更受他的害，也是日日無物不要，要了去便如白

丟，討賸者重加責處，責處後卽立刻發價，大要值十文的，止與一文；年來綢緞梭布當鋪各生意，關閉了十分

之七。就是賣肉的屠戶，也迴避了大半，把一個府城竟混的不成世界了！地方連歲荒旱，又添上這樣官兒，兩

路夾攻，我們這個樣子，那裏還有活處，他屬下州縣之錢糧無出，只得將百姓天天拷打，弄得父子分離，夫妻拆散。」于冰道：「他是這樣作福作威，巡撫司道爲甚麼不參他？」衆人道：「我們會聽得衙門中人常說京裏有個趙文華大人，是他的親戚，他年年差家人上京，送趙文華大人許多厚禮，趙文華與巡撫司道寫信囑託，他有些大門路，誰敢惹他？」于冰道：「他所好甚麼？」衆人替他起個外號，叫做馮剝皮，官名馮家駒，聽說他是四川陞來的。」于冰想道：「只馮剝皮，不是在金堂縣追比林岱的那個人麼？他怎麼說一下陞了知府？我今日既到此地，到要會會他，又不枉費祖師着我到陝西一番之深意也。」心裏想到，我有嚴陳兩人這宗銀兩，着我賑濟此地窮民，我一個出家人，久留在洞中何爲？只是這三府的飢民甚多，這幾兩銀子，濟得甚事？想來想去，想出一個道理來，笑道：「天下的窮民億千循萬，我只將這三十多萬銀子，開銷去就是功德，刻下三府之中，惟平涼最苦，理合先於極貧之家，量力施捨，但我非官非吏，該如何查法，此事必須拘遣本地士穀諸紳，着他們挨戶察看妥當，就着他們暗中分散，庶奸民不能冒領。」又想道：「神人異路，無原無故，與百姓們送銀子，豈不驚世駭俗？」想了一回，又笑道：「此事必須人鬼兼施，明暗並行，方爲妙用。」打算停當，到了三更時候，走到郊外無人之地，伏劍嘯哈，拘到日夜遊神，並涼州一府士穀竈社各大家小戶中，靈屋漏諸神，一個個前後森列，聽候差使。于冰道：「今有一件最要事，仰藉諸神，大家協力措辦，自今平涼一府並所屬各州縣，連遭荒年，百姓餓死者無數，貧道有銀三十餘萬兩，意欲布散貧民，貧道一人實難稽察，今煩衆神於城市鄉關挨門細防，一門清楚一門，一鄉清楚一鄉，只要於極貧窮之家，分別大口小口，某戶某人名下，其男婦大小幾口，詳細各造一本清冊，送至貧道寓所，貧道好按人數估計，使知平涼一府各州縣，其有貧人若干，每一人分銀若干，方能接濟。到秋收時候，到施放銀兩之時，還要仰仗諸神，一邊領銀，一邊變化世間凡夫代貧道沿

門散給，使貧人各得實道，方爲妥當。今此事賡續之至，未知諸神肯憐理否？一衆神聽畢，各自歡喜，鞠躬道：「此係法師大德洪慈，上憲聞知，必加紀錄。小神等實樂於普救災黎，豈有不奉行之理？小神等即各分身督率，斷不敢教一人舛錯，自負清德。」說罷，各凌虛御風欣喜而去。于冰回在廟中，寫了四五十張報單，差超塵逐電於城鄉市鎮人煙稠密之處，連夜分貼，上寫道：

「具報單人冷秀才，爲周濟貧民事。冷某係直隸人，今帶銀萬兩，到西口外販賣皮貨，行至平涼一帶地方，見人民窮苦，贍養無資，今情愿將此銀兩盡數分散窮民，有願領此銀者，可將本戶男女大小幾口，詳細開寫，具一清冊，到府東關火神廟，親交冷某手，以便擇日按名數多寡分散，定在三日內收齊，後期投送者，概不收存，專此告白。」

天明時二鬼回來，到日出時候，早哄動了一府，有互相傳念者，有到火神廟來看的，有窮人攜男抱女領銀子來的，這話按下不表。且說平涼州知府馮剝皮，果是金堂縣追比林岱的那知縣，因與工部侍郎趙文華妻弟結了兒女姻親，用銀錢鑽銀保舉，陞在此處，他仗趙文華勢力，無所不爲。這日門上人稟道：「有快班頭役，接來報單一張。」剝皮接來一看，笑道：「這冷秀才必是個瘋子，他能有多少銀兩，敢說分散涼州府通府，就是作善事，也該向本府稟知，聽候示下，怎麼他還敢居然上了報單，着一府百姓任他指揮？」想了一想，吩咐道：「可寫我周年家弟名帖，到東關火神廟請他，說我有話相商，立等會面。」門上人答應出去，少刻稟道：「冷秀才將老爺帖子繳回，他說正要來拜會太爺，隨後他就到了。」少刻門上人又稟道：「冷秀才到他說太爺傳喚甚急，寫不及手本。」剝皮吩咐大開中門，迎接至大堂口，于冰將剝皮一看，但見：

「頭戴烏紗官帽，內襯着玫瑰花數朵；腳踏粉底皂靴，傍鑲着綠夾淺兩條；面紫而鼻豐，拆幾步如風

走楊柳，鬚黃而頭小，笑一面似跌破西瓜；內穿起花縐紗紅襖，外罩暗龍四爪舖袍，雙眼顧盼常無怪其逢財必喜，兩手伸縮莫定，應知其見縫即撻，看年紀已是五旬上下老人，正當端品立行之際，論氣質還像二十左右，依然瘋嫖惡賭之時。

馮剝皮見于冰衣服襤褸，先阻了一半高興，讓到二堂行禮，坐下。剝皮問于冰名諱，于冰道：「叫冷時花。」剝皮道：「適纔接到年兄報單，足徵豪俠義氣，本府甚是景仰，未知年兄果有數十萬銀兩否？」于冰道：「數十萬不能，十數萬實有之。」剝皮聽了甚喜，吩咐左右獻茶，又問道：「銀兩放在何處？」于冰道：「有幾個小价在後押解，不過兩三天即到。」剝皮道：「未知年兄是怎麼個與百姓分散法？」于冰道：「報單上已申說明白，着百姓們自寫家口數目，投送火神廟內，生員按戶酌量分發。」剝皮道：「如此辦法，勢必以假亂真，以少多報，可惜年兄幾兩銀子，徒耗於奸民，於真窮人毫無補益，依我愚見，莫若先遣官吏帶同鄉保，地方按戶口逐一查明，登記冊簿，分別極貧次貧兩項，而於極貧之中，又分別一迫不可待者，再照冊簿，每一戶大口幾人，小口幾人，另寫一張票子，上面鈐蓋圖章，標明號數，即將票子令本房人收存，俟開賑時，持票走領年兄可預定極貧大小口，與銀若干兩，次貧大小口，與銀若干兩，先期出示，某鄉某鎮百姓，定於某日在某處領取銀兩，照票給發，若將票子遺失，一分不與，延不可待者，即令官吏帶銀子按戶稽查時，酌量其家大小人口若干，先與銀若干，使其度命。即於票子上批寫明白，到放賑時照極貧核扣，除前與銀數給發，如此辦理，方為有體有則。再次百姓多，官吏少，一次斷不能放完，即做兩次三次何妨！若年兄任憑百姓自行開寫戶口，浮冒還是小事，到分散時，以強欺弱，男女錯雜，本府有職司地方之責，弄出事來，其咎誰任？依小弟主見，年兄共有多少銀兩，都交與小弟，小弟委人辦理，不但年兄名德兼收，亦可以省無窮心力，未知高明以為何如？」于冰道：「

老公祖議論，真是盡善盡美；只是註册領票，三萬耽延時日；一則百姓也不及待，二則生員也要急於回鄉，祇願將這幾兩銀子，速速打發出去就罷了。至於大公祖代爲措處，生員斷不敢相勞。剝皮聽了，勃然變色道：「若地方上弄起事來，我一個黃堂太守，就着你個秀才拚去不成麼？」于冰達意，將左右一看，似有個欲然不敢之狀。剝皮是人經吃錢的辣手，什麼骨竅，還不曉得，連忙吩咐衆人外面伺候，衆人都退去。于冰道：「伴件事全仗老公祖玉成，生員一點善心，生員還有些微孝敬呈送。」剝皮忍不住就笑了，說道：「平涼百姓皆小弟兒女，小弟何忍從他們身上刮刷？幸喜先生是外省人，非小弟治下可比。就收受降儀，亦不爲貪，但未知老先生如何錯愛小弟？」于冰道：「些微薄禮，亦不敢入大君子之目，微儀三千，似可以無大過矣。」剝皮作色道：「此呼而與之，老先生可施於道行之人。」于冰道：「幸萬賊民，似可供老公祖指揮。」剝皮連忙將椅兒一移，坐在于冰肩下。蹙着眉道：「不是小弟言得無厭，委因平涼百姓愚野，重擔是小弟一身肩荷。老先生總忍心輕薄小弟，獨不爲小弟功名計耶！此地連年荒旱，小弟食指浩繁，萬金之規，高厚全出在老先生。說罷連連作揖。于冰亦連忙還禮道：「大公祖既自定數目，生員理無再却，容五日後交納如何？」說罷，兩人相視大笑。剝皮定要留于冰便飯，亂之至再，方別了出來。剝皮拉着于冰的手兒，一定要送至大堂口始回。少刻剝皮到火神廟回拜，見于冰是獨自一人，又無家人行李，心中大是疑惑，回到衙門，喚在四個靈變衙役，吩咐道：「這冷秀才舉動詭譎，你四個可在他廟前廟後，晝夜輪流看守，若是他逃走了，我只向你四個要人。此事總要你們暗中留神，不可教他看破爲妙。」四人領命巡守去了。那平涼百姓聽的說，知府都去拜冷秀才，說的外散銀兩之事，越發真了。家家戶戶，各寫人口大小清單，向火神廟送來。于冰俱着放在神坐前，直收至燈後方止。二鼓時候，于冰吩咐二鬼到玉屋洞，說與猿不邪，將後洞皮箱內銀子並衣物，着他用攝法盡數

至平涼府送到火神廟來；再領我符籙二道，爾等佩戴身上，便可白日顯化人形，好往來在人前，聽候驅使，限兩日即回。」二鬼飛行去了。次日三鼓後，于冰聽得風聲如吼，即駕遁看視，原來是諸神交送各州縣貧戶清冊于冰一一收下，大喜道：「辦理極爲簡當，銀兩到時，那時再勞動諸神。」衆神收訖，過了一日，猿不邪亦假變凡人，同二鬼押着許多牲口，駝着銀物，還有脚戶諸人，於定更時候到火神廟來。街上人看見都來問，二鬼通以冷秀才賑濟銀兩回，答：「巡查的衙役看見，飛報剝皮。」剝皮大喜，立即撥了三十個衙役，二十名更夫，在廟周圍看守；又寫了兩張告示，盛稱冷秀才功德，貼在廟外牆上，不准閒雜人等一人入廟。次早剝皮差內使送到許多米麵鷄鴨豬羊茶酒菓鹹餅糟醬腐等物。于冰只得收下，就着超塵帶一萬銀子，煩他家人內使與剝皮押去。早有人報知剝皮，把剝皮喜歡的跳了幾跳，跑在。大堂引路上看見收人去，他也不迴避，什麼聲名物色，對着衙役書辦高聲吆喝，冷先生是大英雄丈夫不絕口；又着廚司辦了兩桌極好的酒席送去。于冰有不邪等去詳查冊子，見每一州縣後面，俱有貧戶大小人口若干總數，通共合算大口二兩，小口一兩，各州縣共需銀七十三萬餘兩方足。于冰聽了道：「陳嚴兩家賄銀不過三十七八萬，這却怎處？」低處頭思想這三十餘萬兩出在何處的，忽然大笑道：「都有在這裏了！」不邪道：「從何處取用？」于冰道：「我一入平涼境界，便知本府知府馬剝皮做官甚是不堪，此番又硬要去我銀一萬兩，我且將他的私囊取來，看看有多少；其餘仍向嚴嵩府中取用罷！」吩咐不邪用搬運法取來數斤白麵，又着超塵逐電用水調和，都捏做成老鼠形象；于冰都用筆在上面書了符，大小也有八十個，都頭朝西的擺列起來，一心定向平涼府衙門運動。少刻見那些白麵老鼠，口內吐出青煙，于冰用手一指，喝聲速去速來。那些老鼠們隨聲盡化青煙一股，直奔趕平涼去了。且說馮剝皮平空裏得了于冰銀一萬兩，心上快活不過。這日正和幾個細君們談笑，見使女們跑來笑

道：「太太房內各箱櫃內面，都是老鼠打咬，太太將各箱櫃打開一看，銀子都變成無數的白老鼠，隔窗隔戶的飛去了。」剝皮不信，走來親自驗看，見還有幾個未開的箱櫃，忽聽的裏面亂打亂叫，搬弄的響聲不絕。剝皮打開，果然都是些白老鼠飛去，瞧了瞧銀包兒，到還都在，銀子一分無存，剝皮呆了一會，家人們又跑來報道：「府庫內有許多的白老鼠飛去，請老爺快去開看。」又見他兒子馮奎也跑來說道：「了不得！我適纔同書吏開庫看視，各銀櫃俱有破孔，將應有公項銀二萬九千餘兩，一分無存。」剝皮聽罷，用自己拳頭在胸前狠打了兩下，不知不覺軟癱在地，口中涎水直落，只有兩個月，便病故在署。他兒子將平涼所得物事盡行拿出來變賣，賠補官款，尙欠一萬五千有餘，又從家中典賣房產田地，始行還完，這都是後話。于冰等至午後，見一縷青烟，或斷或續，從西南飛來。內有數十萬白鼠飛來廟前，皆成銀兩，惟麵做老鼠依舊復還了。于冰估計有十萬餘銀兩，笑向不邪道：「這馮剝皮在任也不過幾年，怎麼弄下這許多銀子，只要算一把神手辣手。」旋用硃筆在黃紙上書了符籙一道，又塗成大紅圓圈一個，與萍實相似，隨用訣咒作用畢，叫過二鬼，吩咐了一遍，此去速到黃府，要如此這般，限一日夜即回。二鬼領命去了。到次日黎明，即見二鬼押着一條大白蟒，自半空中蕩於地下，即刻俱化爲元寶。于冰着不邪細檢數目，共計二十六萬三千兩。是日嚴嵩府中有人見井裏有火球一個，光耀奪目，不可逼視。趕着報知世蕃，隨懸重賞，着人取了出來。世蕃以爲萍實，復出祥瑞之兆，隨即稟知嚴嵩，刻即備了許多酒席，着通請閩府婦女夜宴，賞此佳瑞，當真不須燈燭，輝照一室。嚴嵩父子樂極，讚頌不絕。世蕃意欲剖而視之，剛走近前，那火球響了一聲，飛起來打中世蕃脖子，又一聲響，觸向嚴嵩胸脯，須臾那火球使亂觸起來，將衆男女打的眉青目腫，髮散鞋去，正忙亂間，那火球直滾入第四層銀庫門，衆家丁跟隨去看視，猛聽見响了一聲霹靂，只見庫門大開，從裏邊走出數丈長一條大白蟒來，口內啣着那

火毯，直上雲霄去了。一府嚇的目瞪口呆，到天明查點銀庫，少了二十六萬三千多兩銀子，事出怪異。嚴嵩相成府中人等，一字不許漏。竟是暗吃了這番虧苦。于冰這裏查對銀數數足，隨將所請諸神召來，用碎銀法着諸神一兩二兩包好，趕緊各戶按口分散去了。到第三日諸神俱來覆命云：『小神等各按口散給，皆是真正窮人，二兩亦未嘗錯用。今日百姓稱誦法師恩德，晝夜不絕於口。』于冰又回諸神感謝道：『此番功德，諸位尊神居半，貧道居半。』又指着殿內道：『此處還有衣服綢緞雜項等物，並所餘銀兩，懇諸位尊神盡數拿去，再行施放貧人，統算諸神功德。』諸神聽了，各大歡喜道：『法師積無量陰德，諸神等亦得藉些行小善事。』各化凡夫去，水旱兩路，並蘭州鞏昌二府地方，遇極貧遠客，須先行救渡過去。于冰向不邪道：『此皆由吾祖師積德，萬不能不行之，我不過承命代勞而已。』又向不邪道：『泰山還來兩個道友，不出一月，我與他們先到衡山，你可回洞等候，我此刻即領超塵逐電去也。』說罷，師徒即分手而去。

『爲救羣黎役鬼神，攝來俱是魅官銀。平涼百姓人多少，吃盡剝皮片片心。』

第三十五回 恨貧窮謀財商秘友 走江湖被騙哭公堂

詞曰：『人心千古傷心事，被騙堪嗟。舊時王謝堂前燕，于飛向誰家？恍然一夢空華日，電光雲影泡。

花江引司馬青衫淚，濕怨在天涯。』

右調青衫濕

話說于冰賑濟了平涼一府的窮民，下了牌山，沿途救人疾苦，慢慢的向山東路上行來，要會合城璧不換二人，這話不表。且說漏如玉自從費了萬分銀兩，出了泰安，果然安分守己，等閒連大門也不出，不但不做嫖賭的事，連嫖賭的話也絕不口題，只是本城去了這回遊生意，日用銀錢都要自己打算，就是與家下男

女分幾疋梭布穿用，離了現銀，便呼應不靈；他的舊夥紀都與新財東做了生意，如玉取點貨物也還支應未免口角間，就有些推辭的話傳來，或與些貨物，幸皆些平常東西，到還他時一文也不能短少，反比別人家價錢多要些。因此如玉負氣，縱寸絲尺縷，斤酒塊肉，都用現錢買辦。過了半年有餘，甚覺費力，自家遭叛後，將現銀俱弄盡，祇存了些地土使用。過慣大日子，心上甚是索然，逐日在家眉頭不展，要想一個生財法子，復還原本，做吐氣揚眉地步。朋友們雖知他現成銀兩俱無，而地產還分毫未動，到底要算一把賭手。仍是時來談笑，引他入局，比昔時更要敬他幾分。他却動了一番疑心，看的人敬他，是形容他沒錢的意思，緣此謀財之心越發重了，只是想不出個發財的道路來。一日忽想起本城一個朋友來，叫做尤魁，是個聰明絕世，極有口才的人，有事與他相商，必有奇策。前番在監中，他也來看望過幾次，還未謝謝他。隨着家中做了酒席，差人次早去請，到下午時候，尤魁到來。但見

「雖抱蘇張之才，幸無操卓之膽；幼行小慧，竊豪傑之虛名。老學權奸，欺純良之懦士；和光混俗，惟知利慾是前。隨方逐圓，不以廉恥爲重。功名蹭蹬，丈夫之氣已灰；家業凋零，婦人之態時露。用銀錢無分人己，待弟兄不如朋友；描神畫吻，常談鄉黨。閨閣業長，就知屢被骨肉陰私。人來必笑，在言先渾是世途中，謙光可仰之君子；客去卽罵，隨背後，真是情理外異樣，無比之小人。」

如玉見尤魁來，心上甚喜，兩人攜手入房，各行禮坐下。尤魁舉手道：「老長兄真福德兼全之人也！高而不危，顛而不覆，處血肉淋漓之事，談笑解脫，非有通天徹地之手段，安能履險若平？若是沒有擔當的人，惟有涕泣自盡已耳！如何不教人服殺？」如玉道：「不過是錢神有靈，孔方吃苦，於弟何能之有？」尤魁道：「什麼話？人家還有拿住金山，尋不着安放地方哩！」家人們獻上茶來吃畢，尤魁又道：「自長兄出圍圍後，小弟急

欲趨府，聽候起居，無如賤內脚上，生一大疽，哀嚎之聲，夜以繼日，延醫調治，到耗去許多銀錢。你知己，必不以看運介懷。」如玉道：「老夫人玉體違和，小弟着實缺禮之至，爾來全愈否？」尤魁道：「託庇好些了！」如玉道：「城鄉間隔，不獲時刻聚首談心，未詳老兄近來作何等清高事？」尤魁道：「小弟近來竟成了個忙中極閒閒中極忙之人，自己也形容不來，止有一個字，將人害死。」如玉道：「是甚麼字？」尤魁道：「窮。」如玉道：「我與老哥，真是同病。」尤魁大笑道：「這就不是你我知己之話，小弟盡一身的膚髮，也不能抵長兄之一毛，同病二字，還不是這樣用法。」如玉又道：「小弟到不是隨口虛詞，自家君去世，家中尙有三萬餘金，年來胡混用了一萬六七，此番因叛案，又是一萬餘兩，上有兩座生意，一朝廢盡，今僅存薄田十餘頃，家中人口衆多，有出路而無入路，豈不是同病麼？」尤魁道：「肉原生於骨，無骨而欲長肉，勢不能也！土地卽生肉之骨，以地產十餘頃之多，仍是排山倒海之勢，少爲幹旋，何愁不成郭家金穴？若坐吃死守，恐亦不能生色。」如玉道：「小弟正是爲此，請兄施一良謀，爲財用恆足之計！」尤魁道：「謀財必先要割痛，痛不可割，而欲生財，是無翼而思飛也。以小弟愚見，莫若學寇萊公澶淵之戰，庶可收一搏卽反之巧。」如玉道：「願老哥明以教我。」尤魁道：「小弟意思，乃孤注之說也！忝屬至好，理合直言爲今之計，莫若販賣貨物，然販賣必須用資本盈餘。老長兄田地數十頃，若盡數變賣，至佳者不過賣三四千金，以三四千貿易，與市井人何殊！不但老兄不屑於經營，卽鄉黨亦添笑談，必須大起昔日官囊，湊足一萬兩方可。近年北方絲價大長，可到蘇州或南京，賣辦紬緞紗羅，在濟南立一批發局，再不然，運至都中亦可。盤川雖大，則利益自寬，棄死物方能變爲活物。生財之道，莫過於此，到其間，或遣心腹上人辦理，或用小弟少效微勞，不過周轉一兩次，則財用充足，只一二年間，弟包管兄長本利相對，然後因時乘便，開財源，節財流，擇物之賤者而居之。則劉晏持籌，陶朱致富，又不足道矣！」

况尊府簪纓世胄爲一郡望族，今遇遺事變，致令桑梓有益釜一空之誚，吾甚爲長兄恥之！如必包藏珠玉，使之填箱壓櫃，真愚之至也。若謂耕種土地，可望盈室盈倉，此田舍翁與看家奴事業，非克勤克儉，積累二三十年，不易得也。迂腐之見，統聽高明主裁。」如玉大喜道：「兄之計果中要，若舍此亦再無別法，此時寒家若罄其所有，還可挑湊七八千兩。小弟定要親去走一遭，敢煩老哥同行，再得一識貨人相幫，則大事濟矣。」尤魁心中暗喜，又說道：「當今時勢，友道凌替，豈僅有青松色落，小弟一生爲人，只愿學刎頸廉蔣，不愿學張耳陳餘。老長兄當全盛之時試思，小弟登堂幾次，祇緣品行兩個字關心，甯甘却衣凍死，與趨炎附勢輩同出入，弟不爲也。今長兄聲價小減，南金小弟弟方敢搖唇鼓舌，謁誠相告，使探蘭贈芍之士，知有後凋松柏，弟願卽足。至言尋覓識貨人，弟心中已有兩個，皆斬頭瀝血，知恩報德，萬無一失之事，皆係費鋪舊夥紀錢智毅大恩，弟於此二人中加意選擇其一，以備驅策，將來長兄再看如何。」如玉大悅，家人們安設酒席，兩人復行揖讓就坐。尤魁道：「長兄舉事的在何日？」如玉道：「求諸己者易，來諸人者難，統俟小弟變賣田土後，再定行止。至期自然要親邀老哥同往，少刻水陸俱陳，備極三湯五割之盛。」兩人大語喁喁，甚是投機。本日坐至三更，多次日又吃了早飯，尤魁纔別去。如玉將此意詳細告知他的母親黎氏，見如玉日夕悶愁，也望他發發財，亦開笑顏，問訊了一會，買賣如何做法。如玉又高高興興的說了一番，黎氏聽得說須用萬金，賣盡田產，只好殺一半也沒用。如玉開口將幾世積累的些金珠首飾字畫古玩，並兒媳洪氏所有釵環珠玉等類，拿出交與如玉，變賣吩咐到起身時，務必同你表兄飛鵬去。如玉道：「臨時再說。」又將家中些玉帶蟒袍，並地上晝夜煩人各處變賣，價值十文者，賣上五六文，如此胡亂打發，也弄了九千二百餘兩，到被替賣的人，落去三千餘兩，忙差人通知尤魁將穀大恩領來。如玉見他說話兒伶俐，講論起來，販賣綢緞的話，事事在行，心上大喜，又與尤

魁商最走旱兩路，那一路穩便。尤魁道：「若走旱路，未免早起遲眠，一上一下的勞苦，老哥的身子，比泰山還重，如何當得起？不如從濟甯僱一大馬溜子，或二號太平船，順流而下，甚是妥當，又可以兼顧行李。你我說說笑笑，也便宜許多。」又向如玉道：「跟幾位尊管，還有別位親友沒有？」如玉道：「並無別的親友，祇帶四個家人去。」尤魁道：「太多太多，只用兩人即足。既講到做生意，一文也是錢，多一人是一人盤攬。」如玉道：「再減一二個也使得，我們定到蘇州罷。我還要帶些蘇州雜貨到虎邱觀音山等處去看看。」隨擇了吉日。本月十五日起身，各送了兩人安家銀兩別去。黎氏聽得如玉起身，不聽得請他姪兒同去，問如玉道：「你可約會下你表兄了沒有？」如玉道：「表兄一則家中事忙，二則生意上不知竅，我與尤大爺穀夥紀去，真是千妥萬當。回來時謝多謝少，他們也不好爭論。」黎氏聽了一聲兒不言語。究竟如玉嫌他表兄不合脾胃，到了起身時，黎氏千叮萬囑，着他路途上小心謹慎，又着他事完即回家，免得倚門盼望。又將三個家人孫二等，也吩咐一番。如玉道：「我這一去，不過兩個月即回。」與母親留下一百五十兩銀子盤用，帶了九十多兩，同才穀二人起身。先到濟甯，尤魁僱了個中號馬溜船，往江南進發。一日到了鎮江地方，遠遠的見金山寺樓臺殿閣，層層疊疊，擺列在江中。尤魁大聲叫好道：「我們生長北方，真正空活一世了！若不出門，焉能觀此奇境的讚賞不已！四五個水手並家長，都七言八語的幫襯道：『今日這好難得清明天氣，微風不作，我們江船擱在金山背後，只用片刻，就見了大世面了！』說話之間，船已繞到金山海面。如玉見游船甚多，挨次排在山脚下，便拉尤魁同去。尤魁道：「我同穀夥守船，你主僕們只管都上去，好容易到此處。」如玉強之再三。尤穀二人總以守船爲重。如玉道：「你兩個不上去罷了！我三個家人，着兩個同我去，一個在船中等候。」說畢，就

急急的下船走上金山寺去了。二個家人如飛的跟去，留下一個家人在船中抱怨道：『我只遲走一步被他兩個搶先去了！』尤魁道：『後悔甚麼？快快的上去就是。你主人原說留一個在船中，船中有我兩人，還怕什麼？你主人若怪你，有我在若遲一會，他們就回來了，你終身便看不成。』如玉平日用的家人，都是些浮華小子，那有一個知是非輕重的人，聽了尤魁作主，深知主人信愛他，也便忙忙的便下船上山去了。再說如玉在寺內東瞧西照，遊賞那迴廊曲舍，殿閣參差，又上寶塔，看了一會江景。三個家人都跟着他，說長論短，他也毫不理論。是幾個好半晌，方同家人遊走下來，到原下船處，不見自己的船隻，心甚着急，問同攬船的人，都說是你們上山去時，就立即開船去了。此玉驚的神魂失散，幾個家人面面相覷，互相抱怨。如玉道：『必定他們在鎮江岸邊等候，這該如何去尋他？』主僕四人沒一個走過遠路，連一隻船也僱不下。從新到寺中，煩和尚代僱了一隻船，搖到鎮江岸上下船來，在江岸見船叫問，那裏有個影兒。如玉到了此時，情知中計，眼望着大江呆了一會，忽然大叫一聲，往江中就跳。幾個家人連忙拉住岸上的人，問明原故，說道：『你在此闊一年，也不中用，一個中號馬溜子船，也還可以查訪今日沒風，此去必不遠，你速到府裏去喊稟，我們這位太爺，最廉明，好管地方上事，快去莫誤功夫。』如玉昏昏沉沉，兩個家人攙扶到府衙門內，却好知府升堂，判斷公事。如玉同家人一齊喊起冤來，兩傍人拿去。知府叫上去，如玉等跪在上面，叩頭大哭，訴說被騙情由，哀聲甚是悽慘。知府道：『你說船從濟甯僱的，拿船票來我看。』如玉道：『生員初次坐船南來，不曉得什麼叫船票。』知府道：『你這船是誰替你僱的？』如玉道：『說是騙生員的朋友尤魁僱的，他說從濟甯起，到蘇州止，共是三十八兩船價。』知府道：『南方有船行，北方有車行，驛行一般，設立這個碼頭，原就是防備此等拐騙劫奪殺害等事，你既無船票，這來往的船，有千千萬萬，教本府從那一隻船拿起。』如玉聽了叩頭有聲，痛哭不止。

知府見他哭的甚是可憐，立即將平素能辦事的衙役，按名喚上八個來，吩咐道：「適纔這溫如玉被騙情由，你們都是聽見的可着該房出兩張票，你八人分爲兩班，一班沿江向下路追訪，一班過江從上路追訪，見馬溜船無分大小，卽盤詰，立限十日，有無卽來銷差。銀至九千兩，爲數甚多，不拘那一班拿獲，着溫如玉與銀四百兩。」又向如玉道：「你可願意麼？」如玉連連叩頭道：「生員與其全去，果能拿獲，就是送他們八百兩也情愿。」隨同差役下來，問問尤魁，大恩年貌，并船戶人等形狀。八個差役，領票欣喜分散而去。如玉復到江邊站了好片晌，心下還想着他們一時船在別處，找尋回來，亦未敢定。家人們又扶他入城，尋店歇下，雖然行李一無所有，幸而家人們身邊，都有幾兩散碎銀子，主僕用度，又時時到府衙探聽。至十一日早堂，將如玉傳去，知府道：「差去衙役前後俱回，查訪不出，我想尤魁俱是山東泰安人，你可連夜回去，稟官拿他兩人家屬審問，在此無益去罷。」如玉聽了，覺得是正話，又怕水路遲延，渡江到揚州，僱了包程牲口，是夜回鄉。原來尤魁本意也不想望八九千兩銀子，只想着一早二晚，望空兒偷竊幾百，又慮一人拿不了許多，因此又勾通了個穀大恩，這穀大恩是個小官出身，幼年時與尤魁不清楚，如今雖各老大，到底還是知己。這樣話是最容易透達的，兩人已講明得多得小尤魁七分，穀大恩三分。自如玉與他們安家銀兩後，第二日尤魁着他大兒子尤繼先，次兒子尤效先，搬上家眷，同穀大恩兒子螟兒，以省城探親爲名，各安頓在濟寧小開口，尋間房子住下。等候消息。皆因尤魁已看透了如玉主僕等，皆浮浪有餘，都是些不經事的癩貨，十分拿穩了有八九分，不怕不得幾百兩。若托兩人帶銀兌貨，又在幾十兩上下了誰想尤魁僱的船，又是一隻賊船，久慣謀財，害人性命。船主叫蘇旺，稍子水手各姓張王李趙，究竟都是他弟兄子姪，不過爲遮飾客人的耳目。自那日如玉主僕

沉重知是一注大財，只是時候不巧，偏對着貢船糧船生意，晝夜往來不絕，硬做不得；欲要將他們暗暗做些毒藥害死，六七個人性命，內中有兩三個不吃，便不妥當。因此想出個法子，一天止走半天的路，於空野無救應地方灣船，候好機會。過了七八天，方知尤魁殺大恩，是請來的朋友，不是一家人。又見尤殺二人，時常眉眉眼眼的露意，蘇旺是積年水賊，看出兩人非正路人，時常於船前船後，在尤魁前獻些殷勤。日夜言來語去，彼此探聽口氣。不過兩三天，就各道心事，打成了一路，說明若得手後，尤魁是主謀的分一半，殺大恩與船戶分一半，一路隨遇名勝地方，幫襯如玉主僕遊玩。奈船中總有一兩個家人，動不得手脚。一日到金山寺下，係從北至南，有名的一處大觀地方，合該如玉倒運，蘇旺尤魁等，連夜趕回濟甯，把如玉箱籠打開，尤魁分了四千餘兩，殺大恩與船戶等人，平分了那一半。蘇旺將如玉的衣服被褥一件不要，讓與尤殺二人。尤魁又找與一百銀子，大家分手。尤魁與殺大恩得此大財，各將家小搬上，僱了一個大茅棚子，晝夜奔到浙江杭州城中，租了幾間房子住下。後來見省城人煙湊集，恐被人物色去，兩人商量着，又搬到象山縣，各買了一所房子，在一條巷內住。尤魁第二個兒子，尚未定親，兩人結了兒女親家，聘定了殺大恩的女兒，做了次媳。又置買了些田地，過度極受用。日月不幾年，倭寇由大隅島首犯象山，文武官失守，致令攻城破垣，任情殺戮。其時尤魁鑽在一地，板下躲避，餓了兩日一夜，旋即火發，尤魁從地板中扒出，倭寇到去了家中，男女一個不見，房屋燒的七零八落，放眼四望，滿城煙火，迷天號哭之聲，振動山嶽。不但自己家屬，不知存亡，殺大恩家男女也沒見一個，痛哭了幾日。本城內外尋訪不見，又傳聞倭寇有復來之信，沒奈何奔走蘇州，盤費告盡，便與人相面，每天混幾文錢度日。滿心裏還想夫妻父子重逢，不意得了一反胃病，初起便吃了就吐，一物不能下咽，硬行的餓死。雖同殺大恩坑害了温如玉，却落了這樣結局，是則天道還報，可不畏哉！可不畏哉！正是：

「這樣得來，那般失去，利己損人，究復何益？」

第三十六回 逢吝夫抽豐雙失意 遇美妓罄囊兩交歡

詞曰：『我如今誓不抽豐矣！且回家拆賣祖居，一年貧苦一嗟吁；無暇計，誰毀誰譽？途次中幸會多情

女，顧不得母孝何如，聊且花間宿，樂得香盈韓袖，菓滿潘車。』 右調入花叢

話說溫如玉聽了鎮江府吩咐的話，連夜僱了牲口，趕到了泰安，也顧不得回家，先到知州堂上哭訴冤

情。知州隨即差人查拿尤穀二人，家眷俱不知去向，又將伊等隣居族人帶來比訊了一番，俱云一月以前，已

將家口搬去省城探親去了。知州到替他上緊，又添差赴省城捉拿，往來幾回，杳無踪影，倒被差人累索盤費，

又白丟了無數銀錢。他母親黎氏，自從聞知此事，日夜愁苦，慮着將來如何過度，遂致飲食小進，抑鬱成疾，隨

後又轉了痢瀉，不上二三日，就嗚呼哀哉了。如玉號痛欲絕，無奈只得竭力備辦棺木，衣衾，遂將家中衣物，典

當一空。過了七八個月，又極力搜尋了幾十兩銀子，將他母親就埋葬了。無如運氣倒的人，這不好的事，體層

層皆來。他母親纔亡過年餘，他妻洪氏又得了吐血的病症，不上三兩個月，也病故了。連棺木都措備艱難，又

將凡買他的產業人，着人去說合，陸續也得穀百十餘兩，纔將洪氏發送在祖塋。如玉已是窮了，連奴僕家人，

也都逃的逃，散的散，另尋有財勢的主人伺候去了。祇留下兩個人，一個叫張華，一個叫韓思敬，都是個有才

能之人。如玉素來看不上的一日，帶着張華到泰安，向他舊夥紀等人要長支欠銀，住了三四天，得了三兩多

銀子，一千七錢，正還要尋別的夥紀，聽得本州接濟東道，問了一問，說姓杜名珊，四川茂州人，做過長安縣知

縣，他父親雖早逝世，常聽他母親黎氏說起，有一個長安縣知縣杜珊，做他父親屬員，虧空下一萬多銀子，布

政司定要揭奉他，父親愛他才能一方主持，賄囑同寅各官指助，完結國幣；又保舉他，轉陞了平陽府知府，臨行與他父親認了門生。今日聽得名姓，瑣貫相同，即動了個打抽豐的念頭，急忙回家。如玉此刻落魄的時候，素常來往親友，無一個上門有事，又無人商議，忽然想起一個八來，連叫張華，即刻去請了來。但見：

「頭無寸髮，鬚有深疤，豈是僧頭；依舊眉其，眉鬚其鬚，不見言稔額之態；全像臙腎，居然鼻其鼻耳。」

其耳絕少，垂額凸眼之形，既容光之自照，自一毛而不拔，誠哉異樣帥，充矣稀奇象人。」

此人是府學一個秀才，姓苗，名繼，邊字述菴，外號叫苗三禿子。爲人有點小能幹，在嫖賭場中，狠弄過幾個錢。只是素性好賭，今日有了明日輸了，年紀不過三十上下，講到貧富二字，他倒經過二十餘遍。素日原是一如玉的走狗，召得入來，一至於將要向杜道臺求助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苗禿聽了，竭力攬掇，還要同他去一坐，兩人計議停妥，待了幾天，濟道回去，兩人就僱車同張華到濟南，旅店安下，時時打聽杜老爺開時，方纔將手本投入號房，門上投入去，杜珊看了手本內情節，立刻回門請會。如玉從前門內入去，杜珊迎接到一房中，行禮坐下，敘說起他父親杜珊，甚是感念，又說道自己貧苦，杜珊又甚是憐憫，本日就留便飯道：「說月前大雨連綿，署內無一間房子不漏，刻下現在修補，實無地方留世兒住，且請到貧寓安息，弟自有一番措處。」如玉辭了出來，苗禿子在轅門外探頭側耳，等候如玉同他走着，說濟東道如何相待，如何吩咐。苗禿道：「何如！你原是大人家，豈是尋常扯扯，我若有你這些門路兒，也不知發跡到甚麼地方了！」兩人歡歡喜喜的回店，說了半夜，總都是濟東道的話。次日杜珊回拜，將如玉的名諱手本璧回，還了個年通家弟名帖。如玉看張華跪上擋鏡，杜珊一定要拜會，在寓中敘談了好半響，方纔別去。嚇的一店客人都議論羨慕不已。慌的店主和少夥紀不住的問茶水，苗禿得意到極處，只是在光頭上亂撓。午後又差人送來白米一斗，白麵一斤，火腿兩

酒雞鴨等物，如玉到也罷了，苗秃子是個小戶人家，一生沒經過個交往官府，看見火腿等物，不住的吐舌。如玉說到高興處，便坐不住，笑着在地下打跌，怕道：「臺詞說話，連街上也不許如玉閒行，他在店中陪着吃酒，唱小曲說趣話，和中了狀元的一般，快樂到第四日，杜珊下帖請客，如玉又去，席間杜珊細說道：『本道一缺，出多人少，又值公私交困之際，不能破格相幫。』臨別着人托出十二兩程儀，如玉大失所望，辭之至再，怎當得杜珊推讓不已，如玉此時覺得不收，又恐得罪他，收了甚是羞氣，沒奈何只得收了，拜謝。原來這杜珊初任知縣時，性最豪俠，不以銀錢介意，因此本族以及親戚，經年家來往不絕，食用亦極奢華，凡贈送人，必使其心喜，倘未滿幾年，就弄下一萬多虧空，無一個幫他一分一兩，他纔想到銀錢是去了最難回來的，自此任憑本家以及至親朋友，要想用他一文錢，吃他一口水，比登天還難，由知縣作了道臺，雖二三斤肉也要斟酌食用的，前後行爲如同兩人。此番如玉是感父親之恩，方肯送這十二兩銀子，在如玉看得菲薄不堪，在杜珊看的還是大大的幫人，除了溫如玉一人之外，誰能叨此厚貺？就是目前送的那一分下程，都是少有的事。如玉垂頭喪氣的出來，見苗秃子在儀門外，張着嘴眺望，看見如玉忙跑面前笑問道：『今日又有甚麼好話兒？』如玉道：『說不得，真令人羞死氣死。』苗秃着惱道：『不好，你這氣色也不好，想是你言語間得罪了他麼？』如玉道：『我有甚麼得罪他處？』就將裏面送的銀兩數目，一邊走一邊說。苗秃笑道：『你少裝做，我不信。』如玉道：『我又怕你搶了我的，何苦謾你。』於是將袖中取出原包銀兩，向苗秃眼上一伸道：『看是十二兩不是。』苗秃見上面有「薄儀」二字，將脚一踢，咬着牙罵道：『你貪賊的娘，不但你把我苗二先生一片飛滾熱的心腸，被二十四塊寒冰冷透。』說畢，又蹙眉揉手，連連點頭道：『罷了罷了！我纔知道罷了！』兩人回到店中，一頭一個，倒在炕上睡覺。張華見此光景，也不敢問。如玉翻來覆去，那裏睡得着，苗秃道：『你明日再』

函裏見這謝求他一封書字囑托泰安州諸事照拂。他得了這一封書字帶去，說些體面，那裏弄不了幾個錢。一個本管的大上憲，又與巡撫朝夕見面，泰安州敢說不在你身上用情。」如玉道：「我就餓死，也再不見這個良心慳吝客匹夫。」苗禿道：「我還有一策，存心已久，只是不好說出。今見你如此奔波，徒苦無益，只得要直說了。天下事費乎自立主見，自己若貧無措手，雖是神仙也沒法了！自己若有可營謀，就不肯低頭望眼，向人家乞討。尊府的住宅前院後院，只何止七八層，用將房子變賣，不愁一二千兩到手。」如玉道：「我也曾想及於此，首則先人故居，不忍割棄；次則也無人買。」苗禿道：「講一買字，不但長泰庄，便是泰安人也沒人肯拿些錢，到那塊去住；若估計木石磚瓦折賣，還可成交，你若說先人曾費了若干銀兩，好容易修蓋得出，你須知那房子，止可遮風蔽雨，不能充飢饑錢。當言說的有置沒了棄，你日後發了財，或做了官，何怕修蓋不了，那樣十處房子麼！他事你若依了我話，回家就與你辦理，你當漢子的，也不必愛口識羞，怕人笑莫說你賣了祖房，卽世上賣房子的大人家，也不止你這一個。救窮是第一要務，沒有吃穿的最難受，這是老根子話。我再替你打算房子賣後，也不在長泰庄住，只用二百兩銀子，在泰安城中買一處不大不小的房兒，過起安閒日子來，你又不欠人的債，有什麼不快活之處？將所有房價，或買些田地，或放在鋪中取利息，世上空手空拳起身的，不知有多少，何苦着本村人逐日指指點點笑談，你想我說的是不是？」幾句話說的如玉高興起來，一時蹶劣扒起，將桌子一拍道：「禿小使快快起來，你的話句句皆是我的志念也，決了，省得在這裏受悶氣，不如連夜回家辦正事。」苗禿也扒起來道：「城門還未開，天明起身罷，現在有老杜送的酒，大家吃起來，豈不妙麼？」如玉便連叫張華收拾下酒的東西。張華見兩人又眉歡眼笑，高興吃酒，也測度不出是何故。一天明，如玉算還店帳，又將道署送的禮物裝在車內，一同動身，離省城走了幾十里，到一地方名爲試馬坡，相傳

韓信做三齊王時，在這地方試過馬，剛走到堡前，也是天緣湊合，從裏面走出個人來，但見：

『頭戴四楞巾，却像從錢眼中鑽出；身穿青絹襖，好似向煤炭內滾來；滿面愁疤，數不盡三環套；日一唇亂草，那怕他百手抽絲；逢錢即寫借帖，天下無不可之錢；遇飯便充陪客，世上那有難吃之飯；任你極口唾罵，他說是巧知己關切使然；隨人無端歐踢，反道是交情至好勝乃爾；真是燒不熟煮不爛的粗皮，破不開拉不破的厚臉。』

這個人姓蕭，名天佑，字有方，也是個府學秀才，爲人最會弄錢，處人情世故，到像個犯而不校的人；只因他外面不與人計論，屢屢的在暗中謀害人。這一鄉老少男女，沒一個不怕他，亦且鑽頭覓縫，最好管人家閒事，就是人家夫妻口角，他也要說合說合，挨麼的留他，一便飯吃吃。若是有大些的事體，越發的要索謝了，你若是不謝他，他將來借別事情，暗中教唆人，弄是非，三次兩次，還不肯放過，是個心上可惡不過的人。又好鬻嫖誘賭，設法漁利，吃藥戶家的錢，尤爲第一；因此人送他一個外號，叫象皮龜，又叫蕭麻子，因他臉上多疤故也。這日只從堡中出來，看見苗三禿子在車內，大笑道：『禿兄弟從何處來？』苗禿見是蕭麻子，連忙跳下車來，也大笑道：『你幾時搬到這裏？』蕭麻子道：『已經二年了！』如玉見他二人說話，也只得下車來。蕭麻子指着如玉道：『此公是誰？』苗禿道：『這是泰安州湯公子，當年做陝甘總督之嫡子也。』蕭麻子深深打一恭道：『久仰久仰！』又將兩手高舉道：『請請到寒舍獻茶。』如玉還禮道：『弟輩今日要趕宿，還容日再領教罷。』苗禿子也道：『我們都有事體，暇時我還要與你敘闊。』蕭麻子道：『湯大爺與我初會，我實不敢高扳，你與我是總角朋友，怎麼也是這外道，我實對你說了罷，我家茅庵草舍，也不敢居停貴客，敝鄉從去年二月搬來一家藥戶姓鄭，人都叫他鄭三，這個忘八，最知好識，他有個姪女，叫玉馨兒，一個親生女兒，叫』

金鐘兒這玉馨兒不過是溫柔典雅，還是世界上有的人物。惟有這金鐘兒纔一十八歲，他的人才，真是天上碧桃，月中丹桂，只怕仙女輩變態還學讓他幾分。若說起他的聰明來，神卜管轄，還須點算。他却是未動先知，你這裏只用打個哈欠，他那裏就透過枕頭來，我活了四十多歲，纔見這樣一個伶俐俊俏，追魂奪命，愛殺人的一位小堂客，你陪公子隨意隨喜去。方是春風一度。」如玉道：「承老兄盛情，只是弟孝服未滿，不敢做非禮的事。」苗秃笑向如玉道：「你也不必太沒賢了！既然有他兩個妹子在這裏，我們就暫時又何妨？」蕭麻子笑道：「你這秃奴才，又說起其諸異乎人的話。」如玉却不過同走去。走到堡內西頭，纔是鄭三的住處。瞧了瞧都是磚瓦房子，坐東朝西的回樓，三人揖讓而入。鄭三迎接出來，到如玉苗三秃前請安。又問明姓氏地方，讓到花廳上來。如玉到廳內，見東西兩面各有耳房，廳中間放着八把大漆椅，正前一張大黑漆條桌，桌子中間擺着一個蛇骨壽星，東邊有三尺餘高一個大醬磁花瓶，西邊一個大白磁盆，盤口放着些泥桃泥蘋果之類，上面掛着一面牌，都用五色綵箋書邊兒。中間四個大紫紅字，是蓋橋仙境，掛着百子畫圖一軸，兩傍貼着對聯一副，上寫道：

『室貯金釵十二，門迎朱履三千。』

三人坐定，只聽得屏後有笑語之聲，轉身後而走出一個婦人來，穿着元青紗襖，內襯細夏大布衫，葛紗裙兒，五短身材，紫紅皮色，五官到也端正，只是上嘴唇皮太厚些。到纔了一雙小脚，大紅緞鞋上繡着跳梁四季花兒，走到廳中間，笑說道：「與三位爺磕頭。」說着，將身子望下一彎。亂的苗秃子連忙扶住道：「快快請坐！」勞碌着了，到了不得。婦人就在蕭麻子肩下問了如玉苗三秃姓氏。如玉道：「你的大號就是金鐘兒麼？」婦人道：「那是我妹子，我叫玉馨兒。」蕭麻子道：「怎麼不見他出來？」玉馨兒道：「他今日身子有些不

爽快，此時還沒有起。再待一會，管情也收拾出來。」蕭麻子道：「此時還未起，必定是昨晚着人家棒傷了。」玉馨笑道：「你真是瞎說，幾天鬼也沒見過來。」蕭麻子道：「你休瞧我，我是秦鏡高懸，無微不照。」苗禿道：「這是你的家務事，你心上自然明白。」蕭麻子道：「你若欣羨這條路兒，就入了行罷！他家裏正少個打雜的使用。」正說着，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廝托出一盤茶來。玉馨兒先送如玉，次送苗禿，自己取了一杯茶下。蕭麻子道：「你這小奴才，到我跟前就不送了，我也沒有別的法兒，我只用尋些發大來運的好春藥再吃上。」一二錢人參，將你三孀子按倒，那就是我出氣的時候了。」玉馨兒却待回言。苗禿道：「玉馨，你不必和他較論，都交在我身上。他按倒你孀子，我就摟住他姑娘，咱們是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」蕭麻子笑罵道：「這禿小廝，真是狗彘裏拉出來的，說話都是拾把兒話。」四人正在說笑中間，覺得一陣香氣，吹入鼻孔中來，少刻見屏風後，又出來個婦人，年紀不過二十歲上下，身穿紅青亮紗，裏兒內襯着魚白紗大衫，血牙色紗裙子，鑲着素邊兒，頭上挽着個盤龍髮髻，中間貫着條白玉簪兒，鬢邊插着一朵鮮紅的大石榴花，周周正正，極小一雙脚，穿着寶藍菊壓海棠花鞋，長條身材，瓜子粉白面皮，臉上有幾個碎麻子兒，骨格兒甚是俊俏，眉梢眼底，大有風情，看來是個極聰明的人。進得門來，先將如玉和苗禿上下一看，於是笑嘻嘻的，先走到如玉面前說道：「你老好，我不磕頭罷！」如玉連忙站起道：「請坐！」苗禿子接口道：「不敢當！不敢當！」然後又向苗禿虛讓了一句，嬌嬌娜娜的，坐在玉馨兒肩下。蕭麻子將如玉的家世，揚金鐘兒聽了，滿面上都是笑顏，只因如玉少年清俊，舊勳風流，又是大家公子，心上甚是動情，眼中就暗用出許多的套索擒拿。如玉是個久走嫖行的人，差不多，的婦女最難上他的眼兒，不意被金鐘兒語言眉目，就混住了！從午間坐到日色偏西，還不動身，急得張華與車夫走出走入，在如玉面前站了幾次，又不敢催促，與苗禿子不住的遮眼色。苗禿又是個隨緣

度日的人，且藥得快活了一刻是一刻，那裏肯肯許。蕭麻子推故淨手起來，卽對鄭公道：「馮公子是個難見，也還充得去銀錢，雖多的沒有，家中的東西物什還多，且色麗了，你與他隨便收拾幾樣菜兒，我替你留下他罷！將來若殺不見血，我打發走路，他纏絞不住的。」鄭三道：「我見他穿着孝服，萬一留不住，豈不是白費酒肉飯食。」蕭麻子用扇股在鄭三頭上打了一下道：「你這老忘八，真是一毛不拔的人，就是留不住，也好與你兩口兒子吃吃，他們也好有心與你弄錢。」苗禿子在背後插嘴道：「就與他們吃些兒也好。」三人都笑了，蕭麻子道：「你這禿子不知甚麼時候，就悄悄走來，又問道：『他身上有現成稍沒有？』」苗禿子伸了兩手指頭道：「上千數是齊東道送的，他身上只怕還日些，也沒多了。」蕭麻子向鄭三將手一指道：「如何上門兒買賣，你還不會吃。」鄭一連忙去後面收去，蕭麻子又問苗禿子道：「這馮公子，我也久聞他的大名，你與他相交最久，他爲人何如？」苗禿子道：「是個世情不透上的憨小廝，若有了錢，在朋友身上最是情長，極肯幫助人。」蕭麻子道：「我聞他近年來甚是艱若。」苗禿子道：「比你我還難，目今只有半個月，又是財主了。」隨將他要賣住房話，一說蕭麻子連連作揖道：「倘若有成之日，務必將哥哥拉扯一把兒。」苗禿子道：「自幼兒的好弟兄，還要你上托他如今賭之一字，勾引不動了，我看這金鐘兒又是他這一處住房的硬對頭，他若看不上眼，休說試馬坡，便是蓬萊島，也留他做不到這個時候。」兩人說笑着，入廳房來，如玉站起道：「天色也想必是遲了，我去罷。」蕭麻子大笑，遂向苗禿子道：「你看做老爺們性兒，總不體貼下情。」又指着金鐘兒道：「我方纔在後邊，見你父親雨汗淋漓，在那裏整理菜蔬，窮戶人家，好容易收拾這一頓飯。」金鐘兒總得收拾飯，就知是必留之客，笑盈盈的向如玉道：「大爺要走，也不過爲我姊妹們粗俗，心中厭惡，這也容易，離我這裏二十里有個黑狗兒，人才甚好，只是脚欠周正些，世上那有個全人。我們與太爺搬來，着

他服侍幾天，就是我家飯不但吃不得，連看也看不得；只求大爺將就些，也算我姊妹們與大爺相會一場。大爺忍心不賞這個臉。」如玉道：「你休罪我，我實爲先母服闕未終，恐怕旁人議論。」苗禿子道：「你居喪已一年多，如今不過是個月餘，服未滿，咱們泰安鄉紳，還有父母一倒頭，就去嫖的，也沒見雷劈七個八個，也沒有人家議論三雙五雙。」如玉笑道：「你又胡作弄我。」玉馨兒道：「我也不是在大爺面前說話的人。只是既至如此，就是天緣，我這個金妹子，也是識人抬舉的，還求把心腸放軟的罷。」如玉已看中金鐘兒，原不欲去，又叫他們你一句我一句，越發不肯去了。掉頭來，向苗禿子道：「只怕使不得。」蕭麻子道：「有什麼使不得？此刻若去了，於人情天理上，倒使不得。」說着，打雜的將一張方桌移在中間，擺了四碟小菜兒，安下五副盃筷，又拿來一大壺酒，衆人讓如玉正坐，如玉要與苗禿子同坐，苗禿子死也不肯，只得獨自坐正。蕭麻子在右邊，苗禿子在左邊，玉馨金鐘在下面，並坐相陪。少頃，端上兩盤煎雞，兩盤炒雞蛋，兩盤調豆腐皮，看是八盤，究竟只是四樣。北方樂戶家，待貴公子，多有用對子菜，也是個遇物成雙之意。金鐘兒道：「我們這地方，當時連豆腐皮都買不出來，二位爺休笑話，多吃些兒纔好。」苗禿子道：「說到吃之一字，我與蕭麻子包辦到，不勞你懸心。」五個人談諧調諢，盞去盞來，張華同車夫也在南首房裏吃飯，鄭三老婆陪着，如玉吃到點燈後，方將盞盤收去。蕭麻子道：「我如今長話短說，能我今日就是冰人，老拙大爺着金姐陪伴苗三爺，着玉姐陪伴苗禿子，嘔的吃了一聲，將頸頭往下一縮，又向蕭麻子將舌頭一伸道：「我一個寒士，這纔頭之贈，該出在那裏？」如玉道：「這都出在我身上。」苗禿子道：「雖然如此，還不知人家要我不要？」說着，又看玉馨的神色。蕭麻子道：「不用你看，我這玉姐，真是江海之大，不擇潮流，你若到高興時候，舍了小禿子，用了大禿子來，這玉姐就不敢要你了。」如玉笑金鐘路笑了笑，玉馨兒將頭一低，苗禿子不由的臉紅起來。

說道：『我不過兩鬢邊少點頭髮，又不是全無；你每每禿長禿短，不與人留點地步，真是可怒。』蕭麻子大笑道：『你今晚正是用人才的時候，是我語言不看風色了！我將來只用與你，好幾句好話兒，還要着你感激我。』說罷，彼此別了，各人安置。如玉與金鐘兒在東房，苗禿子與玉馨兒在西房，蕭麻子回家去。正是：『窮途潦倒欲何投？攜友歸來休便休。試問彩雲何處散？且隨明月到書樓。』

第三十七回 溫如玉賣房充浪子 冷于冰潑水戲花娘

詞曰：『嫖場好，密愛幽歡情。恨煞錢少，無端欣逢契友，須索讓他交好。傾倒花瓶人去了，水溢花娘惱。』

話說溫如玉在鄭三家當嫖客，也顧不得他母親服制未滿，人情天理何如，一味裏追歡取樂，却好他與金鐘兒正是棋逢對手，女貌郎才，兩個人枕邊私語，被底鴛鴦說不盡恩情美滿，如膠似漆，就是這苗禿子雖然頭禿，於溫存二字上，甚是明白。玉馨兒雖不愛他，却也不厭惡他，兩個人各嫖了三夜，如玉打算身邊只有十二兩六錢來的銀子，立候上下茶飯，以及牲口草料，俱係鄭三早晚措辦，若再住幾天，作何開消。花過大錢的人，惟恐他人笑話，那就將十二兩程儀，做了他與苗禿子的嫖資，剩下盤費銀六錢，賞小打雜兒的，要與鄭三說明，告辭起身。苗禿子的私心，還要嫖幾天，怎當得如玉執意要回。鄭三家兩口子，雖然口留，也不過虛盡世情，知他銀子已用盡，住一天是一天的盤攪。這金鐘心愛如玉，那裏肯依，又留住了兩天，相訂半月後就來方准回家。玉馨兒怕叔叔怪他冷淡客人，也只得與苗禿子叮嘴後會。臨行之時，金鐘甚是作難，和如玉相囑至再，方別。兩人在路上，正是你讚金鐘兒，就是我誇玉馨兒，直說笑到泰安。一到家，就催苗禿子去泰安尋買

房子的人，來來往往，也有人看過幾次，爭多嫌少，總不能成。苗禿子內外作合，混了二十多天，還是水行裏來買，言明連磚瓦石條，與如玉一千四百兩，苗禿子暗吃着一百五十兩，如玉定要一千六百兩，苗禿子急的，了不得，恨不得一時成交，兩人正在商論之際，只見張華入來說道：「試馬坡的鄭三差人請大爺來了，還有兩封書字，一封是與苗三爺的。」如玉接在手內，拆開和苗禿子笑着同看，見一張紅紙上寫着絕句一首道：

「蓮花池畔倚迴廊，一見蓮花一恨郎。郎憶擬同荷上露，藕絲不斷是奴腸。」

旁邊又寫着三個大字「你快來。」上寫書請過大爺移玉，下面落着名字，是辱愛妾金鐘兒。其書內又有小荷包一個，裝着個琳瑯比目魚兒，聞了一聞噴鼻香，又拆開與苗禿子書字，也是一首絕句道：

「君頭光似月，見月倍傷神。寄與頭光者，應憐月下人。」

傍寫俚句呈政可憶，苗三爺知心。下寫薄命妾玉馨兒拜上。如玉看了笑的前仰後合，不住的叫妙絕！妙絕！苗禿子將詩拉了粉碎，擲於地下。如玉見他面紅耳赤，動了真怒，也就不好意思再笑了，向苗禿子道：「我們還得與他一封回字。」苗禿子一聲不言不語，苗禿子又向如玉道：「我無回字。」如玉道：「和你商酌，這來的人難道叫他空手回去？我意思與他一兩銀子，你看何如？」苗禿子道：「一兩的話，虧你也說的出，至少與他一百兩，纔像做過總督家內體統。」如玉道：「你這沒好氣，在我身上，紮放怎麼？」苗禿子道：「你在嫖場中不知經歷了多少像這一行的人來，不過與他一頓飯吃，十分過意不去，與他三五百盤費，若東的一兩，西的二兩，他們吃着這個甜頭的，妹子本不願與我們寫書字，他還懇求的教，你頭一次與過一兩後，一次連五錢也不好拿出，況日日出支，怎忘人家的差人，也嫌晦氣。」如玉也不回答，一面吩咐張華收拾三輩兩素的酒飯，待來人自己取出一張混金紙，恭恭敬敬的寫了一封回字，又尋出一條龍頭碧玉簪兒，

係他妻子洪氏的故物，包在書內，想算着家中還有二千多錢，難做賞封，着張華拿錢換了一兩銀子包好，上面寫着茶資二字，又與三百文盤費。苗秃子見他如此珍重，甚合自己的心性，又想自己與玉馨兒一樣相交，形容的不好看，只得煩如玉與他寫一封回書，也要來包裹些東西。如玉批評他道：「你三十歲的人，連個蕭麻子和你頑耍，也識不破；你想玉馨兒就怎樣不識好歹，也不肯煩人做怎麼詩打趣你，你還要在朋友身上使顯頭臉。」苗秃連忙跪下，拉腿認了不是。如玉與他寫了一封回字，又尋出一對鍍金耳環，包在書內，將鄭三家打雜人胡六叫進來細問了一會，准在五日內定去。苗秃子慌忙將賞銀，并書字傳與，又吩咐着他都問候。胡六叩謝出去。苗秃子道：「無怪婊子們個個愛你，你實是外才內才俱全的人，那日臨別去，金鐘兒分明是對着我與蕭麻子，怕我們笑說，他那眼淚汪汪的光景，差些兒就放聲大哭，你原說過幾天就去，到如今二十多天，不知道這孩子想成怎麼樣兒了！你今日又許下五天內去，房子又不成就可憐這孩子一片血心，只和付之流水罷了！」如玉道：「我心上急的要去，無如房子賣不成。」苗秃道：「你只知這房一千四百兩不賣，你那裏知買房子的人甘苦，你是何等聰明，甚麼事兒，欺的了你；年來木價甚疲，而買下房子，又要僱人拆，又要搬弄磚瓦，日日出工錢茶飯，又要僱車騾拉到泰安，纔慢慢的三根椽，兩塊板零碎出賣；再若是借人家的銀子，出上利息，還不知是誰賺是誰賠？裏分明遇着這幾個瞎眼的木行。若是我一千二百兩，也不要他，只怕小人門入了話，木行裏打了反悔鼓，這試馬坡不但你去不成，連我也去不成。」如玉瞪着眼，沈吟了一會，將桌子一拍道：「罷罷！就是一千四百兩罷，我也心慌意亂了，只要與他們說明，等我尋下住處，方可動手。」苗秃子道：「我若連這一點兒不與你想算到，我還算個什麼辦事人；我已與他們說過，譬如明日成交，明日就與你五百兩，下餘九百兩，兩個月之內，交還與你。立一張欠帖，你只管慢慢尋房子，我此刻就去說話，今

日就與他們立了契罷！於是將木行人叫來，各立了憑據。果然本日發了五百兩，如玉謝了苗禿子二十兩，就托他到泰安去尋找房子。苗禿子道：「我也不在，只在長泰莊住了。」如玉道：「我也正有此意，須尋在一條巷內才好；你且同我到試馬坡去，回來尋房子也不遲。」苗禿子道：「你的房子，并我的房子，却我的房子，又非你的房子可比，也須要不大不小，像個局面，事體貴於速辦，你想想一頭搬着一頭人家拆房，逐日開翻上揚塵，對着木村親友有什麼意思。」如玉連忙點頭道：「你說的極是我獨自去罷，那裏還有蕭大哥相陪我們，還要買點東西送他。」苗禿子道：「送他水禮不是意思，倒是袍料罷了！我們借重他處多哩。」如玉道：「我知道了！」連忙的收拾安頓，連夜僱車，向試馬坡。到次日午後，離試馬坡十數步地，看見一人面同秋月，體若寒松，布袍草履，翻翻而來，如玉在車內仔細一看，哎呀！一聲，連忙跑下車來，打恭道：「冷先生從何處來？真令小弟一見，萬塵頓消。」原來于冰自平涼賑濟後，一路遊行至此，要尋連金二人，不意與溫如玉遇着，于冰亦連忙還揖，笑問道：「尊制想是爲太夫人亡故了？」如玉道：「自別長兄疊遭變故，真是一言難盡。此係內有我一個最相好的朋友，他家裏也還乾淨，長兄可同我去坐坐，少敘離索之情。」于冰道：「甚好！」於是兩人携手行走，到鄭三家來。鄭三迎着問候，又到于冰前請安。于冰便知是個混賬人家，又不好立即避去，只見院中一個小女廝，叫道：「二姑娘，溫大爺來了！」如玉讓于冰至廳內，彼此叩拜坐下，又見東邊房簾子捲起來，走出一個少年婦人來，看着如玉，喜笑道：「你好謊我，去了就不來了！」如玉欠身道：「只因家裏窮忙，所以就耽遲了幾天。」金鐘兒又問如玉道：「這老爺是誰？」如玉道：「這是我最好朋友，冷太爺此刻纔遇着。」金鐘兒復將于冰上下一看，雖然餽服貧寒，却眉清目秀，骨格氣宇，與凡間人不相同，不由的心上起敬，恭恭敬敬的磕下頭去。于冰扶起，心裏說道：「這溫如玉真是禽獸母喪未滿，就做此喪良無恥之事。」隨

卽站起告別如玉那裏肯依金鐘兒道：「只是我出家冒昧了。」于冰再看如玉代他愛敬的意思着實誠切，亦且嘻嘻哈哈與不知世事一小娃子相似，又見他衣服侍從，也是個沒錢的光景，心上又有些可憐他，只得回身向金鐘兒道：「你適纔的話過於多疑，我到不好急去了。」又大家坐下，正言間轉身後，而玉馨兒走出，到如玉前，敍闊，將于冰看了一眼，也不說聲磕頭話，就坐下了。如玉道：「纔來的號玉馨，一指着金鐘兒道：『他叫金鐘。』」于冰笑道：「到都是值幾個錢的器物。」須臾，奉上茶來。如玉道：「冷大爺不動煙火食，我替勞罷。」又向玉馨道：「苗三爺着實問候你。」于冰向如玉道：「公子爲何不在家中，却來樂戶家行走？」如玉長歎道：「說起來令人氣死！恨死！愧死！」就將遭叛案，遇尤魁，母死妻亡的事說了一遍。又問于冰動靜。于冰支吾了幾句，又起身告別。如玉拂然道：「小弟不過窮了人，還是舊人，爲何此番這樣薄待？小弟一別二三年，今日好容易會面，就多坐幾天，也還是故舊情分。」于冰笑道：「昔日公子富足時，我亦未嘗乞憐，只因有兩個朋友要去尋訪。」如玉道：「可是金連二公麼？」于冰道：「正是。」如玉道：「爲什麼與老兄分手？」于冰道：「我輩出家人聚散無常，他兩個也只在左近，須索看望。」金鐘兒見如玉十二分敬重于冰，也在傍邊極力的款留。于冰堅欲要去，如玉道：「小弟昔時或有富貴氣習，待朋友處，如今備嘗甘苦，長兄若將今日的溫如玉，當昔日溫如玉，就認錯小弟了。」于冰聽了他這幾句話，又見他仙骨珊珊，不忍心着他終于墮落，聽他適纔的話，像個有站光景，回頭復行坐下。少刻，鄭三進來，說道：「請大爺同各爺到亭子上坐，此處甚熱。」如玉聽了，便代做主人，拉于冰同去。不想就在他只廳房東西一個角門進去，裏面四圍都是土牆，粉着些雪白的，中間一座亭子，也有幾株樹木和些花草。于冰見亭子正面，掛着一面牌，上寫「小天台」三字，兩傍柱上，掛着一副木刻對聯，道：

「傳紅葉於南北東西，心隨流水，擊赤繩于張王李趙，情注飛花。」

于冰看了大笑道：「到也說得貼切。」又見桌椅上已擺設停當，桌上放着六大盤菜，西子瓜桃等類，這是張華說與鄭二爲于冰不動煙火食故也。如玉看見大喜，讓于冰坐，自己對面，陪金鐘玉馨，坐在兩傍。于冰見已收拾停當，也隨意用了些少刻酒肉齊至，比前一番相待豐厚許多。玉如見鄭二入來，說道：「我與蕭大爺帶來寶蓋紵絲一件，緞鞋襪一雙，煩你交胡六同張華送去。」鄭二道：「小的同張大叔送去罷。」蕭大爺從前日往大元莊去。」如玉道：「你去更安。」于冰又要告辭，如玉道：「長只再不可如此，我還有要緊話請教。」金鐘兒接說道：「我們原是你下流人家，留冷太爺就是不識高底，今日光已落下去了，此地又無店住客，和太太爺長談，最是誤事。」玉馨兒也道：「我們有什麼臉面，千萬看住溫大爺分上罷。」于冰大笑道：「今日同席，皆我萬年想不到，你兩個相留，與溫公子不同，我就在此住一夜罷。」如玉方纔歡喜于冰道：「公子年來氣運，真是不堪，未知將來還有甚麼事業要做？」如玉道：「在老長兄前，安敢不實說，小弟若講富貴功名四字，未嘗有片刻去懷，意欲明年下下鄉場，正欲煩老兄預斷。」于冰道：「科甲二字，某等未敢妄許，若講到功名富貴，公子幾時到極不得意處，那就是出頭地的时候了。到那時不必你尋我，我還要到都中尋你，助你一臂之力。」如玉大喜相謝，又問富貴功名到都中這怎麼求法？于冰道：「臨期自有際遇，此刻不必明言。」玉馨金鐘兒也要請于冰相商，于冰都說了幾句好興頭，四人坐談到起更時，如玉笑道：「老兄正人君子，小弟有一穢污高賢的言語，不知說得說不得？」于冰道：「你我想契既久，新說的不是又何妨？」如玉道：「老兄遊行天下，這倚翠偎紅的話，自然是素所厭聞，今晚小弟與長兄破戒，教玉馨姐陪伴一宿，未知長兄肯下顧否？」于冰道：「我正有此意，只是一件，我與這玉馨姐無緣，你若割愛，到是這金鐘姐罷。」如玉

大笑道：「這兄乃天下奇人，金鐘姐恨不得魂附鳳凰身，說不得成言。」于冰正色道：「我從幾時是個說戲言的人？」如玉見于冰竟說真話，心中甚是後悔自己多事，又因于冰是他最敬愛的人，就讓他一夜也還過得去，又向笑金鐘兒道：「你真有天大的造化。」金鐘兒偏看了如玉一眼，隨即也不說，也不笑了，做出許多抑鬱不豫之態。于冰微微笑而已，向如玉道：「我本生性直率，既承公子美意，便可早些安歇，明日還要走路。」如玉道：「極好。」于是一同起身到廳房院來，如玉又暗中方想了金鐘兒一句，金鐘兒道：「你也該通知我父親一聲。」如玉道：「我自然要說。」于冰走入東房，只見簾幔垂紅，毡條鋪地，擺列桌椅箱櫃，字畫滿牆，坑上堆着錦被，爐內煨着名香，甚是乾淨，玉聲兒告辭去了，如玉還在炕上坐着說笑。于冰道：「公子請罷，我要睡了。」如玉纔出去，于冰將門兒闔閉，親自從炕上拉過被褥來鋪墊，將衣服鞋襪都脫在坑後，往被內一鑽，向金鐘兒道：「我牙得罪你了。」金鐘兒道：「只管請便。」心中思忖道：「這姓冷的這般情急，必定床單上利害，若承不起該這處。」要知道金鐘兒是個最有性氣，可惡至極的倖子，第一愛人才俊俏，第二纔愛銀錢，他若不娘意的人，雖殺他兩刀，他也不要。鄭三家兩口子也無如何，只因他看了于冰衣帽，雖是貧寒，人物清雅風流，勝如玉四五倍，看他年紀又不過三十內外人，只因曉得他不能久留，溫如玉是把長手，所以頭前終做出許多不願意的光景，捆拴如玉，究竟他心急，願與于冰款洽，今見于冰先睡了，他就連忙粧臺在前，修眉掠鬢，卸却簪環，在坑後換了睡鞋，將衣服脫去，喜喜歡歡的鑽入被來，只見于冰而朝上睡着，不言不動，先用手在于冰胸前用手一搭，覺得冷如冰鐵，又往肚下一摸，也是如此，推了推也不言語。仔細一看，見于冰口內流出水來，心上甚是怪異，急急的問道：「你是怎麼樣？」只見于冰大睡着，只往頂門上看，連忙又用手推搖，聽得腹內响動起來，少刻見于冰將嘴一張，有碗粗一股水從口內啞突突冒將出。

來。嚇的金鐘兒神魂俱失，也顧不得穿褲兒，披上衣服，跳下床來，將門兒放開，一邊往外跑，一邊大叫道：「你們快來，冷太爺不好了！」衆人都還未睡，一齊跑來問道：「是怎麼？」金鍾兒用手向房內指道：「你們還不看去了，不得了。」衆男女搶入房來看視，不見于冰，只見被內高起像個有東西在內，忙用手掀起一看，原來是他家廳房桌上擺着的大藍花瓶，有三尺餘長，睡在褥子上面，將一床被褥被水濕透了。金鍾兒穿着褲子，然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番。一家兒大爲驚怪，一個湍如玉笑得拍手鼓掌，不住的哈哈大笑。金鍾兒道：「不知從那裏領來一個妖魔，將我一床上好被褥弄濕的，還不知笑的是什麼東西。」如玉越發大笑道：「壞你褥子被我賠你的，我今日見他答應着要嫖，我就疑心他不是這樣人，不想果然。」說罷，又大笑起來。鄭三道：「快打燈籠尋一尋，藏在那裏去了。」如玉道：「不要尋找，我知道他去了。」鄭三道：「大門鎖着，他往那裏去？你們同我來，都要大家尋尋他。」于是打照燈籠，光照廳內，見正面花瓶，果然不見了，幾枝蓮花，也丟在了地上。又裏外尋找了幾次，那裏有個冷于冰影兒，一家子都見鬼見神，吵亂了半夜方歇。正是：

「螢火休言熱，冰蟲莫語寒；不知天上客，猶作世人看。」

第三十八回 連城璧誤入探驪洞 冷于冰奔救虎牙山

詞曰：「遊山却逢魔，肯把清操羨綺羅；勘破箇中情與事，此喝何懼？此身受折磨。救友遇仙客，聊藉謙

下息干戈，指授天罡着落處，情多一任，朝夕細揣摩。」

右調南洲子

話說冷于冰將花瓶移入金鐘兒被內，借水遁出了試馬坡，頃刻即到瓊巖洞門口，用手一指，門兒大開，走將入去，大叫道：「連金二位賢弟那裏？」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。冷于冰道：「想是兩人都睡覺麼？這如何修

得成。』走到石堂內，見有幾件衣服丟的東三四，忙走後洞看視，米也沒一粒了。只有繩索等物，心上甚是驚詫；回到前堂坐下，思想了一會，大聲長嘆道：『我雲來霧去，看望他們最易，何必拘定三年，此必是出洞砍柴取水，被異類傷了性命，或因米盡到別處就食。』不由的滿腹嗟悼，滴淚衣襟，又想：『或者是他們受不得清苦，下山另做事業。』又想：『金不換，還有二三分信不過，那連城壁他那斬頭瀝血的漢子，斷不至壞了念頭。』思來想去，心上甚是不安，直到天明，猛抬頭見石堂左壁上隱隱有些字跡，急忙走到跟前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

『弟等嘉靖某年月日在此洞與大哥分手，至今苦歷寒暑三十九個月，大哥原說米盡即來，今米盡四個月，餘日食草根樹皮，總不見大哥來，是立意絕我二人也。本月初六日，金三弟出洞尋取食物，不知所之；弟在本山前後找尋四日，杳無踪跡，大約爲虎豹所傷，言之肝腸崩裂，痛不欲生。今留弟一人，甚覺淒涼難過，于本月十一日出洞去湖廣衡山尋訪大哥，又恐大哥無意中遊行至此，故于兩邊石牆上各寫此話，下寫弟城壁頓首。』

于冰看了一喜一愁，屈指打算，本日是七月二十一日，城壁纔去了十天，我且去衡山找尋，若金不換改了念頭，不別城壁而去，此人尙何足惜。想罷出洞，用符咒封了洞房，架雲光飛上太虛，再說連城壁自出瓊巖洞後，他獨自赴衡山，喜得他苦練了三年有餘，精力日增，講到凝神煉氣，他真是百倍純篤，因此他三五日不吃不飢，即多食亦不養飽，他只七八天便到了武昌，還要隨處游玩山水。一日從虎牙山下經過，心裏想道：『我何不到此山游玩一番，也是出家人的分內事。』一步步走上山來，起初離山面相近，還有些人家，兩三天後，便通是些層巖峭壁，鳥道深講，只是七月盡間時候，山中菓食甚多，隨地皆可飽食。又仗着有于冰傳授籙

身逐邪二咒，每晚或在山灣，或在樹下打坐。他那日早間攀藤附葛，走過了四五處峯頭，見山峯下一條路徑甚是奇異，一株桃，一株柳，和人栽種的一般。又走了一會，見前面方方正正，一塊山地，四周圍都是異樹奇葩，參差掩映，禽聲鳥語，啼喚不休。及至走到山間，見半山坡中有一個洞門，半開半閉。城壁作念道：「這裏面必有神仙，我修行六七年，或者今日得遇高人，亦未可定。」走到洞門前，向裏面一望，覺得黑洞洞的一無所有。又聽了一聽，裏面的風聲與雷聲，牛吼相似，不敢輕易出入，折了一枝大樹條，用手探下去試看，不過三尺多深，就是平地。城壁本來胆氣最大，今又修煉了這幾年，越發的胆氣大了，將身子向洞口中一跳，用腳踏了一踏，都是些石頭台階，走下去聽得風聲更大，又像又水來的光景，再聽時澎湃擊搏之音，甚是驚人。又走了幾步，都是上去的台階，上有二丈餘高，方是平地，覺得冷氣逼人，隱隱約約見前面有椀口相細一個亮孔，走了半里多路，方到跟前，原來也是個洞門。不想那風聲水聲起，是這個門子裏送出去的，走將出去一看，原來是另一個天地，對面有白石橋一坐，橋下從西往東流着一股水，不過有五六尺寬，過了橋西邊，一帶松柏森列，低頭覷了覷，見裏面有石墻攔阻，並無道路。東邊有一條石砌的闊道，花木成行，看去灣灣曲曲，又不知道到那個地界。正中間有兩扇石門大開，石門右邊立着招涼石屏風一架，城壁道：「我且進去這中門。」走進門內，轉過石屏，見院子甚寬大，兩傍各有數間石房子，也與別處洞房不同，上面都是石窗櫺，裱糊着紅紗綠紗，不等門上珠簾掩映，石房子外面盡是石欄杆圍繞，刻雕着山水人物，甚是精巧。院內有大樹兩株，樹葉皆精色，其大如斗，樹頭上雲蒸霧湧，似有神物棲止。正面大石殿三間，中間楷書大字，鐫着飄渺仙府四字，窗櫺樞扇，俱皆玲瓏透露，倒垂着翠羽珠簾，甚是華美。城壁聽了一聽，寂無人聲，於是大着胆子，先走入正殿內一看，見四面懸着八粒明珠，各有一大寸小，大抵皆靈蚌神胎，編星照乘之物，晶瑩閃爍，可與日月同明。正面擺着

水波文大天青石几案一張，光潔如玉，几案上都是商彝周鼎，三代以前法物，上面懸着一軸，麻姑圖畫的風環霧鎖，瀟灑多姿，兩邊掛着赤瑛石對聯一副，字若蝌蚪之形，一個也識不得！前有攀龍乾碧蘿漢石床一隻，床上鋪着五彩洋絨緞褥，有一尺餘厚，床前一張大雲木方桌，桌上放着一個紅玉石，新玉舊做碎碾轉枝蓮茶盤兒，茶盤內有水晶茶杯四個，桌上兩邊放着元山石椅四把，也綉着洋絨墊兒，東邊又是一枝八板七寶轉關床，架上鮫綃帳幔，斜掛着一對玳瑁鈎兒，西邊牆脚下，又是一張雕刻瑤葉石長條几，几上擺列着寶鑑金鈿珊瑚柎榴等物，橋上一幅大橫條，畫着一條烏龍，蜿蜒於白雲之內，雙睛回視，泐泐欲生。城璧看了心上沈吟道：『瓊宮貝闕，美玉明珠，原是神仙享用的，只是這鶴綉鴛綺的被褥，却太艷麗些了！仔細看來，此地絕非佳境，不如早些出去罷！』正欲出去，猛聽得洞外有笑語之聲，忙轉身來，跳入一間小齋的石屏內偷看，只見四對絳紗燈相引，是爲洞外黑暗之故，中間兩個美人，一個有三十四五年紀，生得龍眉鳳眼，絳舌朱唇，嬈嬈婷婷，大有韻致；後邊一個更生得齊整，年紀十八九歲，蛾眉星眼，玉齒硃唇，面若出水芙蓉，身似凌風楊柳，湘裙飄蕩，蓮步移金，真是千般嬈娜，萬種妖嬈。兩人還是古來裝束，頭挽玲瓏蛇髻，路穿大紅綃衣，跟着三四十個侍女，洞後又出來四五十婦女，嬉笑迎接，覺得蘭桂冰麝之香，透入肺腑，須臾兩個婦女到殿內去了！侍女們捲起珠簾，見的人東西對坐，敘談閒說。連城璧正愁沒處藏躲，只見兩個侍女掀開簾子入來，看見了城璧，叫喊起來，說：『屋裏有了生人了！』只見衆婦女跑來，將簾子掀起，七聲八氣亂吵。少刻見那個中年婦人走來，將城璧上下一看，問道：『你是那裏人？』城璧到此田地，也無法迴避，只得朗應道：『我是山下樵夫，因迷失道路，誤走到此。』那中年婦人又問道：『你叫什麼名字？』城璧道：『我叫陳大。』那婦人見城璧生得眉清目秀，氣宇軒昂，斷然不是個凡夫，笑道：『陳大也罷，陳小也罷，既然到此，就是天緣，這間房子也裏演』

貴體。」城璧想道：「既然被他們看見，就在這間房內鑽一年，也不是了局。」旋卽大模大樣走出來，到正中殿上。那些婦人們四面圍繞，沒一個不喜笑盈腮。那中年婦人笑道：「客人請坐，容我細說。」城璧只得坐下。那婦人道：「我是綿屏公主。」又指着那少年婦人道：「他是翠黛公主，我們都是西王母之女。因爲思凡，降謫人間，在此山數十年，從未遇一佳士，我看客人神氣充滿，相貌魁梧，必係大有福命之人。今欲將我這仙妹與你配合夫妻，這必是你世世修爲，纔能得此際遇。」城璧道：「我是福淺命薄之人，安可配西王母之女兒？你只讓我出去，便是我的福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我這洞門已用符咒封固，便是真仙，也入不來，出不去。你道要把這走的念頭打歇，匹配婚姻要緊。」城璧道：「我沒見個神仙，還急着嫁人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說神仙沒有嫁人的事麼？我數幾個把你聽：韋夫人配張果，瓊英嫁裴杭，美玉娶了蕭史，花蕊夫人配了孫登，赤松子携炎帝少女飛昇天，二女姬留住劉晨，阮肇，難道這不是神仙嫁人麼？」城璧道：「這都是沒考證的屁話。」只見那少年婦人，將一把泥金扇兒，半掩半露的遮住粉面，又偷的送了城璧一眼，然後含羞帶愧，放出嬌嬌聲音說道：「招軍買馬，要兩家願意；既然這客人不肯俯就，何苦難爲人家，姐姐不如放他去罷！」城璧道：「這幾句話，還像個有廉恥的人。」那中年婦人怒說道：「這我是沒廉恥麼？你這種蠢才，我也沒閒氣與你講說。」一吩咐左右侍女，快設香案，拉他與二公主交拜天地。衆婦女隨卽安排停當，請城璧出殿外行禮。城璧大怒道：「怎一窩子都是這樣無恥，我豈是你們戲弄的人麼？」那中年婦人道：「你們聽他好大口氣，倒是我們無恥，他不知有個什麼品貴人，便戲弄不得他。」于是笑盈盈站起，將那少年婦女扶住道：「起來和他拜天地去，這是你終身大事，到不必和他一般見識。」又向衆婦女道：「把這無福頭也拉起他來。」衆婦女聽了，一個個嘻嘻哈哈，把城璧亂推起來。城璧大怒，輪動雙拳，將那些婦女們，打的頭破唇青，腰傷腿折。那中年婦

人跟出殿外罵道：「不識抬舉的野奴才！你敢出殿外來！」城壁大喝道：「我正要尋你這個淫婦！」說罷將身一縱，已跳在階頭下面。婦人忙將一根紅絲繩兒，向空中一擲，在手手個同碟子一樣大小，起來便有一間房子大，向城壁頭上罩下來。城壁急用兩手招架，已被他渾身套住。婦人把頭繩一抽，城壁便立脚不住，和倒了金山玉柱的一般，跌翻在地。衆婦女搶來擒拿。城壁在網內不能動搖，猛想起于冰傳的逐邪咒，暗念了一遍，衆婦女顛頭倒倒，奔避不暇。那中年婦人笑道：「我倒看不出他肚裏還有兩句春秋。呸！」說着也念誦了幾句，將城壁一指，隨即輕移蓮步，用右手將城壁一提，到了後洞，吊在一大石樑上，笑說道：「你幾時回心轉意，我便饒你。」說罷便回前殿去了。再說冷于冰在雲路行走，猛聽得背後有人大叫道：「冷賢弟何往？」于冰大驚道：「雲路中是誰呼喚我？」急回頭一看，心中大喜，原來是桃仙客兩下裏將雲頭一會，于冰舉手道：「與師兄一別，二十年來，時存渴想。今日相逢，真是意外榮華。」仙客也舉手道：「你我從安仁分袂，屈指也是好些年月，賢弟志誠精進，功夫已到六七，真令人可愛可敬。」于冰道：「敢問世兄開游何地？」仙客笑道：「我那能比你，一刻也不敢開游。今奉師命，因連城壁在虎牙山有難，恐你訪查繁雜，着我傳諭於你，星速救應。」于冰大驚道：「未知他有何難？」客仙道：「他欲去湖廣衡山尋你，路過虎牙山，誤入驪珠洞，被兩個母孤精兒強逼成親，他堅執不從，已經吊了四日四夜，再若遲幾天，恐有性命之憂。祖師吩咐你只一去，不但有益於他，亦且大有益於你。又念你苦修二十餘年，尚未改換儒服，今賜你道衣道冠，絲縑裏履。」說罷，將一包袈裟與于冰于冰道：「雲中不能拜受，奈何？」仙客道：「我回去替你說罷。」于冰道：「沒聽得祖師說我有過犯否？」仙客道：「祖師道深喜你是個上進之士，只是嫌你的功德少些，過犯的話尚未說起。」于冰道：「小弟毫末修行，爲日甚淺，不知修行二字，以何教功德爲第一？」仙客道：「元門一途，總以渡脫仙才爲功。」

德第一；卽上帝亦首重此，若你渡的連金二人，也還不失爲守正之士，要他們步步學你，就有好處。其次莫如救濟衆生，斬除妖逆，你在平涼放賑，歸德殺賊，這就是兩件大功事，其餘皆修行人分內應行之事，賢弟從此要倍加勉勵，不愁不位列上仙。」于冰道：「連城璧有了下落，只是金不換未知存亡，懇師兄示之。」仙客道：「目今金不換，現在京中報國寺養病，你救城璧後，再去尋他。」于冰道：「我找着二人後，意欲親去見祖師。但昔年未問明是何山何洞。」仙客道：「在東海赤霞山流珠洞，預知你有此意，着吩咐到，功成圓滿再去可也。」說罷，舉手別去。于冰亦催雲急行，早到虎牙山地界，將雲頭一按，到山中間，四圍一看，見萬峯競秀，疊翠流青，瀑有前灣，有兩行桃李，中有曲徑一條。于冰道：「此處是矣。」由那曲徑行去，到了殿門前，火龍真人賜的衣包，繫在右肩上，用手在洞門上書符，只聽得响一聲，拴鎖落地，其門卽自開。于冰向洞裏一看，上下皆黑，運慧眼努力一看，見下面都是臺階，層層皆可步履而上，覺得烈風吹面，寒氣逼人，正欲入洞，見有一老道人飛奔而來，頭戴白玉珠頭冠，身穿飛鯨斃足踏朱鳥，矮小身材，鬚眉如雪，手提一條鳩杖，遠遠的向于冰舉手道：「道兄請了！」于冰見他滿腹道氣，知係大有根行之人，連忙還禮道：「老仙師請了，有何見諭？」那道人道：「道兄到此何事？」于冰道：「有吾一道友連城璧，被此洞妖魔困住，特來救援。」道人道：「此洞內妖魔與貧道有些瓜葛，我今早心神甚是不甯，一卜始知道兄要至此，誠恐有傷貧道後裔，所以撥冗一來，意欲先入洞內，教戒他們一番，將貴道友送出，兩家各息爭端，末知道兄肯留此情分否？」于冰道：「尊眷屬于弟子何仇，倘邀鼎力周旋，弟子卽感德不盡。」道人道：「先生稱呼太謙，貧道實當受不起，既承慨允，足徵雅誼。」說罷，一舉手入洞去了。于冰思道：「這老道人說與洞內妖魔有瓜葛，則這道人不言可知矣，怎他便修煉亦

半晌，見老道人在前，連城壁隨後出來。城壁一見于冰，大是驚喜，連忙跑上前叩拜道：「小弟今日，真是再生。」于冰用手扶起，城壁正要詳說原由，只見那老人向于冰致謝道：「貴道友已完聚，貧道謝別了！」用袍袖將洞門一拂，洞門即自行關了，那道人履步如飛，一直往西去了。于冰向城壁道：「你且略等一等，我和老道人還有話說。」說罷，從後趕來，高聲叫道：「老師慢行，弟子有話說。」那道人拈着問道：「先生有何吩咐？」于冰道：「一則要請教老師法號，仙居，二則雖是萍水相逢，長幼之分，禮不可廢，弟子還要送老師幾步。」那道人點頭再四，滿面笑容說道：「先生是火龍真人弟子，冷諱于冰麼？」于冰道：「弟子正是。」那道人道：「吾乃天狐也，號雪山道人，奉上帝勅令，在上界充修文院書吏，稽查符命書籍等事，洞中二妖，乃貧道之二女，伊等不守清規，已大加責處。今日來此，還是向本院同輩私行給假片刻，過期恐干罪戾。貧道細看先生骨氣，內丹已成六七，所缺者外丹一助，再加功百五十年，即無外丹，亦可飛昇。今到敝地降妖救友，定是個有大本領的人，未知素常所憑何書？」于冰道：「本領二字，言之真堪愧死。數年前承紫陽真人賞給寶籙天章一部，日夜煉氣，始得喚雨呼雲，究之無一點道術。」道人道：「此書不過是地煞變化，極人世可有可見之物，功爲假借一時，在佛家謂此爲金剛禪邪法，在道家亦謂此爲幻術，用之正亦可治國安民，用之邪身首俱難保護。費長房許宣平等皆是此術，非天罡正教也。我常奉勅到元始老君九天元女東王公四大聖處，領取書冊，知之最詳。今歲五月到太上八景宮，見有正一威明祕籙一千九百三十部，三清衆經三百餘部，符籙丹灶祕訣七十一部，萬法淵鑑八百餘部，率皆玉匣錦笈，擺列在架上，其餘小些部頭，亦有四百部有奇，內有一部，也是錦裝玉匣盛放，上寫着天罡總書四個字，被吾竊入修文院內，苦於無暇觀覽，又不敢無故送還原處，且同事官吏日夜出入，此書每發奇光，極力遮掩，猶恐爲衆覺查，萬般無奈，將此書偷空，送至江西廬山凌雲峯內外。」

加符咒封鎖，我亦自知罪通于天，收存石峯以內，等候個好緣，送還原地，不意此書夜放光華，本年六月間，被鄱陽湖一老鯢魚精看破，到凌雲峯下，弄神通將吾符籙擄去，連匣吞入腹中，率領衆妖魚在饒州九江等地作祟，是我之罪，終身莫贖，只在發覺遲早間耳！此畜修煉五千餘年，雷火不能傷，刀劍不能人，我欲親去拿他，又非三五天所能了事，總是原書到手，又該何處安插？幾欲到老君前自行出首，又慮禍蹈不測，波及二女，將欲傳之二女，伊等又係不安本分之流，反是送他們死期，晝夜愁思，悔恨無及，今見先生忠謙，必係正大之人，我送你符籙一道，外有戳目針二個，原係插放此書之內，非此符不能開此匣，非此針不能殺此魚也！然此書與寶籙文章，不啻雲泥之別，展看時光可燭天，鬼神妖魘無不爭取，先生得手時，須嚴行防備，看玩一年後，可代吾叩懇火龍真人，轉求東華帝君，在老君處求情，將此書繳還八景宮內，倘邀垂憐，吾即可以免大禍矣！慎之戒之！」說罷，將符籙取出，遞與于冰，于冰大喜拜謝道：「弟子明此惠何以報德？」道人道：「貧道一生只有二女，就在此驪珠洞內，窩犢之愛，時刻縈心，又無暇教訓他們，歸於正果，先生若有餘暇，可傳授伊等些道術，再能得替貧道呵責，使其永絕邪念，安分修爲，異日得至貧道地位，卽先生再造之恩也。」于冰道：「此弟子歡心鼓舞，樂於王成者，老師今後只管放心，都交在弟子身上，若二位令愛無成，便是于冰負心忘本，爲天地所不容。」道人心中大悅，且感口謝道：「吾今日傳托，兩得之矣！只是老師弟子之稱，聞之殊爲惶愧，不寧將來位列金仙時，不鄙薄我輩，算一知己朋友，卽明光無幾，一百五十年內外，不過瞬息，我在通明殿外堂玉階前，拭目看先生授職仙班也！」說罷，舉手作別，飛入太虛去了。于冰回來，城壁道：「大哥與這老道人，可是舊友？」于冰道：「係初會面。」城壁道：「初會面，怎說這大話？」于冰道：「也不過是開談投機，使費了功夫。」城壁便講說與不換分神，說入驪珠洞，如何度二女妖，如何度弟，弟道才那書道，如何釋放如

何師馬二妖子冰道：「道：『你見天不風，地不雨，大日如金，下金不換。』」
寺生拉我，和你同去尋他。」城壁道：「去尋何？知道弟在此，金不換在京。」于冰道：「在雲路中，憑着桃
仙客，他奉火龍祖師法旨，着我到此地救你，并說與不換下落。」城壁聽了，又喜又感，望空叩頭。城壁又道：「
那日不換出洞，尋取食物不回，我以為必是虎豹傷生，怎麼他就跑到都中報國寺去？」于冰道：「連我也不
曉得，且試試你架得雲架不得。」說着，將城壁右臂捉住，輕輕提起，有三尺高下，大笑道：「老弟，肌肉之軀，已
輕鬆了幾分，竟可以攜帶的了。」旋換轉左手，扶在城壁腋下，囑咐道：「沒要害怕。」於是口誦靈文，須臾烟
霧旋繞，喝聲起，兩人同上青霄，向都中飛馳。城壁初登雲路，覺得身子飄飄蕩蕩，起在空中，但覺雷鳴風吼之
聲不絕，往下觀瞧，見江上城市，模模糊糊，一瞬間過，約半個時辰，已到都城彰儀門外，於無人處，按落雲頭。于
冰道：「你可怕不怕？」城壁道：「到沒甚麼怕處，只是寒冷的了不得。」于冰道：「你還在瓊巖洞修煉了這
幾年，若是血肉之軀，縱不凍死，也要病死，再修煉幾年，便不覺冷了。」兩人談論着，入都門報國寺來，兩人走
入廟中，至第二層僧院，見幾個和尚從裏邊走出，于冰舉手道：「敢問衆位師傅，貴寺果有個姓金的，住在裏
面麼？」有一和尚在傍答道：「海闊房中，倒有個姓金的，病在那裏。」和尚領二人到一小禪房內，見一人昏
昏沉沉困在床上，只有一條破蓆，蓋在身上，二人看見，各大驚喜。城壁道：「我再不想起來，他在這裏。」忙用
手推了一推，不換便狂叫了兩聲。城壁道：「這是個甚麼病？」于冰道：「無妨，只是受了驚。」于冰向衆僧道：
「有冷水借一碗來。」于冰在水內畫了一道符，又念了安神定驚的咒，連城壁將不換扶起，不換又狂叫起
來。于冰將水灌下，仙傳法術，效驗如神，只聽得腹內作響，不換說道：「怕殺好怕，隨即將眼一睜，看見于冰，城
壁拚命的跳下地來，哭拜道：『不意今日，又得與二位相見。』」眼中落下淚來。于冰扶起道：「賢弟不必多禮，

且將入京原由，告訴我聽。」不換正要說，那些和尚聽得房內問答，都走來看視，見不換站在地下，一個個大爲驚異道：「可是那梳涼水功效麼？」正言間，各房頭和尚又來了好些，都亂嚷是怎麼好的。于冰向不換道：「此地非講話之所，可同出廟去。」三人辭謝出來，直走到土地廟後身，才立住脚，聽不換說話，不換道：「我是本月初六日，早上出洞去尋食物，剛走到虎溝林，見一青面道人，向我道：『你在本山瓊巖洞修煉，想是要做個神仙麼？你若躲過二十五日，將來穩穩妥妥的是個神仙。若是躲不過去，做做豬狗，亦不可得。』我便問他躲不過，躲過原由，那道人說：『你前身罪大惡極，定在本月二十五日午時，天雷霹你，一霹之後，不但求一胎生，連卵生亦不可得，我原是爲救你而來，你此時跟我走方可。』說罷，那道人將我左臂捉着，頃刻間起了一陣大風，刮的天昏地暗，約兩個時，反把我飄蕩在這報國寺後，與我留了一塊銀子，叫我住在寺內盤用。到了二十五日早上，那道人到來，看見我甚是歡喜，說是我大有福命的人，從懷中取出兩本書，說是什麼易經，書上畫着一道硃砂符，又說：『今日一交已時，天必陰，午時雨至，到下雨時，你可速去第三層殿內，上了供案，坐在彌勒佛肚前，將易經頂在頭上，用手扶着，任憑他天大的霹雷，你切莫害怕，有我的書和符在頭上，斷斷霹不了你，只用挨過午時，你就是長生不老的人了。』到了已時下刻，果然雲霧滿天，點點滴滴下起雨來，我那時以爲霹我無疑，心上着實害怕，急忙坐在彌勒佛前，少刻雷電大作，雨如直到的一般，猛然電光一瞬，滿殿內通紅，一個大霹雷，却像從頭上過去，我那時可憐，連耳朵也不能掩，兩手舉着易經在頭上亂戰。此後左一個霹雷，右一個閃電，震的腦袋昏沉，眼中不住的發黑，想了一想，這一個時辰，也不是輕易過得，自己罪大惡極，何必着老天爺動怒，縱然躲去，也是罪人，不如教雷霹了，可少能死後的餘孽，我拏定主意，跳下供案，跑殿外受霹，不意剛出殿門，便驚天動地的响了一聲，較從前的霹雷更利害幾倍，雷過處從殿內奔出五尺

多長一個大蝎子來，七手八脚的從殿台階上也奔下來，我比紙還軟，跌下殿台階去。此時我心裏還明明白白，又見大蝎子，我便渾身蘇麻，滿心裏想跑，無如兩腿耳朵中閃了一聲，就昏去了。魂夢中又聽得大震之聲，此後便不省人事。這幾天糊糊塗塗，也不知身在何處。若不是大哥來救我，也斷無生理了。不換說完，城壁哈哈大笑道：『這是那蝎子預知本月二十五日午時，他該着雷霹死，早算到你還有是福命的人，請你去替他頂缺，頂得過你兩個俱生，頂不過你兩個同死。』于冰道：『就頂得過，那蝎子且樂得將賢弟飽吃，做一頓壓驚茶飯。』三人說着，走到無人之處，于冰將他二人扶住，架起雪來，同往衡山石屋洞去了。正是：『救友逢奇士，軒猴道可傳；從茲參造化，不做地行山。』

第三十九回 尋度婆浪子吒陳醋 伴張華嫖客守空房

詞曰：『平康姊妹最無情，勢利太分明；劉郎棄，阮郎迎，相對氣難平。長嘆守孤檠，睡難成，千般恩愛寄

高岑，自沉吟。』

且說于冰扶了連金二人到玉皇洞外，落下雲頭，不換道：『此刻的心纔是我的了，好冷好冷。』城壁叫門，不邪出來跪接，連金二人見不邪，面顏鶴髮，道服絲縑，竟是一得道全真，那裏有半點猴相。三人坐在石堂內，于冰向不邪道：『這是你連金二位師叔，可過來拜見。』不邪下拜，城壁不換亦跪拜相還。于冰又着排設香案，把火龍真人賜的衣包放在正面，大拜了四拜，打開觀看，內有九瓣蓮花束髮金冠一頂，天青大呢布袍一件，碧色芙蓉根絲縑一條，黑青桃絨鞋一雙，通天犀髮簪一根。于冰拜罷，即穿戴起來。人才原本齊整，又兼服飾精緻，真是瑤台玉宇的金仙，城壁等各欣羨不已，說道：『大哥既改換道服，我們不知改得改不得。』于

冰道：『既已出家，無所不可。』又向不邪道：『可將要緊應用法術，傳與你兩位師叔些，我此刻到江西走一遭，大約要到數月方回。』不邪等送出洞外，凌空去了。再說溫如玉自于冰那晚用花瓶借換的遁去，將金鐘兒被褥全濕，次日暗中吩咐張華推往奉安請苗禿子，着他買錦絹被褥面二床，速速的送來。過了三四天，張華回來買了五彩冰紋塊式博古圖錦團被料一床，又天青地織金喜相逢蝴蝶被料一床，呈與如玉過目，說道：『這是苗三爺買的，共費了九兩八錢銀子，住房也尋下了。苗三爺還領小的去看了一看，前後兩進院子，也有三間廳屋，水石雖些小，房子都是半新的。苗三爺說要典他的，只須二百兩，買他的要三百八十兩，又着說與大爺或典或買，快去商議，這房子還像個局面，遲幾天人家就買了，還與大爺有書字。』取出遞與如玉。如玉看了，問道：『苗三爺的住房尋下了沒有？』張華道：『小的就是坐車來的。』張華方纔出去，金鐘旋即入來行李，我好回去，你今日便僱一輛車子來。』張華道：『小的就是坐車來的。』張華方纔出去，金鐘旋即入來。如玉道：『我與你買了兩床被褥，叫你看，看到只怕不如你的好。』金鐘兒也不看，先作色道：『這都是胡做亂爲，又費了這些銀子。』如玉道：『沒多的，不過十兩上下。』金鐘兒說道：『就是一兩也不該，你若和我存些賠墊東西的心來，就不成事了。』說着，又伸手將被褥打開觀看，織的雲霞燦爛，耀目奪精，不禁的笑逐顏開道：『既承你的情買來，我拿去，着我爹媽看看，着他們也知你這番意思。』說着，笑嘻嘻的拿將出去了。自此一家兒待溫如玉分外親切，蕭麻子時來陪伴，又留戀了四天，方回泰安去，臨行與鄭三留了十六兩銀子，與金鐘兒叮定歸期，到泰安和苗三爺相商，用三百六十兩銀子，將房子買下，搬房的事，他也無心照料，都交與兩個家人韓思敬和張華辦理，反幫了苗三爺三十兩銀子，也在這驛馬市左邊，尋了幾間住房，兩人略安頓了安頓，便一齊往試馬坡來。自此後來來往往，日無甯晷，和金鐘兒熱的火炭一般，逐日在家講論的，都是

你娶我嫁，盟山誓海的話。苗三爺與玉馨兒相交日久，不由的也親近起來；皆因玉馨沒多的相交，省得閒在家內，只得也與苗三爺說幾句椎心刺骨的假麻話。這苗三爺那裏驚受得起，他每日也要捨命的刷牙洗面，穿綢袍子一件，又買了新鞋子一雙，心眼兒上都存的是俏皮，饒如玉與他墊着一半嫖錢，他還耗去了六七兩，又說着叫如玉借與蕭麻子五十兩，借仗他的漢子鎮壓試馬坡的光棍，不許入鄭三家門，又着如玉借與鄭三八十兩，立了契，他和蕭麻子做中見人，又與金鐘兒打首飾，做衣服，連嫖錢賞格併知己家中用度，真似水也似的一般往外直流。將房價銀一千四百銀，只剩下七百多兩了。凡人家與他說親事，不依允，也還罷了他，還要極怒的眉目拒絕，一心只想要娶金鐘兒。鄭三要八百兩，少一兩也不肯依，因此總講不妥。蕭麻子和苗秃子也替如玉在鄭三家兩口子面前假說，出到五百兩。鄭三家老婆總不改口，金鐘兒爲此事，與他父母大嚷過幾次，幾乎把頭髮剪了。他母親再四安慰，許到明年准行，金鐘兒方不吵鬧了。溫如玉看見這種情意越發熱的天昏地暗，直嫖到黎氏二周年，方才回家料理祭祀，到坟上磕了頭回來，正欲僱車到試馬坡去，不意病起痢來，每天十數次不止。一日苗秃子從試馬坡來，聽得如玉害病，請了幾樣吃食東西相看，說道：『金姐見你許久不去，終日愁眉淚眼，他這幾天也瘦了好些，若再知道你害病，怕孩子小命兒嚇不殺，慳這二月十三日是他母親的五十整壽，屈指留下七八天了。我是定要親自送禮祝壽去的，你就不能親自去，也該與他帶一分禮兒，方覺得情面上好看。』如玉道：『我這幾天病似覺輕些，到二月十三日，也就好了，即或不好，我隨後亦可親自去，與他補祝。』自此兩人日日坐談，到了十一日，如玉痢不止，苗秃子告別，如玉又囑托了許多話。苗秃子道：『我實一去，保管金姐魅夜打發人探聽你來。』苗秃子去後，如玉的痢疾到二十七八纔好起來，又見苗秃子去了半個月，想着他們不知如何快樂，於是親到緞局內剪了一件紅青緞裝料，一

件魚白緞裙料，又備辦了六色水禮，外添壽燭壽酒，僱人挑上，同張華坐車，往試馬坡來，一入了門，見院中有六七個穿綢緞的人，都是家丁打扮，在兩條板橋上閒話，見如玉進來，都大模大樣的不理論，又聽得金鐘兒房內有人說笑。鄭三從南房門出來，見如玉着人担着禮物，笑說道：「溫大爺來了，聽得說大爺欠安，急的打發人去看望，家中偏偏又忙，大爺且到東院亭子上坐坐。」如玉道：「這些人都是那裏的？」鄭三道：「到亭子上我與大爺細說。」如玉指着挑夫道：「這是我與你老伴兒帶的壽禮，你可看的收收。」鄭二道：「又着大爺費心賞賜，小的自有措置。」讓如玉到亭子坐下。鄭三道：「大爺這纔問院裏那幾個人說起來，真是教人無可如何！本月十四日午後是現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的公子，姓何諱士鶴，就是武定府人，帶領許多家人，係從京中辦事後回家鄉走走，此番是與本省的巡按大人說話，在濟南聞得人說，有個金鐘兒是名妓，因此尋來到小的家要看看，一個藥戶人家，焉敢不接待，只得請到廳上，與金鐘兒相見，誰想他一見就中意，死也不肯走。金鐘兒死也不接他，倒是小的兩口子看的事勢，臉面上都下不來，費了無限的脣舌，金鐘兒方肯依允。適才院裏那些人，都是跟隨他的，將幾間房子也住滿了。」如玉道：「這個也何妨，大家馬兒大家騎，你開着這個門兒，就只得像這樣應酬，但不知這姓何的，有多少年紀？」鄭三道：「人還年輕哩，才二十歲。」如玉道：「人才何如？」鄭三道：「小的看的甚好，小的女兒却看不上眼，凡事都是假情面。」正說着，只看苗秃子和蕭麻子大笑着走來，回到亭子上，兩人齊說道：「爲何這許多日子纔來？」如玉道：「賤恙到廿七纔好些，所以耽延到今。」蕭麻子笑道：「溫大爺止知在家中養病，就不知金姐死活了！」如玉着驚道：「敢也他是害病麼？」蕭麻子道：「他到也沒病，只是想你的了不得。」如玉笑了，三人坐下。鄭二道：「小的照看大爺的人去。」說畢去了。如玉道：「怎麼不見金姐，想是陪着新客人沒功夫來。」苗秃子道：「你不可冤枉人家，他

聽得你來，就打了個大失驚；只因客人的話多，拉扯不斷，稍刻也就來的。」如玉道：「你這禿子，怎麼就住這些時，也不回家走走？」苗禿子笑道：「我也解說不來，原來這何公子生的面目清秀，態度安詳，雖是少年，靈子却大有機謀變計，透達世故人情。」只兩三天，把一個金鐘兒，鬼弄得隨手而轉，將愛如玉的一片誠心，都全歸在他一人身上。行事又會大方，住了三夜，就與鄭三、三十兩見蕭麻子、苗禿子會幫襯，便滿口許着帶到任上去辦事。因此他兩人日夜趨奉，時時刻刻趕着湊趣，不料都想要從山西發財，少刻玉馨兒笑容滿面的走來，到如玉面前問候了一會，痲疾的話方纔坐，語言間比素常熱鬧三四倍，待了好半晌，方見金鐘兒打扮的粉粧玉琢，分花拂柳而來。到了亭子上，笑向如玉道：「你來了麼？」如玉道：「我病了一場，幾至傷了性命，你也不着人看看我。」金鐘兒道：「苗三爺也曾說過，我想一個痲疾，也到不了甚麼田地。」蕭麻子道：「你兩個且說知己幾句的話兒，我和老苗且到前邊走走。」說罷，兩人陪何公子去了。玉馨兒也隨着出來，如玉向金鐘道：「你近日得了如意郎君，我還沒與你賀喜。」金鐘兒道：「我也沒過不如意的人。」如玉道：「這姓何的爲人何如？」金鐘兒道：「也罷了。」如玉道：「今日我也來了，看你如何打發我。」金鐘兒把臉一低，說道：「我是磨道中的驢，任憑人家驅使。」又道：「沒有吃飯，我與你打聽飯去。」如玉道：「我又不飢，你着急甚麼？有你父親料理就是了，且坐着說話兒。」金鐘兒道：「我與他說一聲就來，急急的去了。」如玉獨自在亭子上走來走去，又待了好半晌，心中詫異道：「怎麼這金姐打聽飯去，就不來了？連苗禿子也都不見，真是荒唐。」正在念着，見苗蕭二人走來，笑道：「那何公子聽見溫大爺到此，一定要請去會會。」如玉道：「我不會他罷，我也要回去哩。」蕭麻子大笑道：「尊駕要回去，該早些走，此刻人家把上下飯都收拾停妥，住房也議論停當，還走到那裏去？難道這時候還要住店不成？」苗禿子道：「這何公子年少謙和，你不可不見見。」

他將來有借仗他處也未可知。」如玉執意不去，又見鄭三也來相請，只得走到前廳，何公子迎接出來，兩人行禮敘坐。如玉說何公子是客，何公子又以如玉年長，講說了一會。何公子坐了客位，如玉對坐，餘人列坐左右。如玉見何公子半醺瀟灑，氣度安詳，像個文雅人兒，心裏打稿兒道：「我當只娃子，不過有錢有勢，誰想生得這般英俊，到只怕是我溫如玉的硬敵。」又回想到：「金鐘是何等交情，斷不至變了心術。」只見何公子道：「久切瞻韓，無緣御李。今日以樓中得晤名賢，榮幸何似？」如玉道：「小弟樗櫟庸料，智昏質鈍，過承獎諭，何以克當？」少時茶至，如玉凝神細看，見金鐘兒一對眼睛，不住的偷看何公子，心上便添了幾分不快。鄭三進來說道：「溫大爺就在廳上一同用飯罷。」打雜的人來安放桌椅，斟起酒來，何公子在左，如玉在右，蕭苗二人在一面，金鐘玉磬在一面，六人坐定，共敘家常。蕭苗二人互相譏刺，笑說下一堆，端來的茶食，不但比素常丰盛數倍，且大盤大碗，一樣樣的上起來。如玉心內狐疑道：「想是我帶了壽禮來酬情。」不多時，軒車下霧隱前山，鄭三拿進許多蠟燭來，上下安放，飯食才罷，又是十六個碟子，皆奇巧珍品，下酒之物，心裏說道：「只是款待何公子無疑了，我在他家，來回七八個月，花費幾百兩銀子，也沒見他待我這樣一次。」腹中甚是抑鬱。又見金鐘兒與何公子以目送情，不打照他一眼，到是何公子疎疎落落，似有若無，偏是只金鐘兒情不自禁，時而與何公子悄語幾句，時而含笑低頭，時而嬌聲嫩語，與苗秃子爭論吃酒話兒，賣弄聰明。如玉都看存眼內，大是不然。六人坐起更時候，何公子向如玉道：「弟有一言，是出自肺腑，兄勿視為故套，弟在此已有數日，臥花占柳之福，享受太過，兄與金卿素優知己，兼又別久，理應夜敘懷抱，弟與家奴輩，隨地皆可安息，未知長兄肯賞此意焉否？」如玉正欲推辭，只見蕭麻子道：「敝鄉溫公子，素非登徒子，磨日琢雲之興，亦偶然耳。况知羅咫尺，美人之光，最易親近。公子上有大人管束，本身又有多少事務，好容易撥冗到此，割愛之

說，請勿再言。」如玉道：「弟之所欲言，皆被蕭大哥道破，弟亦無可爲辭。但今日實爲金姐母親補壽而來，新愈之軀，亦不敢與孫吳對壘，即公子不在此處，亦定必獨宿。」何公子道：「弟雖年幼，非酒色人也，因見兄品整磊落，正是我輩中人，倘邀屈駕，弟尙可以攀龍附鳳，多住幾天，否則明早即行矣。」金鐘兒連忙以眼知會苗秃。苗秃道：「玉姐渴慕溫大爺最久，我今日讓你受用幾天罷。」玉馨兒聽了，笑道：「只怕我福命淺薄，無緣消受。」蕭麻子笑道：「果然的你命薄，七八個月總未相與一個有頭髮的人，我到有頭髮，你又嫌我老，今晚溫大爺光顧，真是你的造化到了。」讓來讓來，如玉總以身子病弱爲辭。蕭麻子又叫着鄭三來定議，如玉同張華在後院住宿，頃刻之間收去盃碟一齊起身，同送何公子到金鐘兒房內吃茶，如玉見他月前買的錦緞被褥料子已經做或輝煌燦爛的堆在床上，到先與何公子試新，心下甚是氣一猛抬頭，見正面牆上貼着一幅白綾字條，落的款是渤海何士鶴題。上寫七言律詩一首道：

『寶鼎香濃子夜長，高燒銀燭卸殘粧；情深私語憐幽意，心信盟言欲斷腸！』

醉倒鴛鴦雲在枕，夢回蝴蝶月盈廊；與君喜定終身約，嫁得何郎勝阮郎。」

如玉看到何郎勝阮郎之句，不由的醋心發作，又見金鐘兒不住的賣美風情，將全部精神都用在何公子身上，毫無一點照應到自己，那裏還坐得住，隨即別了出來。衆人又因到溫如玉茶房內用了一會方纔各歸寢室。如玉與張華同宿，面對着一盞銀燈，翻來復去，那裏睡得着；一會兒追念昔日的去着，一會兒悼歎近年的境况，一會想着何公子少年美貌，跟隨的人都是滿身綢緞，氣昂昂倘若無人，又低頭看了看張華睡在床上，甚是悶氣，此時手內又拿不出幾千兩銀子來，和何公子比勢着蕭苗二人，言言語語都是暗中替何公子用力，將素日朋情付之流水，又深悔時常幫助苗秃子，借與蕭麻子銀兩，如今反受他們作美。只這炎涼二

字，也咽不下去了。一會兒又想起金鐘兒來，這一番冷淡的光景，白白的在這賤淫婦身上，花了無限的銀子，落了只個下場。思來想去，弄的心胸膨脹起來，睡也不好，坐着也不好。再看張華已經在脚下打呼，悄悄的披了衣服，走到東廳房窗外竊聽。只聽得他二人驚顛鳳倒，詭語淫聲，百般難述。自己用拳頭在心上，打了幾下，垂頭喪氣的回來，睡在被內，說道：『罷了罷了！我明日這絕早回家去罷！眼裏不見，到還清淨些。』又自己開解道：『我又和他不是夫妻，我何苦自己吃煩惱，不如睡覺養神。』嘴裏是這樣說，不知怎樣心中又丟不下，睜着兩眼，一直醒到雞鳴時候，及至到天明，又睡着了。睡到次日辰刻時分，覺得被內有一隻手兒伸進來，睜眼看時，却原來是金鐘兒打扮的和花朵兒一般，笑嘻嘻的坐在一傍。如玉看了一眼，也不言語，依舊的合眼睡去。金鐘兒用手在他心口上摸索着，又用右手揪着如玉的脖項，說道：『你別要心上胡思亂想的，我爹媽開着這門兒，指着我們吃飯穿衣，我也是無可如何。像這等熬干兒，不弄他幾個錢，又弄誰的多？弄他幾個兒，就省下你的幾個兒，你在風月行，還是一年半載的人，什麼骨竅兒你不知道。』說着將舌頭塞入如玉口內，攪了幾攪。如玉那裏還忍耐得住，不由的就笑了，說道：『你休要鬼混我，我起來還有正緊事，不料就睡到這時候。』金鐘兒道：『你的正緊事，不過是絕情斷義，要回泰安，一世不與我見面，你那心裏就和我看見一樣。虧你也忍心想的出來。』兩人正在口對口兒說着，猛聽得地下大喝一聲，彼此吃了一驚，看時却是苗秃子笑說道：『你兩口兒說什麼私心話，也好告訴我一言半句兒。』金鐘兒道：『他今日要回泰安去哩。』苗秃子將舌頭一伸，又鼻子裏呼出了一聲，笑說道：『好走手兒！主人家爲你遠送來壽禮，心上感激不過，從五更鼓老兩口子收拾席面，今日酬謝你，你爲何說起走的話來了。』如玉道：『我家中有事。』苗秃子低聲道：『你不過爲何家那孩子在這裏，他原是把肥手兒，該替金姐處罰下水。』如玉道：『他賺錢不賺錢，我不管我』

只以速走爲上。何苦在衆人這裏做的不如人之物。」苗禿子道：「不好說這話，連我也包含着哩。」金鐘兒笑了一回，借空兒，河公子去了。正是：

『織女於今另過河，牛郎從此奈愁何？
煙場契友皆心轉，咫尺炎涼恨倍多！』

第四十回 賤賤淫氣殺盡如玉 恨調笑怒打金鐘兒

詞曰：『且去聽他白晝鬧風華，淫聲艷語嚶呀呀，氣殺冤家。一曲琵琶干戈起，打罵相加，郎君去也各

天涯，心上結深疤。』

話說金鐘兒去後，如玉隨即穿衣服，苗禿子道：『我與你要洗臉水去。』少刻如玉到前邊，促張華收拾

行李，鄭三家兩口子，說好說歹的纔將如玉留下，又暗中囑咐金鐘兒，在兩處兒都打着，休要冷淡了舊嫖客。如玉同衆人吃了早飯，因昨夜短了睡，到後邊困覺，睡到午間，扒起到前院一看，目不見一個人，只有鄭三在南房檐下坐着打呼。原來苗禿子等，同河公子家丁們，郊外游去了。如玉走入廳房，正欲趁空兒與金鐘兒敘敘離情，剛入到門前，將簾兒掀起，見門兒緊閉，仔細一聽，裏面柔聲嫩語，是個雲雨光景。如玉聽到此際，比晚間那一番更是難受，心上和刀剗劍刺的一般，長嘆了一口氣，到後邊把桌子拍了兩下道：『氣殺氣殺。』將身子靠被褥，發起癩呆來，好半晌，方說道：『總是我來的不是了，與這老忘八禿的做的，是什麼壽兒。』猛見玉馨，笑嘻嘻入來道：『大爺和誰說話哩？』如玉道：『我沒說什麼，請坐。』玉馨兒道：『真廳房被人占了，大爺獨自在此，不嫌寂寞麼？』如玉道：『也罷了。』玉馨兒道：『他們都游走了，止有那河公子在金妹子房中睡覺，我頭前來看大爺，見大爺睡覺了，不敢驚動。』如玉道：『這河公子到你家前後共幾天了？』

玉馨兒道：「連今日十八天了！」如玉道：「不知他幾時起身？」玉馨兒微笑道：「這到不曉得。」又道：「他兩個正是男才女貌，水乳相交，這離別的話，也還說不起哩。」如玉道：「苗三爺與你相交最久，他待你的情分，何如？」玉馨兒道：「我一生爲人，大爺也看得出來，誰痛憐我，誰就是我的恩人，只是自己生得醜陋，不能中高貴人的眼，這也是我命薄使然。」如玉道：「你若算醜陋人，天下也沒俊俏的。」玉馨兒微笑道：「大爺何苦玩弄我，只是大爺到這裏來，金妹子又無暇陪伴，倒教大爺心上受了說不出的委曲。」如玉道：「此番你妹子不以先日的妹子，把個人大變了，我明日絕早走了，他不見我，我不見他，他還有甚麼法兒委曲我？」玉馨道：「噯，噯，好大爺，怎樣把這些絕情斷義的話，都說出來了？我妹子今年才十九歲，到底有點孩子氣，將來何公子去了，他急切裏也沒個如意的人，除了大爺，再尋那個？」如玉冷笑道：「我還不是就近的毛房，任人家局尿哩，若不是你三叔和你三姨兒，再三苦留我，此刻也走出六十里去了。」兩人正敘談着，只聽得外面有人說笑，玉馨兒道：「我且失陪大爺罷。」一直兩邊去了。少刻前邊請吃飯，大家齊到廳上，只見鄭三家老婆入來，看看漏，如玉向何公子道：「承這位漏大爺盛情抬舉，我因爲我的賤辰，補送禮物，已經過分，又拿來的許多衣服，我昨日細看到，值六七十兩，只是小地方兒，沒有甚麼堪用的東西，今日不過一杯水酒，少伸謝意。」囑咐金鐘玉馨你兩人用心陪着，多吃幾杯兒，說罷出去了。何公子道：「昨日小弟胡亂僭坐，今日是東家專敬，漏大爺又有何說？」蕭麻子道：「今日是不用遜讓的，自然該是漏大爺的首坐，完他東家敬意，何大爺對坐，我與老苗在上面橫，他姊妹二人在下面橫，頭并生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各一一入坐，不多得杯，泛瑤漿，玉液，盤堆鳳髓，肝，蘭看綺饌，擺湯，春台，五剖，二湯，極其盈溢，如玉存心看金鐘兒舉動，見他磕了許多白瓜子仁兒，都插在上面，不知甚麼時候，暗送與何公子，又見何公子將圓肉瓜子仁兒，浸在酒杯內，慢慢

的唱。如玉甚是不平，躊躇了一會，苗秃子見如玉出神，用手在肩上拍了一下，說道：『不是來吃酒想甚麼？』如玉道：『我想這樂戶家的婦女，固是朝秦暮楚，以賣俏迎好爲能，然裏頭也有個貴賤高低，高貴的只知昏夜做便，下賤的白日頭要和人打鎗，與沒廉恥的豬狗一般。你看那個豬狗，不是青天白日裏弄麼？』金鐘兒聽了，知道午間的事，此刻拿話兒敲打，便回答道：『豬狗們白日裏胡鬧，雖是沒廉恥，他到底還了些實想，有那種得不上的豬狗，在旁邊狂叫亂咬，那樣沒廉恥，更是難堪。』蕭麻子急急的慄了一眼，如玉登時耳邊通紅，正要發作，苗秃子大笑道：『若說起這個鎗來，我與玉姐沒一天白日裏沒有。』玉馨兒道：『你到少拿這臭屁葬送人，我幾時與你打鎗來。』苗秃子道：『今日就有，我若胡葬送你，我就是鄭三叔叔。』何公子大笑道：『這句語沒甚麼便宜。』苗秃子道：『我原好道不便宜，且樂得與他姊妹兩人做親爺。』玉馨兒道：『我只叫你三哥。』蕭麻子道：『你們沒亂談，聽我說：今日東家一片至誠心，酬謝馮大爺，我們極該體貼這番恭客的意思，或歌或飲，或說笑話兒，共效嵩呼，與鄭三婆婆延壽。』何公子道：『蕭兄說的甚是，快拏笙笛鼓板琵琶絃子來，大家唱唱。』衆人你說我笑，將如玉的火壓下去了。須臾俱各取來，放在一張桌子上。蕭麻子道：『我先道過罪，我要做個令官，都要聽我的調遣，我們四人普行吃大杯，金姐玉姐，每遍酌二杯，你們以爲如何？』苗秃子道：『只個酒令，到也老實公道，只是不會唱的，吃兩杯免唱，我們都斟十分，杯子要轉着吃，次第輪流，每吃一杯唱一曲。』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，遲乾者罰一大杯，愛唱的十個八個只管唱，若是唱的不好聽，不敢過勞。』說罷，都斟起大杯來。如玉道：『我的量小，吃不下這大杯，每次斟五分。』蕭麻子道：『這話不行，就如我也不是什麼大量，既講到吃酒，便醉死也是說不得。』于是大家都吃起來，蕭麻子道：『合是我起的，我就先唱罷。』金鐘兒道：『我與你彈上琵琶。』蕭麻子道：『你彈上，我到一句也弄不來了，倒是這樣素唱。』

爲安。」說着頓開喉嚨，眼看着苗秃子，唱道：

寄生草

「我愛你頭皮兒亮，我愛你一抹兒光，我愛你葫蘆插在脖子上，我愛你東瓜又像西瓜樣，我愛你綉球燈兒少提梁，我愛你安眉戴眼的聽彈唱，我愛你一毛不拔，在嫖不上浪。」

衆人聽了，俱各鼓掌大笑。苗秃子着急道：「住了！住了！你們且止住笑，我也有個寄生草，唱唱你們聽。」

唱道：

「似蓮蓬坐，你好似馬峯窩，你好似穿壞的鞋底繩頭落，你好似半生的核桃被蟲鑽破，你好似石榴皮子坑坎兒多，你好似臭羊肚子翻氈過，你兒似擦腳的浮石，着人嫌唾。」

衆人也都大笑。何公子道：「二位的曲子，可謂工力悉敵，都形容的有了趣味。」蕭麻子道：「快與苗三爺斟起一大杯來。」苗秃子道：「爲什麼？」蕭麻子道：「罰你。」苗秃子道：「有什麼罰我？」蕭麻子道：「罰你個越次先唱，我在你下首，我是令官，我唱了就是何大爺何大爺唱後，就該是金姐玉姐湍大爺，纔輪到你，你怎麼就先唱起來？到你該唱時候，那怕你唱十個二十個也不妨，只要你肚裏多，若嫌你唱得多，罰你就是我的不是了。」何公子道：「令不可亂，苗兄該吃只一杯。」蕭麻子立逼着苗秃子吃了。蕭麻子又道：「再與苗三爺斟起一大杯來。」苗秃子着忙道：「罰兩杯麼？」蕭麻子道：「頭一杯是罰你越次先唱，這第二杯是罰你胡亂罵人。」苗秃子大嚷道：「這都是胡話，難道說只許你嘴亂罵我麼？」蕭麻子道：「我不是爲你罵我，你就罵我一千個也使得，只要你有的罵，只是這金姐臉上，也有幾個麻子，你就罵也該平和些兒，怎麼是必定是石榴皮，馬峯窩，羊肚子，擦腳石，罵的傷情利害，到這田步，若是玉姐有幾個麻子，他斷斷不敢罵出來。」

「金鐘臉上通紅道：『這叫個窮遮不久的，瞞不得我，這臉上原也生得不光亮，無怪乎苗三爺取笑我。』苗秃子聽了這句話，恨不得長出一百個嘴來分辨，忙說道：『金姐他休要聽蕭麻子那個狗的話，他是信口胡拉扯。』蕭麻子大笑道：『金姐你只聽聽，越發放開口的大罵起來，咱們兩個是狗彘的來了。』苗秃子打了蕭麻子兩掌，說道：『金姐你的麻子，就和月有清陰，玉有血斑的一樣，真是天地間秀氣鍾就的靈窟，多幾個兒不可，少幾個兒也不可，沒一個更不可，就是用鳳啣珠、蛇吐珠、辟塵珠、玄鶴珠、兩龍珠、如意珠、照乘珠、滾盤珠、夜明珠，一個個添補起來，也不如這碎窟小窩兒的好看。那裏像蕭麻子面孔，與缺斷的藕根頭相似，七八小，深深淺淺的，活相死人。』蕭麻子道：『任憑不怎樣遮飾，這杯總酒是要罰你的。』苗秃子被蕭麻子逼不過，只得將酒一氣飲乾，說道：『罷罷！我從今以前，連蕭麻子也不敢叫要了，我還只叫你的舊綽號。』何公子道：『蕭兄還有舊綽號麼？』苗秃子道：『怎麼沒有！他的舊綽號，叫做象皮龜。』衆人聽了，俱各大笑。以下該到何公子喝了，何公子將酒飲乾，自己拿起鼓板來，着跟隨的家人來吹上笙簫，唱了陽告裏一枝叨叨令。如玉道：『何兄唱的抑揚頓挫，真堪裂石停雲，佩服佩服！』何公子道：『小弟的崑腔，不過是有腔板而已，究竟千歸拿字眼收放吞吐之妙，沒一點傳授，與不會唱的門外無異，次後應該是金鐘兒唱了。』金鐘兒拿起琵琶，玉馨兒彈上絃子，唱這：

林稍月絲絃調

「初相會可意郎，也是奴三生有幸！你本是折桂客，誤入章臺，喜的奴竟夜無眠，真心兒敬愛。你須要體恤奴懷，你須要體恤奴懷；若看看殘花破柳，豈不辜負了奴也！天呀！你教我一片血誠，又將誰人堪待！」

蕭苗二人一齊叫好，也不怕把喉嚨喊破。溫如玉聽了，心中恨罵道：「這淫婦奴才唱的這種曲兒，他竟不管我上不得來，下不得來！」金鐘兒唱罷，玉馨兒接過琵琶，將絃子調與金鐘兒改了絃，唱道：

桂枝香絲絃調

「如意郎，情性豪，俊俏風流，塵寰中最少；論門第，督撫根苗，論才學，李桂清高，根只恨和你無緣知好，常則願席上樽前，淺斟低唱，相調謔；一觀一個真，一看一個飽，雖然是鏡花水月，權且將悶解愁消。」衆人也讚了一聲好，底下該是溫如玉唱了。如玉道：「我不唱罷！」衆人道：「只是爲何？」如玉道：「我也欲唱幾句崑腔，一則何兄的珠玉在前，二則小弟的曲子非是一支半支所能先結，誠恐貽笑衆位。」衆人道：「多多益善，我們大家洗耳靜聽佳音。」如玉自己打起鼓板，放開喉嚨，唱道：

點絳脣

「海內名家，武林流亞；蕭條罷整日嗟呀，因守在青氈下。」

混江龍

「俺言非誇天，却九流三教盡通達；論韜略，孫吳無分，說風騷，屈宋有芽。人笑俺揮金擲貨，堪罵誰憐俺被騙逢劫，命不佳；俺也曾赴棘闈，含英咀華，俺也曾入賭局，牌門散擲，俺也曾學趙勝門迎多士，俺也曾做范公夏贈貧家，俺也曾伴醉丁筆揮詩賦，俺也曾攜少妓指撥琵琶，俺也曾騎番馬飛鷹走狗，俺也曾醉燕市擊筑彈缺，俺也曾效梨園塗抹傅粉，俺也曾包娼婦贈錦投紗，俺也曾搜處子穴間竊玉，俺也曾戲歌童庭後摘花，俺也曾拚金帛交歡仕宦，俺也曾陳水陸味盡精華，爲什麼牡丹花賣不上仙桃，價龜窩裏遭逢淫婦，酒席上欺負窮爺。」

衆人俱各鼓掌道：「第一金鐘兒笑道：『你既到這龜窩裏，也就帶不得什麼。』」
子不敢勞唱了。」如玉道：「酒到可以不吃，曲子到要唱哩。」又點起鼓板來，唱道：

油葫蘆

「俺本是風月裏一朵花，又不禿又不麻。」

苗秃子笑向蕭麻子道：「聽麼！只用一句把我和你，都填了詞了！」

「錦被裏溫存，頗到家，你纖手兒擲過俺弓刀，擲腰兒做過俺旗鎗架，枕頭花兩處翻，綉鞋尖拿快活時說多少知心話，怎如今片語亦無暇。」

蕭麻子道：「前幾句敘得甚是熱鬧，後幾句敘得可憐，看來必定這金姐有不是之處。」金鐘兒笑笑，如玉又唱道：

天下樂

「你把全副伴着他，學生待怎麼？他是鐵破的葫蘆，嚼碎的西瓜，說的你到口蘇，引的你過眼花，防早晚別你把征鞍跨。」

何公子大笑道：「溫兄倚馬而成，真是盛世奇才，調的有味之至；是將小弟比做個破葫蘆，碎西瓜，心上也是快活不過。」如玉又唱道：

那叱令

「你見服飾盛些，紛紛亂眼花，遇郎君俏些，競競艷口誇，對寒儒那些悶懨懨，懶答論銀錢，讓他本事誰行大，我甘心做破釜殘軍。」

何公子道：『毫不介意。』只是哈哈大笑，拍手稱妙不絕。如玉又唱道：

鵲踏枝

『你口會鬢堆鴉，臉妝霞；止知道迎新棄舊，眉眼風華；他個醉元規，傾翻玉單；則俺這渴相如，不賜杯茶。』

何公子道：『相如之渴，非文君不能解；小哥今晚，定須迴避，不然亦不成一元規矣。』說罷大笑。如玉又唱道：

寄生草

『對着俺奮真心，背地裏偷人嫁漢；青天便罷門簾掛，炕沿邊巧當鴛鴦架。帳金鈎搖响悠悠下，鬧淫聲吁喘呼親達，怎無良連俺，咳嗽都不怕。』

何公子聽了笑的前仰後合，不住口的稱道：『奇文妙絕。』苗禿子道：『怪道他今日鬼念打鎗的話說，不想他是有憑據的。』金鐘兒笑道：『你莫聽他胡說，他什麼話兒編造不出來。』苗禿子道：『你吁喘着叫親達，也是他編造的，連人家咳嗽都顧不得迴避了。』衆人都笑起來。蕭麻子道：『你們倩聲些兒，他這曲兒做得甚有意思，有趣味，我們要禁止喧嘩。』如玉又唱道：

尾聲

『心癢痛難拿，幾句拈酸話；你安可任性兒沉李浮瓜，到如今把俺做眼內疔痂；是這般富炎窮涼，新真舊假；拭目凭那蛛絲情盡，又網羅誰家？』

如玉唱完，衆人俱各稱羨不已，道：『這一篇醋曲撒在嫖場內，真妙不可言。』何公子道：『細聽數枝曲

子宮商合拍，卽譜之梨園扮演成戲，亦未爲不可，又難得有這般敏才，隨口卽出，安得不着人服。」苗禿子道：「扮金姐的人，到得一個好小旦，不然也描寫不出他這迎新棄舊的樣兒。」金鐘兒道：「苗三爺也是這樣說，我竟是相與不得的人了！我也有一枝曲兒，請衆位聽聽。」蕭麻子道：「請吐妙音。」金鐘兒把琵琶上的絃都住高裏一起，用越的高唱道：

「三煞雙珠琥珀貓兒墮卽字囉囉腔。」

「你唱的是葫蘆吡，我聽了肉也麻，年紀又非十七八，醋罈兒久該倒在東廁下，說什麼你有先來後有他，將將撫公子抬聲價，你可知七柳行愛的是温存，重的是風華，誰管你祖上的官兒大？」一煞何公子等聽了，俱不好意思笑。蕭麻子搖着頭兒道：「這位金姐也是個屬鸚鵡的，有幾嘴兒鬥打哩。」金鐘兒又唱道：

「自從那夜住奴家，你朝朝暮暮無虛暇，存的是醋溜心，下的是麻辣卦，篋頭兒盤碗上打，指甲兒被褥上過，耳朵兒竊聽人說話，對着奴冷譏熱諱，背着奴鬼嚼神查，半夜裏喊天振地叫張華，夢魂裏驚醒叫人心怕，奴本是桃李春風牆外花，百家姓中任意兒勾搭，你若教我一心一性守一人，則除非將我那話兒縫殺。」三煞。

金鐘兒却要唱下句，當不得衆人大笑起來。苗禿子道：「若將金姐那話兒縫殺，只怕兩位公子要哭死哭活哩。」蕭麻子笑說道：「不妨不妨！只要你將帽兒脫去，把腦袋輕輕的一觸，管保紅門再破，蓮戶重開。」苗禿子却要罵金鐘兒又唱道：

「從來舊家子弟多文雅，誰相有參差，上品的靈神靜氣，下流的磨嘴粘牙！」

如玉因頭前有猪狗長短話，已恨怒在心，又聽了那兩段，早已十分不快活。今聽到上品下流的說話，不由的心頭火起，向金鐘兒道：『你這上品下流的話，與我講一講。』金鐘兒道：『我一個唱曲兒，有什麼講究？』苗禿子笑道：『你們固相與家，甚麼話兒不說，纔論起字眼來了！』如玉冷笑道：『你這奴才，着實的放肆，着實的不識好歹。』金鐘兒道：『你到少要奴才長短的罵人。』如玉道：『你原是娼婦家，不知輕重的奴才，我罵你奴才，這還是抬舉你哩。』金鐘兒向衆人道：『人家嫖客吃醋，都在心裏，我沒有見他吃錯，都在頭臉上，廉恥都不顧。』蕭麻子道：『低聲些兒，你兩個雖然是取笑，休教何大爺的笑話提起。』金鐘兒又欲說不上，防如玉隔着桌子，就是一個嘴把，打的金鐘兒心中出火，面上生烟，大叫了一聲，說道：『你爲甚麼事打我？我還要這條命做什麼？』說着，掀翻了椅子，向如玉一頭撞來。蕭麻子朝後抱住，如玉連忙趕上來，又是一個嘴疤，打的金鐘兒大喊大叫，如玉又揚拳打下。苗禿子急向金鐘兒面前一遮，拳頭落在苗禿子頭上，將苗禿子帽子墜於地下。蕭麻子將金鐘兒抱入房裏去了。苗禿子兩手抱住禿頭說：『好打，好打。』鄭三家兩口子從後面兩步做一步走來，鄭三家老婆問玉馨兒道：『你妹子和誰人鬧？』玉馨兒不敢隱瞞，道：『適纔金鐘兒被温大爺打了一下，蕭大爺把金鐘兒抱入東房去了。』鄭三家聲婆笑說道：『好一個温大爺，我家女兒年紀輕，縱有不是之處，只能指駁他，防備人家以後動手動脚，怎麼你老人家就動起手腳來了？豈不失其雅道。』如玉聽此言氣的也回答不出，只聽得金鐘兒在房內大哭，口內有些不乾不淨的話。鄭二聽得，連忙拉了老婆到房內教訓閨女去了。温如玉走出門來，吆喝着張華收拾行李，苗禿子同蕭麻子隨後跟來，如玉已急急出門去了。正是：

『謳歌逆耳禍蕭牆，義海情山一旦忘；水溢壺橋應有會，兩人權且作參差。』

第四十一回 傳情書幫開學說客 入慾網癡子聽神繩

詞曰：「把玩髮青絲，綉履還重。整日相看未足時，便忍使鴛鴦雙。契友傳書存，神龜送吃食。」一番感

盡一番迷，休怪其車馬驅馳。」

話中溫如玉那日負氣，出了試馬坡，苗禿子蕭麻子趕了一會，如玉執意堅不肯回，請蕭麻子轉來，將金

鐘兒同鄭三婆子訓飭一番，金鐘兒大是後悔，過了幾天，何公子也執意要走，金鐘兒百般挽留，何公子也是

冷冷的不甚答理，臨行只給了二十兩銀子。鄭三婆子與他吵鬧了一番，也無可如何。金鐘兒見何公子走的

無情無意，越發思念着溫大爺的好處，於是大家又想來法去請溫如玉去了。一日金鐘兒、苗禿子等吃

過早飯，打雜的收拾傢伙去，送上茶來，金鐘兒道：「溫大爺話到底說甚麼？」傍邊蕭麻子道：「此事非老苗

不可。」苗禿子將舌一伸道：「聽說過一句，此番因我趨奉小何兒，恨我入骨，我還愁沒有臉兒見他，你反說

非我不可，豈不是作弄我？」蕭麻子道：「你真是初世為人，不知骨竅，不要着溫大爺喜歡你，你除了金姐這

條錢索，他總喜歡了你，也待你必不及昔日，這件事必須如此如此，我拿有八分可引他來，我還要尋個善寫

情書的人打動他。」又向金鐘兒耳邊說了幾句。金鐘兒兩面笑容說道：「到底你有妙想頭，像這樣做去，他

十分就有九分來了。」苗禿子道：「你兩個說密語，又用我，又要瞞我，我就去不成。」蕭麻子道：「不瞞你，你

將來自知。」又將鄭三叫回說明意見，鄭三辦理去了。過了兩天，鄭三僱了車和苗禿子一同起身到泰安，便

住在苗禿子家。六日早飯後，苗禿子先到如玉家來，再說溫如玉從試馬坡那日惹了氣惱，抱恨回泰安，沿途

勤怒，不是罵張華無能，便嫌怨車夫不走正路，到了家中，每日在家丟盤打碗，男男女女，都是有不是的人在

書房中想一回金鐘數日情，今想一回此番相待情形，又想一回何公子斷不能久住，除了自己，他急切間還尋不出個如意的人來，縱然這淫婦心很，他父母也丟不下我，千頭萬緒，心上無一刻安息。又過了幾天，想在自己日月上，心內着驚道：『我如今只存着六七百銀子，連這房子算起來，不過千兩的家私，若胡鬧盡了，將來作何結局？不如改邪歸正，讀幾句書，明年是科場年頭，或者中個舉，再中個進士，與祖父爭點光，亦未可限量！如今這淫婦把我至此，安知不是我的鴻運到了？』思想一番，主意定了，吩咐張華尋家，中門戶買辦日用東西，韓思敬照着內裏米麵家器之類，幾個家人媳婦，收拾早午飯食，兩個小廝伺候書房，將三四五六個丫頭，卽刻托媒人作合婚配，到還得了三百五六十兩身價，就把這宗銀子留做了本年的用度，家存房價還有六百八十兩，也添成七百兩整數，交與他昔日掌櫃的王國士，收在他鋪中聽用，月吃一分利錢，又打算着張華去鄭三家要銀子，找出幾本文章來，朝夕參玩。這一天正看着四書講章，只聽得小小廝說道：『苗三爺來了。』如玉慢慢的下了炕，苗禿子已到了房內，先與如玉的深深一揖。如玉問道：『幾時來的？』苗禿子道：『早上纔到。』兩人坐下，苗禿子看了一看，見桌子上放着朱子大全，易經體注，還有十多本文章，苗禿子笑道：『這些刑罰羅列出來做什麼？』如玉道：『閉戶讀書。』苗禿子道：『讀書固是好事，閉戶也可以不必。』又笑道：『你好人兒，任着性子，就先回來了！目下我與蕭麻子日日吃瞎屁。』如玉道：『你們吃屁不吃屁，我都不管，但是鄭三借了我的八十兩銀子，上和蕭大哥是保人，也該還我的了，我如今是什麼時候？』苗禿子道：『你知道小何走了？』如玉道：『他走不走與我何涉？』苗禿子道：『不想這小廝是個言清行濁，外大內小的人，開手住了金鐘兒三夜，便拿出三十兩銀子，當鄭二，誰想一連住了二十五天，去僕七人，驛馬九個，都是鄭三支應，臨起身時，只拿出十二兩銀子來了事。鄭老婆子反復爭論，誰想他沒見勢面，到二百分，被鄭』

婆子用反關節，罵了個狗血噴頭。我和老蕭都替他受不得；不意這小廝大有忍性，隨他怎麼罵他，只是一文不加，逼到至極處，便說出母雞下蛋的話來。要到山東巡撫堂上，方可算賬。你想這個鄭老婆子，豈是怕這些話的人，越發語言不遜起來，一句甚是一句。蕭麻子怕鬧出是非來，再三再四，從三排解，才放他主僕去了。你說這豈不是個痛錢如命的，不要面孔，忘八羔兒，且更有可笑之處，只爲省這幾個錢，連一句話也不敢和金姐說，只怕金姐和他開口，虧他還是現任知府公子。小何兒前脚去後，蕭麻子便把金姐指教一番。又將指教的話，前前後後，詳細說了一遍。馮如玉道：「到底這蕭大哥還是個漢子，我雖和相交未久，他還重點朋友之情，背後說幾句抱不平的話，與那些轉眼忘恩，負義雞腸鼠腹的小的大不相同。」苗禿子將舌頭連連撓了幾下，說道：「不好！殺到我學生關上來了！目今鄭二家兩口子折了資本，氣的要死，日日念誦你的好處，不絕。金鐘兒也後悔的，了不得。」如玉道：「那個忘八畜的，也有個後悔之時。」苗禿子道：「言重言重，他這幾天一點飯也不吃。」如玉道：「我不管他吃，飯不吃，飯鄭三借了我的八十兩銀子，我只要同你算帳，當日是你害我，着借與他的。」苗禿子道：「我是個忠厚人，從不會替人說謊話。金姐這幾天，氣的要死。」如玉道：「我問你的，是銀子。」苗禿子道：「我知道，等他有了再還你，你且聽我說。金姐只幾天，眉目不展，眼淚盈腮，天天雖然和我們強說強笑，究竟他心裏挽着個大吃碇。」如玉道：「他是爲何小兒走了？」苗禿子道：「他若是我爲的小何兒，着俺家大大小小都男盜女娼，我活不到明日早間。」說着，小小廝送上茶來，苗禿子一氣飲乾，連忙說道：「我前日晚上有四鼓時分，出院外小便，只聽得他獨自在房內短嘆長吁，自己叫着自己罵道：『金鐘兒瞎眼瞎心的奴才，一個活蛇兒沒要成，到把個心上人兒惹惱了，結下不解的冤仇，你素日聰明伶俐，那去了你賺的大銀錢在那裏？』我又聽得軟軟響了兩聲，像個自己打嘴疤的光景。」如玉大笑，向兩

個小小廝道：「你們把苗秃子與我推出去。」兩個小小廝聽了，便來揪扭。苗秃子笑着打開罵道：「走你媽的情秋露罷？」如玉道：「你也不想一想這蘇秦張儀陸賈隨何這幾個人，豈是秃子做得？」苗秃子合拳道：「冤哉冤哉！南無顯聖通靈孔雀明王大菩薩，你疑我與金鐘兒做說客，我自今以後，再不題你一字。你兩個喜歡，與我何干？只是我起身時，他還有幾句話，我也不敢說了，與你帶來一包物件，囑咐我當面交與你。」說着從懷內取出來放在桌子上。如玉拿在手，擲在地下道：「你倒不要穢污了我的經書。」吩咐小小廝燒了。小小廝拾起來，真個向火盆內一丟。苗秃子急忙跳下地，搥起笑罵道：「你家主僕們沒有一個識數兒的。」小小廝又笑着來奪。苗秃子唾了一口，說道：「燒了也的不打緊，着我拿什麼臉兒去見他？」從又坐在炕上，向如玉道：「你這讀書是真心，或是假意？」如玉笑道：「又說起秃子話來了！」苗秃子道：「若假意讀書，我這來與你坐坐，若是真心讀書，我休就攔了你的正經事務。」如玉道：「你莫管真假，只要常來。」苗秃子道：「我且去。」如玉道：「你吃了飯去罷！」苗秃子道：「改日來擾你。」如玉送了苗秃子回來，一個枕頭襯在身，子旁邊，想着苗秃子話兒笑說道：「我原知道這個淫婦，沒了魚兒，就想蝦兒來了！小何兒萬纔走後，頭打發苗秃子來做說客，我不是那沒志氣的人，決不再到他家去。」猛低頭兒，見苗秃子帶來的那個包兒，還在桌子底下放着，笑道：「這奴才真是鬼計百出，他見我明不肯收，又暗中拿下來。」拿那個包兒看時，有四寸大小，用藍綢子包着，外面又加針線縫鎖，摸了一摸，裏面軟硬大小的東西都有。如玉道：「我且拆開一看。」苗秃子又沒交付與我，他問起時，我只說不知道。」將包兒拆開，見裏面有字一封，又有一個錦緞包兒，一個紅紙包兒，先打開紅紙包兒觀看，見一是縷青絲，黑油油的，有小拇指頭粗細，三尺多長，髮根用紅絨線纏着，那種冰桂之香，陣陣人鼻。如玉道：「這幾根頭髮倒也是這小奴才你畢竟他的比傍人分外黑些。」又將錦包兒

打開裏面一對大紅洋緞平底鞋兒，綉着粉白淡綠許多的花兒在上面，石青繒鴛鴦鎖口，鸚哥綠繒繪提根兒鎖口，週圍又壓着問道金線，看底兒上微有些泥黑，不過三寸半長短，如玉見了此物，不由的淫心蕩漾，意亂神迷，連坐起來，將這兩隻鞋兒不忍釋手的把玩，看了這一隻，又拿起那一隻，約有半個時辰，方止纔將字兒拆開細看，上寫道：

「妾以陋質，承父母覆育，十有九年，喜聚去就，惟妾所欲者，亦十有九年。以故驕縱之性，竟成習癖。前叨惠手澤，迄今掌印猶新，每晨起臨鏡，不覺不歡歎，深感知心教誡之至意。世非郎君，亦誰肯不避嫌怨，如是爽直者，惟是郎君抱恨而去。妾又一腔冤憤，無可自明，而迹之間，屢招同行擬議，而忌吾兩人素好者，方且出歌入咏，暢快擲檢之不暇。此非郎君忍心辱妾，皆因妾青年冒昧，恃愛所致耳。自郎別後，常忽忽若有所失，星前月下，無不涕零枕畔，魂消亦一宿，冥咽以愛之思，心至至此，傷也何如！郎君司牧青樓，匪伊朝夕，凡吾輩姊妹，以得邀一顧盼，爲榮。妾何人斯，敢冀憐惜，外再續前緣，然始辭之而終請之，想仁人君子，亦不樂爲也。倘蒙鑒宥，俯達幽情，兒女之情，曷足欣羨！如謂遺簪覆水，不堪相蕙死蘭別，蒸藜見啖，求食世不乏人，妾惟有灰此心，斷此臂，叫夜子規，做天地間第一愁種已耳。寄去微物一封，藉鳴葵向，臨穎之亂，不知所云。此上
溫大爺憐我待罪，妾金鐘兒頓首。外小詞一張，敬稟電鑒。」

「錦紙裁篇寫意深，愧恨無在一回提筆一愁吟，腸欲斷，淚盈襟，了幾多恩愛翻成怨，無聊賴是如今，窗憑歸燕寄芳音，冷落舊時情。」

如玉將書字與詞兒細看了五六遍，心中作念道：「這封情書字，必是個久走花柳內行人寫的，字字中

竅，句句合拍，無半向肉麻話。清意亦頗懇切。一看罷，又將那一雙鞋兒，重新把玩了一番，方纔將地下書櫃開了，收藏在後面。自此以後，連書也不讀了，獨自一個在房內，就像有人同他說話的一般，不知鬼嚼的是什麼。次日苗禿子又來向如玉道：「包兒內的東西，這一定都驗過了。我只交送明白就是完妥。」如玉道：「交送什麼東西？」苗禿子作鬼臉道：「你少裝神變鬼，這間房內，早晚是你主僕出入，我昨日出門時，放在你桌子底下，難道你們都是瞎子不成？」如玉道：「我不曾看見。」苗禿子道：「我與你說正經的話，你若與那孩子絕情斷義，不把原物還我，我恐好綰差。若是可憐他，那點痴情，復歸於好，則媒婆子還得我做。」如玉道：「我與那奴才永不見面。」苗禿子笑道：「你們都走出，讓我照罷。」如玉也失了一驚，忙看時見苗禿子家老漢，同一個小小廝提着一條火腿，一對板鴨，又抱着一大盤吃食東西進來，放在底下。如玉看了一看，是個五六個皮蛋，一罈糟鱔魚，四包百花糕，八小瓶兒雙料酒，貼着紅紙簽兒。如玉道：「你又何苦費這些心？」苗禿子道：「我實告訴你罷。老漢在我家中，已住了兩天了。這幾樣吃食東西，是他孝順的，恐怕你不收，知道我同你是知己弟兄，生死朋友，托我送於你，你須賞臉方好。」如玉作色道：「快拿出去，我家中不存留龜物。」苗禿子大笑道：「怪不得金姐說你心太狠，不料果然。你想他遠路担了來，還有個擔回去的道理麼？你若不收，我也不依。」說罷，做鬼臉，殺雞兒扯腿子，忙亂下一堆。如玉道：「我收下亦無滋味，你何苦強我所難？」苗禿子道：「收了罷。」隨卽往外飛跑。不想鄭三早在大門外等候，苗禿子領他到書房內，鄭三扒在地下，只是磕頭。如玉扶起道：「有話起來說。」鄭三起來，站在一邊，替金鐘兒請安。苗禿子知如玉，卽坐下，苗禿子道：「以我看來，不如鄭老漢也坐下甚好。」如玉着小小廝在地下放了個橈子，叫鄭三坐下，鄭三那裏肯坐，謙恭了好一會，方纔用屁股尖兒斜跨坐在坐上。苗禿子道：「你老人家知道麼？我費了千言萬語，爲你送的禮物，

湯大爺總是不受。」鄭三慌忙跪下，說道：「小的承大爺天高地厚的恩典，就變了馬，也恨不過來。這些須吃食東西，不過是小的——點窮心，大爺留下，嘗嘗罷了。若爲小的女兒，不識好歹，他年紀輕，得罪了大爺，小的家二口子，又沒有得罪了大爺。」如玉道：「你起來！老臉老嘴兒說了一會，我收兩樣罷。」鄭三道：「剩下一樣，也使不得，大爺不全收，小的將這不值錢的老狗頭，就捶碎在這地下。」苗禿子道：「他不要命了，你還不收，要怎麼？」如玉大笑道：「罷了罷了！我都收了罷！」叫張華收拾進去，賞老漢和那小廝一百五十文。鄭三方纔起來，坐在一邊。如玉道：「你家的財神，是幾時起身的？」鄭三道：「大爺就是小的家財神，此外還那裏有財神？」如玉道：「難道何公子還不是個大財神麼？」鄭二道：「大爺不要提他到罷了！苗三爺這合大爺說過，小的除一點光兒，沒沾將幾件衣服，也都的當與他家主僕們吃了。如今小的女兒，也變了好些，日日和他媽吵鬧，說是害了他了，這件事，其實都是小的老婆招惹的。」苗禿子道：「那個說大話，使小錢，屈精小廝，還提他怎麼？」小小廝捧進茶來，三人吃罷。鄭三道：「小的還有個下情，要求大爺，小的女兒，近日病的了不得。這三四天茶飯一點也不吃，只是昏昏沉沉的睡覺，心裏要想見大爺一面，死也罷了！小的臨起身，還囑咐了許多淒涼話，小的也不忍心說。」隨即用手巾揩抹眼淚，又哽咽作聲道：「着小的來的意思，必欲請大爺見見！」苗禿子大驚道：「我自從那日起身時，見金姐臉上，就着實黃，不意這三四天，使病到這樣地位，真是男子無情，女兒薄命。」說着，揉手頓足，不覺的吁氣。如玉道：「問歲是科場，我還要讀幾句書，這些事來來往往，難免紛心。」鄭二又跪在地下，作哭聲說道：「小的並不是弄圈套，想大爺的錢，小的因爲——只有一個女兒，安忍着他病死，只求大爺今日去見他一面，就是明日回來，也不妨。」如玉道：「你快些起來，我過幾天自己去，也不用你來請。」苗禿子將桌子一拍道：「湯如玉實在沒良心的人！」如玉笑道：「這禿子好放肆，

怎麼提名道姓起來。『苗禿子道：『你與金鐘兒，雖是露水夫妻，也要算同床共枕；他日下病到這等時候，與你有什么麼殺父的冤仇，你必定如此推諉，你真是欺君罔上的奸臣，殺人放火的強盜。』說罷，將禿頭向窗台一枕，兩眼緊閉，只是那裏搖頭。如玉又笑道：『只禿奴才，不知口裏胡嚼的是什麼。』又見鄭二跪着不起來，他原是滿心滿意要去，須得拿拿身分。今見兩人如此作戲，忙笑向鄭三道：『你請起來，我們大家相商。』鄭三道：『大爺若施恩，此刻間就要同行。』苗禿子道：『實和你說，這了救兵如救火，一樣沒有三天五天就擱。』鄭老入已把車子僱下，在我門前候到此時了。如玉道：『就是去也要大家吃了飯。』鄭二道：『又上也好吃。』如玉不肯，一邊吩咐張華另僱了一輛車子，自己坐一邊，把禿子拖出房叫住笑說道：『我知道你還要帶幾兩銀子，我有天大的臉面，替你弄不來人，這錢你怎樣個弄上。』菩薩借與我十兩月下清還。』說罷，連揖帶跪的下去。如玉笑着問道：『你要銀子，在什麼處要實說。』苗禿子道：『你和我如同活老子一般，我敢欺他半字，只因奉承小兒，陪伴他，便見他，住下三十多夜，分文未與，臉上如何下得來，因此專懇你這心痛我的姑老。』如玉道：『等到馬坡你用上十兩罷。』說着，人內院去了。苗禿子回房來，向鄭三道：『不是我下這般身分，還未必依允當今之時，嫖客比老鼠還奸，花幾個錢錢的，到底要讓他。你不看何公子樣了，算做一個什麼。』鄭三道：『都虧三爺作成，我心上感謝不盡。』苗禿子道：『什麼話！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你多弄幾個錢，我更歡喜。』兩人正說着，如玉出來，韓思敬在東西房內安放杯筷。苗禿子道：『依我說，一同吃吃罷，無須分在兩處，就是孩子們，斟酒敬菜，徒費奔波。』鄭二道：『我就是不吃飯，也不敢和爺們在一處飲食。』如玉道：『我也預備下兩桌了，你就在那廂吃罷。』鄭三出來到廂房內，須臾兩處都吃完了。張華也僱了車來，要去他邊吃飯。如玉道：『快些吃罷，車夫等了好半天了。』四人一

